

浣所李公文集卷之四

序類

壽封太史涓翁張年伯老先生六袞序

涓川張翁今年孟夏四日為六袞初度之辰先是厥嗣太史子維職羈校讎將招其邸迎翁來養不果來至是圖以壽翁皇皇如也馬子體乾率群僚造子維之邸稱觥以助祝使貴擇言貴交子維十有三年子維言輒遜于予心予言子維莫逆也敢以不文而志以助子維之祝雖然翁蒲人也敢以蒲言乎昔者舜



之都于蒲也有讓畔讓居師師穆穆之治故其人至今儉而勤于生有克諧蒸人鳳儀獸舞之化故其人至今恬愉而多壽遠哉風乎何入人之深至此乎雖甚盛德蔑以加矣要必世有淳龐之叟耆庸之賢相與董化之相與嘘咻之俾其久而勿壞也不然周亦聖人之所營也一變而文再變而巧偽三變而雜厝矣奚獨蒲之遺風至今猶有存耶翁孕和氣而翹然特出于其間其恭儉之度怡愉之性即其鄉且讓德焉故少而賈操其贏得數十倍之息未嘗以貲雄也

蓄以自給推以匡乏資無靳焉既而拜恩命于朝未嘗以顯受也退而處于鄉油油然蔬躋如故焉日惟訓迪諸嗣必以義方與仕者言必忠與學者言必正與入而處出而賈者言必以道操術雖殊要皆不失恭儉之教而已夫貴矣而能恭不以居累真故恬富矣而能儉不以殖累生故愉愉恬交故壽以式穀爾似故多賢翁之得于風者不既厚歟夫行砥于躬擇業者趨焉善宜于家好脩者勸焉蒲之遺風賴翁且維之于無窮矣而子維者又能益光大之淵懿惠和

可與化物博識多文可與廣忠明幾達變可與經務
今居史局而霖雨舟楫之望日有屬焉尚其勵迺修
弘迺施用翁之訓廣濡于天下俾天下之侈者感化
而儉慢者感化而恭以恬以愉以追有虞氏之隆乃
予所厚望也若夫淳龐之叟耆碩之賢今觀于蒲蓋
比比已皆 社稷所攸賴者豈一方所能私哉於是
子維作而喜曰子言弘矣非維所敢承敬函而歸蒲
以為家君壽且為我蒲人勸也

慶新建大封君喻樂閒翁老先生八袞壽序

新建喻氏樂閒翁有子七人孫十二人多一邑之選
甲辰貴獲交其孫極夫寢食與俱問業與比相礪礪
者十年猶兄弟也遂獲拜翁之伯氏右峰先生叔氏
子濟先生右峰之行峻其文潔子濟之行婉其文麗
貴竊資焉相礪礪者數年猶極夫也嗣是遍交于諸
子或以掾顯或以使達或仕或不仕不必皆以儒名
與之談文要商時計圖迺今古事皆儒者之標楷也
翁式穀之道已私淑久矣於顏範猶未覲也去年秋
翁來視其子若孫試貴獲朝夕侍於會城之邸見其

容沃如其聲侃如步履快如登拜鏘如時且耄矣即
壯夫也非有吐納伸經長生久視之術能若是歟吾
聞儒者之道入則泉石出則廟廊無施而不可翁抱
其道以葆其貞善其子孫其孫若子庸其道以揚于
君澤于民以華其親其入也以培其出也其出也以
樂其入也是儒術之全也今夫山有喬松大如車輪齡
實千歲則其下有茯苓千斛可以療瘡痼可以延年翁
之儒術用于世也亦弘矣其為喬松也實千齡矣仲
冬既望迺翁八袞初度太孺人與之偕老慶積之

至也極夫以翁之壽為慶不能以進壽觴為懷貴與
極夫同舉于鄉同升于南宮且有世好之誼極夫之
慶予之慶也然方極夫之未通仕籍也翁嘗戚為今
既通矣其樂倍于昔矣若夫陳幣羅玉舞綵稱觥以
為歡者蓋森森耳豈乏一極夫哉翁之慶信夫無疆
極夫之懷可以自釋省中諸子與極夫同升者咸謀
以壽翁胥命貴以文貴敢不以文辭遂書此以為壽

壽澹翁王老先生六袞序

天有顯道不可以智取不可以力鈞惟托於無適者

無所適而不得橫山之鯨得之者未必能漁也逸材
之獸得之者未必能獵也漁獵之不能無心於魚獸
者也然且得之托於無適也故無適者非莫適也順
適乎天也凡富貴福澤天以之厚生而非以累生也
世之人日營營焉智取而力鈎之競競焉而不能息
失其順矣及其罔得也反咎夫智力之不至而不惟
其所托之天大為生累不亦過乎是故君子禁嗜遏
欲非求好也所以除累寡祈蓄舉非厭美也所以讓
遊乎無適之鄉而未嘗競世之所好

美以為強是與世淡然而以順適乎天者也天豈靳之
哉富貴福澤豈違之哉是故享天之厚錫而我無鈎
取之勞都世之華寵而我無葆持之費渾乎心無機
而安焉闐乎神無滑而愉焉是故可以長生同郡王
公澹齋斯其人歟公性冲澹於凡一切世味漠然無
以動其中雖仲子子忠陟清階矣將無所勞乎鈎取
而天之厚錫是享無所費乎葆持而世之華寵是都
公未嘗以此耀於殼而夸咄其鄉人視之昔猶汨如
也蓋托於無適不以人累其天者歟茲公六袞初度

之辰子忠同年友謀以壽公謂予復與子忠同館士
因以文命予予惟色之澹者無渝味之澹者無爽聲
之澹者無噍凡物之以澹而全其天得其允終者亦
夥矣即是以徵公之壽無疆信哉苟曰紛麗云乎曾
何足以動公之一瞬

壽大中丞魏及翁先生大人六袞序

天之薦生哲俊以右國也凡玉而翼之者罔不至焉
豈之際亨以興其緒也弘之蘊受以周其庸也歷之
難大以增其能也試之遭阻以肩其性也優之庸豫

以需其勞也介之壽祺以永其業也夫是以彌成保
又無施而不可任何巨而弗勝功何遠而不底固天
有以陰騭之焉今大中丞公及齋公良備是歟公乃
方伯瞻齋公之季有碩德以開厥先伯仲如此及齋
公水洲公皆一代之偉人也友德以薦厥慶公夫
人予姑也女君子稱已褻諸遠邇有內德以相厥成
而子而孫彬彬乎象賢矣有孝德以繩厥武方
聖天子踐祚之始以策名于朝更以久道之運舉而
登之以服在大僚公之際亨不旣豐乎公少負奇氣

長即究心于聖賢之學師事陽明先生得其要旨以
體備諸身冲乎其宇也連乎其職也蔚乎其文也淵
乎其衷也廓乎其度也縉紳之流無論識不識咸以
盛德歸之公之蘊受不既弘乎其庸之也於欽恤也
而閩人頌其平於出守也而越人頌其仁於兵備也
而吳人頌其武於叅藩也而洛人頌其克於掌憲也
而齊人頌其斷於左轄也而粵人頌其惠歷諸難大
聲無不宜 帝心簡在迺晉之中丞留都方喜有良
翰矣時有風言者波及公天子亦不歎遽顯之

詔賜之歸以待次焉茲固遭阻之試乎抑以康豫優
之以需其勞乎公歸之四年是月念有七日爲六袞
初度之辰戚里咸造以祈以祝公三讓而不居焉史
貴從諸姻後再拜而颺言曰嶽以盤崛而崇江以避
礙而永公孫碩膚以蹶為張棲幽葆貞益敦厥德享
茲平格引諸無疆 天子日將起公躋之樞衡為國
壽俊毗以弼成資以保釐衍我靈長之祚植我臣模
亦永有攸賴哉而何讓之固乎楊君一成以公姻同
造躋子言疆書之以代祝

奉賀大封君鑑塘翁劉年伯老先生六袞壽序
儀部劉君汝成奉其尊人鑑塘翁居養于其邸鑑塘
翁者治世之逸民也其性淳其行恪其德潛而不驕
里之人咸以其先長者之稱稱之時若史氏貴司寇
胡君汝源廷評侯君思謙其尊人咸居養于其邸四
翁者性同淳行同恪德同潛以其產則同地以其子
則同升有通家誼焉於是以詩酒結社日相往還怡
怡如也鑑塘翁冬十有二月之吉六袞初度之辰三
翁稱觴為壽繕部張君誠之等合江右同升者再拜

陳辭以祝之曰壽有三生麗者壽養嗇者壽際隆者
壽壽者莫踰是三耆鑑塘翁淳衷恪履渾樸無斷生
之麗也生麗者形固是宜壽聲華罔競寵利罔居養
之嗇也養嗇者神完是宜壽儀部君雅負時望登崇
陟華日可幾矣以翁膺貤封之典勞不施而後爵以
敦其麗績不累而後功以全其嗇際之隆也際隆者
情愉是宜壽備是三者翁之壽無疆哉鑑塘翁拜受
祝頤而諗于三翁曰有是哉諸君子之貺之厚也生
之麗者豐于天非予所敢知養之嗇者葆于道非予

所敢及若予之幸際此也 聖天子之釐也三翁者
分慶也諸君子之教澤也敢不拜命之辱抑予有感
焉方今國務日殷民生日匱賦歛苛迫繇作繁興窮
而老于野則里胥召于門雖頽白之耆奔有所不遑
矣達而老于朝則簿書趣其會雖黃髮之尊執掌猶
恐不給矣而予與三翁者來游京都觀文物之盛燕
燕朝夕以免于奔命之勞博帶褒衣分祿而食旰晷
夷俸以免于鞅掌之勤豈曰匪隆受茲隆施以得壽
于 天子而敢以忘報乎於是顧儀部君曰汝恪共

守廼成從諸君之後俾予無勞而汝代之勞無
績而假績于汝予惟熙熙然從二三老以享太平之
樂以報 聖天子之明賜固所願哉儀部君拜受教
諸君子謂貴之職史也是不可以無紀遂次之為鑑
唐翁壽

奉壽大封君魏慕淳翁年伯老先生六袞序
予嘗歷涉史牒覽稽望胄天道福善之應炳如也必
有敦龐純固之德以保族宜家而後其胤昌必有惠
直忠貞之德以樹名策勲而後其祚延天難忱斯二

者交相為應捷若影響莫或爽者予郡慕淳魏公世有敦龐純固之德公思象之故號慕淳於世一無所競惟祇勤孝友合昆季日侍太夫人養無違色其假貧人不德也不責也姻族宜之州聚悅之皆願其樂且壽如漢史所云者公嗣敬之登顯仕善於職嘗令黠民無罷瘵亦無縱奸國無耗賦亦無腹征黠戴若父母人咸以敬之能庇民也敬之曰予何能家君之訓吉也子黠必如予子汝吉奉之不敢違焉方俗尚侈京畿尤甚敬之拜諫議不踰月以疏請於是自宰

臣以下宴必戒豐侈撤淫劇迄今賴之人咸以敬之能標俗也敬之曰予何能家君之訓吉也汝母靡于俗如予之母靡于家吉奉之不敢違焉時兵役繁興餽餉不繼識者憂之莫克言敬之以疏上刺悉時藉天子嘉之集公卿議所以紓國者人咸以敬之明于獻替也敬之廼謂家君來訓汝昔予之諍子今諍臣矣母內顧而隱焉吉是以輒有言敢意 聖天子之採其愚也夫庇民者惠也標俗者貞也獻替者直也備是三者忠也敬之有焉而公寔訓之其濟美也乎

哉今年八月十二公六袞初度江右與敬之同升者
屬史貴以言祝予謂公有敦龐純固之德以昌其胤
壽其身敬之有惠直忠貞之德以延其嗣而其親乃
天道之必可忱者惟是敬之位益崇德益修
明廷褒禮于公日有加焉以娛其心介之愷公又
益以敦龐純固者培之惠直忠貞者
自引于
無疆而姻族之宜者祝之州聚之悅者
中外之
德公與德敬之者又祝之方未艾也則公之樂且壽
可必量哉貴也祝頌之私不敢後于人書以歸之為

來嗣徵云

壽大封君南溪翁羅伯老先生七袞敘

予同升交羅子貞之尊人南溪翁以今年蒲月七日
壽屆七十時子貞有南滁視馬之命滁去江千里而
近以故得覲于家為翁壽其僚姜子高子合同升之
士若干人謀以祝翁而徵言于予他日子貞亦過予
縷縷道翁懿行以請焉予曰子貞所願壽于翁者壽
以形乎抑壽以名乎壽以形則百年者人之大齋也
壽以名雖千歲未可量也莊生之說恬與愉相滋而

後能全其天年翁少有濟世之具退而葆其貞蚤服
而重積其神恬焉抱其未竟之志以迪子貞取膺仕
願愜而養豐其情愉焉恬愉備而大齋之壽可與券
合矣若乃壽之以千歲是在子貞子貞曰復不敏願
壽其親之心則無已也非於子曷聞之子曰子貞之
職御史也古之人居是職而能壽其親者予取數人
焉寬惠而文不尚微察而宿弊盡釐則裴公美是也
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人望之若山斗則韓昌黎是
也裨贊 朝廷拾遺補過思以至誠格君心之非則

程伯子是也自伯子之為御史也大中公之德益炳
炳然海內迄今貌而祀之母敢慢焉自昌黎之為御
史也武昌之政賴以不朽自公美之為御史也平戎
之記猶傳焉皆能壽其親使令名無窮者也惟程伯
子有加焉子貞取衷于是則翁之壽雖千歲未可量
也是在子貞

壽黃母太孺人八袞敘

嘉靖歲丙辰陽月之吉侍御黃君中溪母太孺人躋
八袞先是侍御奉 命按畿輔每語予以太孺人春

秋高為念迎養不果為戚居無何侍御考績院部以稱符 天子旌其賢馳封太孺人同邑與侍御有連官于京者十數輩造侍御邸而拜予與焉目侍御若不色喜為遠于親也今年春侍御按部已于事而竣去都門百里而遙以疏謁告得允同邑之有連者叢聚而謀喜曰侍御將母之情遂壽母之願伸矣廼束幣陳辭以助祝予與焉予時榮侍御之歸勤來諗之心未敢請也居一月予得 冊封命與侍御相追隨過閭里拜二親予二親年雖少于太孺人已覺津津然

喜動矧侍御歸而得壽其高年之親太孺人始服命服以受侍御膝下之祝於惟休哉其懌豫當不啻千萬矣夫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故祿歸于親身歸于君今分祿以養吾親釐命以榮吾親亦既渥矣且恤其私為 厚假之以歸使咸得致悅于親而無違心孝治之澤溥矣哉夫臣不待施而忠君施弘則忠報益重侍御歷別中外政肅民懷行且大受樹茂績于明時以副其報 上之心是用顯親永譽自引于無疆亦純孝矣惟予碌碌者未有所効願錫我以

類也。廼同里人登侍御堂為太孺人祝曰：俾爾壽而
臧，俾爾壽而昌。遂與侍御拜手稽首而交祝曰：
天子萬壽。

奉壽姜母羅太孺人八袞敘

太孺人羅者予同年友侍御姜君之母也。先侍御嘗
令宣邑廉平果毅有大節，文民安之為郡國最。今制
令三載考績以最聞者得如京朝官，賜封其親。於是
母封太孺人，人咸榮之。侍御日過予，不色喜，予叩之
曰：子母年八十矣，予少失怙，母茹辛以鞠予，嚴督以

程子稱良，即傳以鞠予，聖人幸有所承，則母之訓也。
茲罔極者未能報，且菴矣而不能一致，觴能無戚戚
乎？予曰：固然。若知母之忻忻于汝者，可以驛汝戚戚
矣。母之忻忻于汝者，以朝夕侍乎，抑尊顯之云乎？曰：
子母賢母也，懸孤而命之四方矣，務尊顯之，榮愧未
能也。曰：是可以無戚戚矣。夫擔負而役者，非隆孝也。
嬰慕而媮者，非慕悅也。隆孝莫如植德，慕悅莫如廣
施。擔負而後嬰慕而媮，以朝夕侍者愛子也，非能子
也。世之所謂能子者，四而朝夕侍，不與焉。謹注錯飭

廉隅非力不食約其身以事其親者是謂脩潔之子
補褐趨時不擇官而仕不辭難而使腴其祿以事其
親者是謂彊敏之子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離盡瘁
仕國累其功以事其親者是謂共恪之子知通統類
澤庇羣生當世以為親先後世以為準直闡其道以
事其親者是謂齊聖之子之四子者能子也皆務直
其德廣其施也上誠賴其德足以輔之也思以藩飾
之罔不至焉下誠賴其施足以覆之也思以安利之
罔不至焉子以是尊顯其親之謂之為悅莫綦焉是

故孝子之所謹擇也二言說子君其修以繫也無忝
于名矣其疆以敏也無虧于祿矣茲據朝之雄職以
輔其君覆其民也已屹然負當世之望嗣是而德日
以植施日以廣俾千百世猶將稽其積美之源曰母
實啓之稱能子者莫君若矣且先王之制八十者一
子不從政以明有養也君之伯氏能養矣君之內子
冢嗣代君之養者而設悅之辰帔服燁如玄黃爛如
玉葷桂漿皆代君之祝也內有朝夕侍者以頤母之
形外有尊顯之者以娛母之心母之樂無疆矣君奚

必以膝下之祝為悅哉侍御輟然喜曰嘉子之賜敢不敬承於郡多達人長者咸遣子言函致諸侍御歸以上太孺人千歲壽

壽封君榆坪楊先生序

嘗聞至德之世野獸可羈係而遊鳥鶴之巢可攀援而闕當是時也其行填填其視顛顛與萬物群遊于天而毋傷萬物之生命曰大和自矰繳羅弋之知多而鳥窮于林矣罟置罟之知多而獸窮于藪矣罟罟之知多而魚窮于淵矣是故聖人之教為之

澄其象以潘飾之而不求其觀為之法制禁令以和而不求其餘務窮萬物以全天地之和而天地亦以和應之不覆巢不剖卵之政行而鳳凰翔于阿矣不殺孩不剝胎之政行而麒麟遊于郊矣及其衰也棄聖人之教以肆其侈心日尋尋焉不可給之為求不可求之為欲而萬物坻伏堙鬱不育始無以為生矣孔子欲居夷浮海而悲麟之來嘆鳳鳥之不至蓋傷太和之治不可得而覩也今之世去孔子益遠而俗益漓竊謂勢極則返庶幾仁樸之漸還乎予

採風于四方雖窮鄉下邑必志之而未之見督學孫
子山甫嘗語予以滇之太和俗多仁樸有中州所不
逮者予甚嘉之吉郡有太和文物甚都而仁樸誠有
所未逮進士楊子仁太和之良也予樂與之遊以訪
知其遺俗旣而來尹泰和日以化民爲務禦災捍盜
全活甚衆邑民德之駸駸乎將變其漓而日薰之於
太和也一日道予徵言以壽其尊人榆坪公予未知
公卽太和之俗而公之行可槩已徐叩之因知公與
善類誦經爲業見物以生得者輒買而放之母計費

焉卽公之行而太和之俗可徵已夫公之誦經未必
爲聖人之經而勸於善則同公之於生未必爲聖人
之好生而不欲以傷萬物之生烏知野獸不可羈係
而遊鳥鶴之巢不可攀援而闕耶子仁乃太和之氣
滄蒸渤鬱而生者又烏知不爲今之鳳麟感召而至
者哉太和之政誠善繼于公已行且登崇陟華運太
和之治于中州而藩飾之以聖人禮樂采章之度樽
節之以聖人法制禁令之詳使萬物各遂其生而毋
或傷焉孰謂古之太和不可復見于今日耶子仁函

致予言以壽公里巷之觀者必嘖嘖喜而祝公曰遐
陬之俗俾有聞于中州則公之自歎

慶給諫歐陽栢菴榮恩省祝序

今年春予同歐陽司直校士禮闈已竣事而六月其
尊人龍橋翁暨若母壽偕六十所拔士查君鐸等謁
予文以代祝予諾之未致也越十月則司直守諫議
滿三年矣得封翁如其官母孺人是月也行大封之
典司直即以敘為正使持節封 襄藩先是節使必
勳戚大臣時建議者謂莫如侍臣便故侍臣持節自

司直始計便輅可以省覲因函制詞祝詞獻諸廷以
為壽夫孟樂俱存詩美壽耆懿厥翁母一月而同躋
于耆慶孰隆焉諫舉其職報貽其親榮孰弘焉壽與
恩併恩以使傳受命于公而不違其私遇孰亨焉壽
屆諸天榮錫于 君遇諸于時三者得其一世且歆
之矧兼有焉於惟休哉予將溯其源已歐世其家于
彭蠡之濱彭蠡者江之匯也淼滄滔天呼吸萬里浩
浩乎百川之會已溯其源迺出于岷山亦遠矣哉茲
庶休之萃萃于一時其於江之毓靈也厚矣翁母之

德源誠遠矣而司直之德益足以增之若方至之川
為令蕭山則戴若父母召為諫議敷陳悉中幾宜近
疏論大臣愛司直者咸危之或曰子少需且得封矣
何必然司直曰諫予職也予懼不職以忝予親他非
所敢知既而 聖天子嘉其忠讜不崇朝而行之中
外益想望其丰采矣計時則翁母之壽辰也夫感于
翁母之壽凡可以致愉者何不用也而汲汲焉欲披
赤敢言以為愉若有不可一日或後者誠有以諒翁
母之心所愉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翁母亦賢矣哉司

直以此增之也不既大哉予于司直有一日之雅又
叔氏同舉者也其交親叩其志昂如也氣粹如也與
之談道德之奧沛如也銳然必以賢聖為歸將學海
而必至于海矣川瀆云乎哉宜所以致翁母之愉而
增其壽千禩且未艾也

壽大牧伯謙峰胡老先生七十序

凡人之樂因乎遇者有時而窮性諸天者非遇所能
櫻也古之君子進亦樂退亦樂樂不以位之進退有
得于性焉耳今之學者必以進為樂也既進而居其

位兢兢焉析形役智以營之踽踽焉養交要寵以持之是亦勞矣則曰吾之樂必山林而始愜也既釋位而去將之乎山林冲冲焉而不能平惘惘焉而不能舍若無以為家者則曰吾嗣子賢始可樂矣及其嗣子學立名成足以竟吾之所未施繼吾之所未就誠足樂也而血氣衰則好實而無厭身意縱則荒耽而無節韓宣之所憂國武之所怒日擾攘于胸臆間則人之生何時而樂哉惟不以性真之樂為樂而樂乎遇是故心之所期者日無窮過之所乘者日不足吾

未見其能樂已桂林太守謙峰先生以進士始居武選贊謀于邊佐成折衝之績擢守桂林盡懷柔之道遠民德之蓋不徒以進為樂者解組而歸若棄敝履與從弟馬湖守篁墩公溥守芸峰姜公結廬薦福泛舟東湖日以詩酒自娛與世泊如也嗣子二人皆時傑仲世美登進士將顯庸于時足以竟其未施繼其未就凡世之所期以為樂者咸萃于先生可謂膺受多祉矣而先生之樂則無所賴于是數者日忻忻然而有餘故其進也仁足以庇民其退也道足以較石

非超然物表獨全其性命之真能若是歟嘗聞諸詩
曰令德壽豈蓋言樂以德善壽以樂滋也先生任其
性真之樂而善是遇以滋之人視之已若泛滄瀛陟
負嶠非塵土所能羈者而庇民以仁其報優殺後以
道其慶長則先生之壽豈寧有窮紀哉劍邑李子貴
與世美同舉于鄉同升于朝有兄弟之義明年先
生躋七十世美得奉使歸祝亦人間之希樂也予夙
聞先生之令德且善處其樂敢為壽豈之說以助觴

壽勅封太孺人彭母序

太孺人劉者大理寺正彭君希之母也希之守廷評
三年報績得封其母廷評封其母皆孺人彭母主家
政故得封太孺人示崇也時太孺人八十有三春秋
矣希之適以使歸為壽同升諸子胥命貴以文助祝
希之亦欲予之文之也夫希之以希聖為學者也其
惇慎明肅足以鐫予之繆予下之敢以不文辭因喟
然曰不亦善乎希之之將母也初希之以麟經魁江
右始一蹶于南宮即就仕予勉之行希之曰予母耄
矣茹辛以鞠予孤至憫矣茲且以龠祿就一日之養

平遂受崇安學諭母行入閩諸士樂從希之之教競
助其養故祿雖菲修滄罔不具焉常珍罔不陳焉太
孺人怡然喜可知已既而升教國子太孺人以年高
不欲行希之曰母安予室予縱不能留侍母而忍與
室偕何以代予養乎遂獨行入都歷職於今九年予
每眠其室踴如也眠其帳幕間如也而修滄之具常
珍之陳歲時無乏使焉猶輒以不得侍母戚戚然未
嘗一日置予懷茲者 聖天子軫念四方之民容有
無辜而麗于刑者慎簡理官行欽恤之典希之延奉

命之滇黔得以便途拜母稱觴而母之樂觀其子也
子之樂侍其母也其融融乎洩洩乎尤可知已予善
之而無以表其微廼申告之曰母以慈訓也昔漢有
慈母以峻刑爲憂宜必以恤刑爲樂孝子之事其親
也憂則違之樂則行之君惟悅親是圖惟恤刑是務
乃孝子之所用情而慈母之所樂聞者君惟慎之哉
枉廼伸疑廼輕誤廼矜失入廼出母膠故以附其舛
母引避以留其成惟廼中滇黔之岷畢棄其咎以戴
君已廼可以究君之學廼可以樂慈母之心增其壽

乃可以無廢 主上欽恤之使允乃功

奉壽吳母蔣太孺人八袞序

夫理有所必報言有所必酬世容有不報之理不酬之言若未可必者皆偶之者非作之者也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君子亦信其作之者為可必也不以偶之不可必者而廢其可必者為吳母蔣孺人子內子之母也其壽也予之所願祝也內子歸我四年而母五十內子知歆予言祝之辭曰予少也少不足以語長又十年而母六十內子又歆予言祝之辭曰予

賤也賤不足以語貴而假貴于人足益其屬也少需之明年予叨第官史局職侍從數年予母疾乞

恩詩母歸予母卒于途明年母七十內子曰子復得
以少且賤辭乎予曰予方慟于母而忽為汝母祝是
益予之慟也惟汝母宜壽後十年圖之內子有恚色
越五年予又乞 恩侍父歸母猶康豫時時過予內
子亦得時時致甘澹于母即 主上之餘恩也今年
母屆八十內子不以請喜予言之必酬已若知言之
必耐寧知理之有必報者乎吳為著姓蔣之族甚繁

其喬樸皆有古人風故母性慈惠夙成婉孌可則事
舅姑以孝接妯娌以睦而御臧獲甚恩救災恤患痛
若自己外父貲雄里閭而不失敦龐之譽母之助也
外父歿僅一子卓然有成而折又僅一孫母撫之了
了然辛苦備嘗之矣今巍然一丈夫則母之教也必
報之理彭彭已昔李令伯辭洗馬之召表陳其情自
謂幼鞠于祖母劉孤苦百狀時劉九十有六願退養
以終其餘年劉年不知其終要必踰百已夫壽在身
賢在子孫皆天之報也吳母與劉畧同去九十有六

可竣也亦必踰百已若孫能以報劉之心日罷勉焉
以自樹立寧知不令伯之孝養有先二時有聞于後
世乎予前之言醇已後之言實也耶遂書此同內
子薦觴以代玄纁之祝以為後之左驗云

辨珉釋賀

乾翁喻年伯尊太嫻家老先生七十壽

乾峰喻翁韞奇瑰之才發清越之辯著辨珉篇為家
君壽茲翁屆七袞貴以年家小子幸竊薰葭之倚慚
無瓊玖之報迺請命于家君家君曰予何以壽公盍

因公辯而釋之信若公言天下之善辯王者莫公若也而余實石也公顧玉我母亦愛心蔽之歟若公者實天下之良玉也遠而望之煥若玉也近而覩之瑟若玉也朗照內融玄理旁析卓為經師負笈雲集高談偉議有倫有脊叩之拊之莫不玉若也然而抱璞荆山屢蹶弗試自獻奚趨于三見疑不啻于再垂數十年始遇代巡蕭公灼能辯之以為萬鎰之珍連城之寶也時公仲嗣洪江亦在選中右公者丰右仲者丰竟舍公而魁仲仲自是翱翔天衢策助明時以竟

公之而公亦自是韜光踰伏矣此豈辯者之難歟抑所遇則然歟蓋王之類不一類乎王者亦不一未易辯也設有辯之者苟有以誑之則以靈為妖棄諸遠郊若魏之田父是已設有能辯之莫能誑之而情有所移重者亦有時而輕焉寶移于不貪故玉可辭寶移于謀故玉可碎若子罕亞父是已是故物無常重亦無常輕時有所適用有所宜晉之方人者或比諸豐年玉或比諸歉年穀年豐玉固重矣歲方薦饑民有菜色不有鍾釜之粟縱屑然藏于溢之寶無所用之

中流失船一瓠千金當此之時雖懷玉十區祇益其
溺故用之則為圭璋為瑚璉不用之曾不若一石之
瓠鍾釜之粟若此者奚益于辯焉公惟自玉而已得
辯耶革匱十重巾十襲不以加重不得辯耶魏人棄
之宋人辭之楚人碎之不以加輕執若以不辯為辯
不寶為寶委形于鴻化齊物于玄同任其自貴自賤
自輕自重玉我何盈石我何縮貴我重我真我何渝
賤我輕我真我何詘我自以天地為韞擯以萬物為
塵屑以日月為采瑛以雨露為膏液守吾至寶以坐

進此道傳國之璽不能並其永恆佗錢鏗不能朋其
老兒為我文之敢獻以為公壽貴跪而受辭復益之
曰易云乾為玉比德于玉筭與天屬翁既自命之已
亦自壽之已矧翁諸弟子姓咸登膺仕森然若玉公
固群玉之峰也又何羨于上大夫之旌陵陽之封歟
辯乎不辯奚足為公輕重烏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家君釋辯其然其然

賈說壽胡南溪

世之儲說曰多取之賈羸多予之賈縮予不謂然多

取之賈始贏以三終縮以七多子之賈始縮以三終
贏以七多取者非無取也陽予而陰予之不若寡取
之豐多予者非無取也陽予而陰取之視寡予者有
加焉曷明之多取者必貪而寡則廉多取者必競而
寡則恬多取者必予而寡則節貪敗類競反蹶予速
麗于辜是以百害叢焉廉無營故榮恬無忤故安節
無越軌故尊是以百利叢焉故多取者不若寡取者
之豐在昔湖陽之賈有樊重者好貨殖賑贍宗族恩
加鄉閭解其忿訟年八十餘假貸數百萬焚削其券

子宏孫儵最為顯赫一宗五侯爵延累世河南之賈
有卜式者以貲雄里閭時富者爭匿財式獨欲輸產
助邊持錢給縣官漢帝重之以風百姓拜爵關內侯
史稱其壽考重予于鄉以取報于嗣式予于邊以取
報于國其予愈多其取愈弘是謂陽予而陰取之天
下之善賈莫能予焉歛多賈胡君南溪世居歛而賈
于齊樂施于其子德仁之姻汪君某為豐博士交于
予予重之於是南溪君躋七袞矣德仁因是微言以
為壽予謂操樊氏之賈可以昌其嗣操卜氏之賈可

以顯其身皆享壽考至今頌之惟君取羸焉

... 國朝... 文獻... 考證... 卷之... 第... 頁... 國家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浣所李公文集卷之五

引類

承恩倡和引

承恩倡和者何以協忠也恩曷承乎

君錫命也君錫命臣偃僂以受之志俱也倡和者何懼而思勸也臣承君之錫命激于衷而不能自鳴相與咏歌之善歌者使人繼其聲是故有倡必有和群和之則人人思勸矣倡和奚以協忠協之于群忠也嘗聞絃簧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迺踞轅而歌前者

止後者趨斯不勞而險踰矣歌以勸力則險可踰歌以勸忠則治可舉以群和者之能勝之也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夫是之謂協忠倡和曷昉乎昔者舜倡明良之歌臯陶和之以化和以化焉故不勞而帝禹倡卿雲之歌八伯和之倡以教和以教焉故不勞而王帝王之教化天下也莫尚夫歌歌莫大乎倡倡者表也和者影也表直則影直倡者響和者應也響洪則應洪觀于其所倡而道可知也承恩倡和孰倡之孫子文倡也孫子官史局三年一日偕其友五人上

績于天子同錫之恩責其甫如已官母為孺人孫子之甫則大宗伯公宗伯尊於史卑不得以加之尊天子廼推宗伯之尊馳其母為夫人蓋殊典也孫子之王甫則忠烈公以忠顯于昭代者也是日也五子同飲于孫之邸孫子倡以歌何歌爾亦惟曰以承家亦惟曰以報國則忠莫大焉自孫子之以世忠倡也其伯子金吾司馬從而和之五子從而和之同官史局諸君子又從而和之洋洋乎盛哉歌者雖人人殊偕協于忠也忠者臣之節也史臣職甚優無以褻其

忠于績資深而望重則爰立恒卜于斯蓋百執事之
倡也倡之以忠故和之者亦忠爲一人之忠協諸群
衆人毋苟曰云然爾永肩迺心咸克用勸以底可績
以共翼載我 聖天子永綏于四方俾熙乎臻擊壤
之風則明良卿雲之歌足以繼響徒以優職都華寵
而侈一時之榮則是歌也宣驕云爾夸詭云爾不爲
口費乎孫子題其秩曰承恩倡和巷君子有取焉夫
固以協忠也引者誰李于廷良同承恩而和歌者也

日惕考引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不曰日而曰終日不
曰惕而曰夕惕嚴矣哉蓋人爲天心天之運無一息
之停君子法天故有終日之惕惕即心體也一忘其
惕即放其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湯之
日新參之日省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有以夫善善
惡惡予心炯如予放予求而更待誰於是作日惕考
以自警焉貫以月紀時也分其下以上下澣別也○
以象日也中晝以四取諸魯語朝夕晝夜之義也敏
以硃記過以墨記怠以白記不敢以自諱也虛其下

以紀事也月既矣猶虛其後以紀日之所不能悉者也歸餘于閏之義也廼復作而箴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尚有鑑于茲

思齊錄引

貴奉職無狀官侍從十有二年未能涓埃補報而效忠之心未嘗一日忘也自戊午秋迄今春雨奉旨內書堂教書諸生受業者亦衆矣每卯而入盡申而退諸生魚貫而進督以課程不敢廢也竊念諸生行且服役 天子左右而教之者未能申訓以忠徒

鯁鯁然惟課程之末是求恐非所以 命儒臣之意於是督課之暇採集振古省闈之臣賢可為法者彙為一編名曰思齊錄蓋有取于聖訓見賢思齊之義列目為八先忠謹次諫諍次傑賢次建功次文學次節儉次恬曩而以伎巧終之凡所以事 主蒞官淑身之道備載使諸生觀之躍然興起于善人人思效忠以齊于前賢則 聖天子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凡所任使罔不稱職寧無補 聖治之萬一乎 國朝賢者頗多未有信書恐茲遺誤姑俟詳考以續

之

條約申訓引

吾高祖冢宰古澹府君爰立世範作正家條約而綱紀備矣懼其或廢也作條約重訓而告戒詳矣當其時也謂族蕃至千百餘口違家法者徃徃有之矧自立約迄于今又五十年子姓蕃衍宜數倍于昔者夫法久易湮族衆難一以易湮之法齊難一之族非大抃振之為允終圖重茲懼已貴承先訓叨登仕籍造奉命冊封便省得與族衆相款談嘉吾宗之多賢

而好禮者也夫賢者多足尚矣容有訾為不賢者子耻焉好禮者足隆已容有訾為悖禮者子耻焉同人于宗易且以為吝宗之不能同何有同于野敦善行樂循禮願與吾宗同勉焉不勉者繩以約治以官必求如約而後已庶無愧于先君子之光訓巍然大宗之望也廣吾宗于天下容非大亨之道乎於是尊者長者卑者幼者咸躋之欣然歆同進于善也且謂貴曰國之法有令有申而後民莫敢犯犯者不敢遠乎法子其申之適從叔君獻自禮闈歸從弟明文亦奉

使歸因同族中諸文學議作條約申訓

同門會約

同門會約約同門之士以為會也凡我同時而升者
四百人皆同門也會何止于數十人以房別也以房
別者何四百人之不能以一室會會不能以一月舉
也勢也勢不能行而情則不能已焉寧無會乎四百
人之莫不析而為房也房莫不以會而約焉勢之所
能也而大同之情亦行乎其間矣禮有大宗有小宗
大宗衆也歲會食也幾于踈矣小宗會食以月以時

於此之親親之道也此之謂也會何約凡有善汝母
我德必以告有過汝母我諱必以規志則務持之疑
則務質之難厄則務恤而匡之以求共濟其美而無
媿於其師約之謂也非徒為燕朋而已作同門會約

合志贈言

予歌伐木於四方而得斗坤周君相與論聖賢之學
輒以見性為真銓其言斤斤然若實有見者予然之
既而斗坤晉黔之憲僉同志諸子重為斗坤聚問各
述所見或笑曰斗坤舍見性更何說斗坤亦笑曰予

舍見性更無說因遍索贈言及于予予亦曰予舍見性亦無可贈君者夫萬物受性于天而人得其最靈也黔僻而曠民夷雜處其俗錯而其性未始異也黔民衣冠文物之盛漸比于華陋夷而耻與之伍豈不以其性異哉然而夷之刻木為信懸臂為敬敬性非生于性乎若夫狡捍好鬪華之民豈曰無之狡捍好鬪者習也非真性也真性者民與夷同華民與黔民同人與我同古與今同蔽于習而無以見其性則均之民泯焚焚爾今夫日月之明蔽以重幕俵然若盲開

其一隙則朗如已狡奸好鬪其重幕之蔽乎敬信者其一隙之闢乎誰與破其隙而徹其重幕使之大明耶非當途者之責乎今君之所司者法也法者所以平罷褻一遠邇整齊其衆以輔其常性也語其至則克天德作元命恒于斯武王告康叔以慎罰而以明德先之明德者自見其性也慎罰者制民于刑之中以教祇德使民見其性也民不見其性而徒以一切之法繩之是益其障也未有不自見其性而能使民見其性者歆自見其性而徒執所見以為性是自益

其障也自障則德昏障民則刑濫于是乎法日頗而
民日迷頗法難與持是迷民易與為非且將逞其狡
悍好鬪之習以爭錐刀之末訖于用鉞天德殄矣元
命虧矣是故威志止辟莫大于德戢衆輸孚莫重于
信服念日勤莫要于敬惟信惟敬不以所見障之厥
德克明自見其性斯民亦罔迷于性子云忠信篤敬
蠻貊之邦行矣今蠻貊州里也斗坤見性之學忠信
篤敬之學也固將威世止辟使之大明以克天德作
元命者也自益其障以障民斗坤無是也予茂以贈

斗坤已

沈潛李公文集卷之五終

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浣所李公文集卷之六

記類

雙峰記

嘗聞山川景勝足以娛心信然哉夫有景美心惡者
有心美景惡者有心景俱美者有心景俱惡者齊景
登牛山而泣涕晏子譏其不仁是景美心惡也顏回
居陋巷而不改其樂孔子稱其賢是心美景惡也曾
點浴沂風雩咏而歸心與景俱美也是起召至岸門
望而悲心與景俱惡也是故以俗心觀無真不俗以

真心觀無俗不真景之美惡何嘗惟心所寄雖觸景而生心亦隨心而異感苟真有樂乎此而其心舒愉不羈神於世態則一懋息焉一登覽焉一觴咏焉山川且托之以為靈將垂名于不朽况居于斯遊于斯聚族于斯者乎不然終南為捷徑而語及巫山者且云誨淫甚若采之坂董之塢固當時極豪華之盛一染其名求為山川之玷如使有靈歆雲而去之不忍以此見汗亦審矣文江李翁室鄰于天馬之麓啓其局則雙峰聳秀于其前山川景勝良在茲矣翁朝夕

對之摩滌煩俗真有樂乎此遂自號曰雙峰厥嗣國學生春暉以予同館龍峰子為介謁予而請記且曰翁性孝友從儉尚賢樂施予富墟之溪病涉則損貲建橋行旅便焉凡里之橋梁多所脩葺蓋鄉之善士而雙峰廼其所遊晏以娛心者也予曰君言誠核足為天馬之榮矣記以張之

親賢樂善堂記

大中丞蔡公撫鎮江右肅紀維風平賦補察其政貞旌賢獎善士悅民懷以補察其政剔廢蒐遺繼事畢舉廼謂

宗藩者

天子大封同姓使屏衛焉而不煩以哉猷乎予受命來撫總若政以照臨一方懿厥備者或罔脩者亦竊灼見焉類委諸制曰

宗藩天潢也我不敢知非所以代

天子視化勸後之道也乃不敢公議于朝而私評諸室於是樂安王眠雲義聞宣昭為諸藩最有河間東平之懿焉特題其堂曰親賢樂善彰厥美也諸藩士大夫庶民咸宜之史貴曰中丞公之良於舉也以

勸也 王之樹于德也以實標也以名勸則興以實

標則式自是江藩世以賢善昌寔茲先之歟夫德原惟善善積惟賢惟賢足親惟善以善以主之賢以輔之親不為體樂不為玩玉生以貴尊養便麗之與居美厚之與給苟非性成自以以聳其心鮮不隋干侈靡崇飾親者易以間樂者易以移東平一言而中遂為世宗無他美焉河間之與遊者多竒技博聞之士未必皆賢也 王純和明肅根諸所性恒懼沉泊于習樂取善以自益一切便利美厚不以滑其真

與賢士大夫遊則忘倦誠大雅不群矣若河間東平
且無足爲 王願者嗣而益懋迺德允圖厥終親賢
以賢已無以私暱間樂善以善已無以嬉玩移使稱
名也無愧辭亦有式於來嗣則美哉姬旦不有可晞
者乎公嘗四至江右知 王素矣貴公門下士竊見
公無虛美時奉使歸 王招之登斯堂卑禮下之始
盡識 王蘊將廣其所晞者不容以無述劉君守山
貴內兄 王之府賓也聞予言
請書之獻諸 王以為壽

重修泗州察院記代作

今制以御史察四方四方郡邑至于海隅僻壤皆有
察院以待時巡大江之北為郡為州為邑凡若干綿
以淮泗環以河海迺畿輔重地文物奧區錯貢所通
陵寢攸在視諸輔藩特重焉御史察江北者居泗州
時出以察所隸之郡邑始入而布令恒于斯旣竣而
報政恒于斯作之舊矣嘉靖御史 君來察江北新
退食之堂予適過泗屬予紀其成今又十年餘昔之
新者俱敝吳君方奉 命來心甚憫焉時方多艱未

暇理及葺政行民肅凡百墜廢罔不脩舉廼鳩工飭材大新茲院子與吳君同有事于茲土吳君謂予曰是嘗辱先生紀矣寧或斬予致諸春秋築臺以備觀也築園以備游也然不一書且謹焉為觀游有禊于政也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所以朝夕虔君命儆其官者於是乎在其為禊大矣弛而弗葺是慢命而墮官也將命是虔而慢之將官是儆而墮之無乃闕乎故君子居其堂必弘以敝也於是乎明謨秩法宣序民事繩糾百司罔有違事而后即之其室必

遂以嚴也于是乎凝神備慮稽典考變言過罔有忤心而後即安眠其門廡必清以肅也于是乎督

則機恩無隱矣而門廡則類如也寧能安乎茲署之修不容已也夫署表以完救積而地政建以良救積而蠹地則剔而修之蠹則掃而更之抹救之道也一稜之救不與易非完署也一務之救不與厘非良政也矧茲雄峻之扶上宣德意下屬民瞻懼乎熒滋之期敢不虔乎書曰成與維新予善茲署之表與政之建成與新也不以再茲贅謹書之以告嗣來者取式焉

復齋記

復其反善之地歟萬物之瘁也反於榮日月之薄蝕也反於明凡物有失而後有復復非有所加也反其所自有者耳人心之自有者善也雖錮好於習心羈

神於世味沉迷而不知反者其善未嘗泯也是以憤
心積則幾於通矣悔心生則幾於悟矣皆本其未嘗
泯者時覺而復也夫萬物之復榮其初萌蘖焉耳以
漸而至於盛日月之復明其初分抄焉耳以漸而至
於盈復之也而未始有戕之者是故其機順也惟善
根之復也甚微而欲根之糾據也甚固善甚微故易
淪欲甚固故難拔是欲為主而善反爲賓也須臾覺
焉則復於善矣須臾忘焉則復於欲矣善與欲相奪
而莫之辯忘與覺相尋而莫之已復之者未安而戕

之者潛至是故頽復而頽失危厲之道也惟君子為
能不忘其覺以善葆其復何謂善葆其志欲定其行
欲果其衷欲虛匪定則無恒匪果則無立匪虛則無
輔是以復而不固危而不安君子敦復以自考定其
志也獨復以從道果其行也休復以下仁虛其衷也
是謂善反則天地之性存焉斯深於復者矣廬陵王
公抱德以隱於青原古之閑關人也廼自題其居曰
復齋殆不忘其覺以善葆其復者歟貴與公之嗣道
充同入中秘相友愛若兄弟蓋公通家子焉道充致

公命索予記之予聞上蔡嘗作復齋記朱子猶譏其
近於禪予何知烏惟日思免於頽復之厲不可得聞
公之義因樂書之以付道充歸以就正云

怡怡堂記

諫議郭君應宿敦倫飭行播聞于滇自蔬屨時以世
職戶侯讓其仲應登仲亦三讓始受之曰吾以成伯
子之名季應文業儒而未達伯仲各以田宅讓之曰
吾以就季子之業於是乎仲不失官季不失業友愛
交篤和樂且孺遂備其堂曰怡怡昭世訓也史氏貴

諫議為同門友聞而嘉之曰郭氏其永克昌矣乎
方周祚之昌考室而祝之曰兄弟式好毋相克焉及
其敝則受爵不讓交為瘡矣瘡生于尤尤生于不讓
讓其好之所由全乎尤其瘡之所由起乎瘡斯替已
斯昌已世好斯世昌已好者怡怡之謂也性也性
漓而後物以獲愛忿以紛和於我日私其有故寡讓
於兄弟日見其非故多尤競銖錙之得廢念鞠之親
曾不啻塗之人矣矧世祿之家叢利而鮮禮相尤愈
易式好愈艱是豈性則然哉孟氏曰徐行後長非人

所不能所不爲也然則怡怡亦豈人之所不能哉倪
天而動緣性而存真愛不以物獲則何有何亡何彼
何我夫何恠則怡至和不以忿紛則所見惟是自見
惟非夫何尤則怡怡故性存性存故天全以式來嗣
則戩穀之貽也以範鄉族則雍睦之教也以廣怡怡
于天下則和平之慶也豈徒曰庇厥宗周人考室郭
氏名堂有以夫於是諫議聞而喜曰子陳義博矣敢
不敬承之書於座右用訓我世世萬子孫毋斁也

川東義館記

學之設于郡邑設於社者制也家之塾父兄圖以淑
其子弟而館穀之情之曷容已也皆有所爲而爲之
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劍東義館其設之也非由於
制而所館穀者非直其子弟云爾無所爲而爲之故
曰義館爲之者上舍袁君宗南也宗南敦義好施此
充其大者營劍東之田畝有八分以爲址爲門十有
四楹中爲堂前曰樂育後曰養善左右翼以號舍十
有二堂後之舍四捐腴田二頃而贏以給來學者之
費爲義廩六楹以貯之廩旁之舍四庖福之舍五井

竈曰釜皆具鄉邑之來學者無論遠邇皆給之延明
師以訓之而代其束脩焉既訖工問記于予予嘉其
義而樂道之曰古之學者始於辯志何辯爾其義利
之辯乎有為而為雖義即利無為而為雖利即義志
義即君子志利即凡夫學者學為君子而已學為君
子而惟利是圖于凡夫奚擇焉然義之不明於天下
久矣自秦漢以迄于今功利之習益熾薰灼其心淪
浹于髓父兄之訓於庭子弟之受于傳何為非利何
利非趨視義反若贅龐矣夫義者我國有之也寧忍

使之淪蝕以至於此雖淪蝕以至於此而真性之流
行於日用者無非萌蘖之生焉貴能辯之耳今之居
者義館也日所需者義廩之粟也問其義曰予未有
知可乎腴田美宅彼顧不以私利其子弟而公給之
奚為哉是可以訓義矣盍思曰樂育者育我以義也
蘊利生孽惡在其樂歟養善者養我以無善獨善為
心而卑卑焉惟身家之利是圖惡在其無恆顏歟顧
名而思義好義之心油然而生矣因是生也辯之於早
持之以堅毋使舊習牴之毋使世味移之順而不為

為而不有凡其復習之勤職業之敏無非所以培植此義者則人人可化為君子人人可化為君子而以表君之一舉倡之其義不亦大哉是為記

城豐頌德記

嘉靖辛酉夏秋之交閩廣寇作大肆掠于江郡越月陷樂安崇仁宜黃咸以無城寇入如墟受毒加烈焉豐故有土城圯于水且盡舊趾畧存先是撫院何公嘗至豐圖所以城豐者難其任不果城至是羽檄交馳邑侯王君徽猷上其事撫院張公按院段公方以

豐為虞亟令城之郡守懷南韓公憮然曰城守余職也余寧使豐無鳩乎遂詣豐計度城役略基址揣厚薄議遠邇程土物罔有不親簡邑民有力者進之庭賦文受準直豐庶不作屬役于王君臨之以僞厥事經始以八月日板幹方訖寇猝分數千人逼豐境邑民訥訥竄避時公在署聞卽請于按院出亟趨豐安集之乃選健步持虎牌夜馳告寇將所入鄉曰毋恐糾爾衆以捍賊余爾援鄉民稍稍聚觀咸喜曰韓公來生我矣敢不如命賊聞歸報亦驚曰韓公故多奇

智疇敢犯之遂無程過豐境不敢肆掠夜奔樟鎮憲
僉盧公提兵來擊賊擣其巢擒賊首以歸賊衆潰去
豐民安堵公復來督其成先是公度費所出糶度粟
近萬石兩院下贖金二千鄉士大夫輸俸以助役共
計得銀五千有奇不足公廼懸象令鄉民不受功願
以賞佐者聽於是競至一一判之料量惟平民咸樂
輸而百費舉矣城東南隅夾水遡水而城公慮其嚙
令以石甃防焉邑中空而邊亢公慮水之無所洩也
清故湖使潛水為清故溝使導水為渠隄門石閘廣

舊以通於濠使洩水焉三踰月而告訖工城圍一千
三百八十丈有奇厚六尺高丈六尺有五寸內縮四
之一為門四為小門七是役也工繁費鉅舉之甚棘
而成甚速豐民不以為勤焉公昔嘗令豐政務具舉
以兩造至者日千百計一日輒不忘豐民蓋驚服於
公之威明素不敢不殫力以稱上之任使公益家視
豐而子視我豐民凡以恤其難隱厚其藩衛聯其什
位時其訓練胼胝焦勞以保障我豐者至周也公轄
八邑廼于豐德加隆焉豐民雖俎豆公於千萬禩寧

足以報施哉昔周中興山甫城齊召伯城謝而吉甫
作頌以美之克有辭於永世公之城豐其功等于齊
謝諸賢良文學各為詩歌以頌德纚纚乎有周之遺
音矣博士周君望錢君廉彙以成帙題曰城豐頌
謂貴職文也徵言弁諸端貴方慚無穆穆之音以揚
詡公之偉烈若城之顛末固目所睹記者敢借紀之
以俟知言君子云

翰林院題名記

館課

翰林院創自唐始唐之學士三而翰林學士獨不隸

于中書省蓋隆之也

國朝考古定官首建茲院以

學士講讀學士為五員侍講侍讀修撰編修檢討皆

隸于學士

天子御經筵則執經而陳說

儲貳有

出講之命則養以納言布文命于四方則草麻以宣

制纂述則紀事以存憲典試則校藝以登良夫

君德之成敗在輔導

國本之正否在宮僚賢才之

進退在主司四方之依違在文誥萬世之龜鑑在史

注天下之大任重責萃于是焉矧夫久秩則登台樞

握政本為

天子腹心為百僚柱礎於惟休茲知恤

鮮哉道不足以貫天人學不足以通今古才不足以周世務胥謂之匪稱徒以聲華之麗期無曠于厥官永令名于後不其左歟夫署以表位名以別之古之道也六鄉九牧百司庶府之署皆題其名以訓來嗣昭勸省惟翰林之名為世所重且榮者獨缺焉蓋因襲之弊也學士某創為之俾嗣是而居其職者祇其名而衷自考為將為元輔歟某可則也將為碩儒歟某可則也將為良史歟某可則也如某如某者舉世譽之非所願也則茲名之有裨于世化亦甚弘矣豈

曰紀玉堂之勝侈龍山海曲之美云乎哉

賜進士題名記館課

皇上御極之三十二年大闢賢途以廣化理迺進禮部所貢士于廷親降策問得陳謹等四百人如癸未科之數各賜第恩賚有差於是禮部以例請立石題名于大學上允之命臣階為之記顧臣寡昧無以稱明旨惟癸未乃龍飛之初正萬物快覩之時臣迺首蒙簡迪迄今將踰三紀荷茲殊遇備員內閣是歲被命典文于南宮復得以觀彬彬之

盛何幸如之茲表多士之名而記以志之也固
皇上之盛心也然豈直為多士榮乎哉必將使臣胥
勸以為臣之義焉耳為臣之義臣未能以盡萬分之
一空言奚補焉仰惟 聖問所及皆臣道之標的也
敢申述以與多士共勉之昔者堯舜之世其敷奏未
嘗不以言也詢事以考之試功以庸之而言無過其
所舉者一則曰乃言底可績二則曰乃言底可績而
靜言庸違則斥而遠之是以百僚師師各務敦其行
以弼成時雍風動之化有由然也爾多士之舉也皆

以言揚者也伏讀 制辭以克艱之道責諸臣而申
之以先行其言之訓殆深警夫空言之弊而導天下
以敦行之風歟今 聖天子躬行仁義憂勤惕厲為
天下先萬邦臣庶得於觀感者蓋有年矣况詢之以
事試之以功靡不率循夫唐虞之法今之布列庶位
而相砥以行以佐成中興之大業者皆 皇上之所
以甄陶而曲成之者也然豈無庸違之言如
皇上之所警者乎夫言行皆君子所以動天地者言
虛而行實言易而行難言每有餘而行每不足所謂

臣道克艱者匪言之艱行之惟艱也今多士之颺言也莫不曰人臣之義所當行者吾自靖自獻焉耳不敢以辭勞也使後之行也而皆若今之言何職之不可舉哉惟勢利以移其志得失以奪其守嗜欲以蕩其心由是以忠奮者以慢歸以勤始者以怠終以明入者以闇出能言之而行不逮者比比皆是矣多士筮仕之初凡臣道之所當盡者方慶其得以親承之也嗣是而居其職敢不敏在不可復蹈夫空言之弊歟當思曰君之攝我者非徒以言也將以目可見

之行也君之爵祿我者非徒以逸豫我也將以代其理物之勞也將行是資而違將勞是務代而逸豫甚非人臣盡瘁之義而抑豈皇上敷求丕式之心乎尚其夙夜匪懈恒廼明母憲以闇勵廼忠母繼以慢持廼勤母乘以怠勢利不以移得失不以奪嗜欲不以蕩入使長之則勞以服休出使治之則勞以服采遑遑焉不敢有一息之寧務以仰遵皇極之敷言以盡克艱之道令天下後世眡其名而稱之曰某也賢輔某也碩儒某也良吏則茲名與珉也永有光

矣不時而聞其心情其行惟逸豫是圖以有干于臣
憲即堯舜之所斥遠者也名將損矣何賴于斯珉臣
方以克艱是懼又懼夫多士競于言以違
聖天子之明訓謹拜手稽首記以告之

疏類

乞恩給假送親疏

翰林院編修李

謹

奏爲懇乞

天恩比例給假

送親還鄉以圖報效事臣江西南昌府豐城縣人由
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今職臣一

介草茅遭際

聖明叨列侍從未能勉效涓埃豈敢

曠離職業緣臣母劉氏一向就養京邸臣弟寶於上
年在家病故惟生一子年甫六歲母因傷弟早妖又
念孤孫零丁終日憂思漸成鬱結形體羸弱至今年
十月內復遘危疾血痰上攻喘氣大作昏迷數日不
知人事臣驚惶罔措急覓數醫始獲少甦彼時臣母
即執臣手叮嚀急歸或可少延不然終無救藥每對
臣涕泣聞者酸楚臣係母子豈忍固留歎歸則江西
去京四千餘里道踞無親可托萬一致母失所則臣

不孝之罪何所容于 聖明之朝臣苦情迫切輾轉
圖思誠出無奈查得近年編修呂調陽給事中李科
皆以送親還鄉陳情具 奏荷蒙 欽准臣與二臣
事體相同而迫切過之故敢冒死懇祈于 宸慈之
下伏望 皇上俯憐微情 勅下吏部題覆容臣照
例送親回籍依限前來供職倘臣母得歸前疾痊癒
臣舉家仰戴 皇上天地生成之恩捐謁犬馬以
補報涓埃有日也臣不勝瞻仰 聖慈惶悚懇祈
主為此除具

陳情乞恩侍養疏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陞四川按察司副使臣李貴謹
奏為懇乞 天恩俯憐終養事臣江西南昌府豐城

縣人由嘉靖三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
修於隆慶元年正月二十一日陞授今職臣一介草
茅荷蒙 先皇鴻恩叨列侍從已十年餘茲當

皇上踐祚庶政維新之日海隅黔首咸拭目以觀太
平士之抱寸長片能者莫不思以自獻臣幸膺方面
之擢雖極駑鈍敢不勉竭涓埃以圖補報于萬一但

臣有迫切至情不敢不為 皇上陳之臣父李間在
家年踰七旬舊年六月內得沾腸風證下血不止時
或暈眩仆地左右無人扶侍至今未愈舊年十二月
內原籍人至聞父念臣朝夕泣下肢體羸弱臣不覺
酸楚亦朝夕憂惶無措痰火盛作彼時即欲陳情遭
遇 先皇上賓普天哀慟迨至今日叨蒙
恩命感激益切但西蜀與臣原籍相去遼遠程限有
定寧敢延違臣父嬰疾蜀道險阻豈能跋涉就養欲
違親以從職事則孝養未能移忠何術欲乘時以就

功

名則方寸既亂庸祇何施輾轉圖惟莫知所出伏
觀 大明會典諸司職掌內一條官員父母年七十
之上父母老疾去官路遠戶內別無以次人丁者許
親身赴京面 奏查得近年廣西按察司副使盛若
林陝西按察司副使殷仁俱因母老陳乞侍養節蒙
聖恩憐准今臣父子隔越數千里之外臣父老疾有
風燭之憂臣又念父成痰火之疾雖見有一弟癡疾
不慧舉鄉皆知動止尚藉于人豈能代臣之養方今
皇上以孝治天下一草一木將必使得所臣之父子

顛連若此誠不忍聞在任猶許親自越京臣見在京
不得不面呈于 君父之前況臣與盛若林殷仁事
體相同而迫切過之伏望 皇上垂天地之大德憫
臣子之至情 勅下該部查照職掌及前例容令回
籍侍養則臣父子未盡之年皆 皇上之賜臣烏烏
之情庶少伸于今日而犬馬之報尚可圖于將來臣
不勝恐懼懇切之至

頌

白鹿頌

竊聞 帝王有非常之德故天地有非常之徵以應
之寔靈感之必通至理之不誣者也洪惟我

皇上握貞元之符履久道之化參元始而上下同流
贊玄功而遐邇率德是以泰和洋溢民物熙昌協氣
薰蒸嘉祥疊見茲者浙直督臣於徽州府之齊雲巖
獲白鹿以進祝 皇上無疆之壽臣謹按諸圖籍所
載鹿之白者其壽必逾千五百年王者德盛則來道
備乃見不偶然也往歲見于洛國茲夏見于舟山今
不逾時而復見焉曠代之奇祥還集於今日不世出

之上瑞紛至於一時非天之所啓曷克臻茲則
皇上之遡神窮是蕪總玄元邁百王而獨盛齊天地
以長存蓋不待卜而知矣且地出齊雲迺

玄帝神遊之所時當秋仲又主上聖誕之辰則

上玄錫佑之仁聖壽長生之兆豈不昭然明著者

哉在昔聖帝明王其德足以致貞符而召瑞應者

千百世之下猶使人喜談而樂道之况臣身被其澤

目覩其盛區區之誠寧能已於揄揚乎臣謹拜手稽

首而獻頌曰於惟我皇昭受丕基凝道恭默鴻德

無厯化協殊裔風衍遐圻至治馨香格于蒼顛天不

愛道地不愛寶庶徵交應嘉禾秀草竝時殷至維

玄之造玄窮錫慶洪釐允申有白其鹿獻于督臣山

川宣秘河嶽效珍相彼鹿矣為祥孔赫千五百年其

色始白銀窳玉朶照耀京國瞻彼白鹿曠代奇祥曾

不逾時再見上方非常之徵我皇是帝其出維何

齊雲之麓穆穆玄宮我皇卜築其時維何

萬壽之辰四方輻輳以祝聖人物像有知矧茲上

瑞擇地而出應期斯至壽我聖皇以報玄賜在昔

王母乘以獻環軒轅受之益筭增年廖邈迄今踵其
道詮書紀虞廷率舞蹌蹌詩歌文囿濯濯馴良豈若
茲鹿薦壽呈祥其祥維何 天子萬壽如地斯載如
天斯覆軼邁虞周永撫宇宙有白其鹿其鳴呦呦我
皇受之百祿是適有白其鹿其色皤皤我
皇受之百祿是荷維天眷德四靈畢集壽可我
皇祚時萬時億微臣作頌以告多方我
皇萬壽齊天無疆

原

原學

甚矣古之君子貴學也奚貴哉為其有益於身也身
脩則天下平中和致則天地位萬物育是故學之不
可已也良弓不得掛檠則不能致遠良玉不得礪琢
則不能成器人雖聖智苟不學焉則無以受無方之
益然而懷良弓者必謹閉以韜之抱良璞者必擇工
而使之為其為天下之至寶也吾心之為天下寶也
大矣願甘於不學以自棄其實烏何哉甚矣學之不
可已也今夫富貴者天下之所同歆也苟可以富貴

雖執鞭折箠不辭矣唯學也凌駕皇王貴執尊為靈
括宇宙富貴加為狗其在人而棄其在我弗思耳塗
之人謂之為禽獸比之為蹻蹻則嗥然怒苟為不學
去禽獸不遠矣孳孳而為利是亦蹻之徒矣然其名
而蹈其實未見其能免於禽獸蹻蹻也吾將小其所
甚欲去其所甚惡唯學而已甚矣學之不師也今
之讐經講藝搜冥績竒皆世之所謂知學也父兄
之所誨以為世資師友之所勸以為德業有司之所
貢以為賢能者不是過耳不知聞見多祇以牯其心

詞華勝祇以汨其真雖其敷之論議發之文章者似
不詭於聖賢之學而用之以位事卒無以裨於天下
甚者且為天下賊何者其所用者非所學也其所學
者非所用也何異乎優孟之學孫叔敖因其似也遂
用之為楚國相可乎哉是之謂俗學而非君子所貴
之學也君子之學所以學為人也學以致乎道也人
不學謂之不成人學不致道猶弗學也予懼天下之
不知學又懼夫俗學者之為天下病作原學

論

平準論 館課

人君制法建官為經國計也有計萬世者有計數世者有計一時者計萬世者王計數世者霸計一時者削且亡何謂萬世之計先王九賦九式之法是也何謂數世之計管仲鑄山煮海之法是也何謂一時之計漢武平準之法是也夫武帝以大農告匱故弘羊平準之說售焉帝之好大喜功動以堯舜為言豈樂為一時之計哉其勢孔棘不得已而為之也夫時有豐歛物有盈縮豐盈則有餘歛縮則不足民情恒爭

于其所不足棄于其所有餘有餘而棄是殄物也殄物者召耗不足而爭是施奪也施奪者重竭况豪民者乘時勝躍以行其兼并之私則不均之嘆興而國貧矣廼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郡國以盡籠天下之利民有餘則歛之民不足則散之劍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雖未必為先王萬世之利然亦管仲之故智齊之所賴以數世富疆者此也夫惟塩鐵之筭林衡之征少府之財日耗而不繼戰伐之餉工役之需遊幸之費日興而未已故不得已而為此苟以濟

目前之急而不虞其害是以列市布肆已失管仲之意况買以官則讐攫之患生民雖有餘不樂于售矣賣以官則侵漁之弊滋民雖不足不樂于貸矣強而行之益擾民也是以百姓日貧水旱日臻盜賊遍天下卜式乃以平準非宜請烹弘羊天乃雨有由然哉夫利均而不陂為平法壹而可守為準禮終以資賄吏非平也操術以擾疲民非準也國雖極困弊亦有不必為此者何則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河不能實漏卮入不足以償出故耳武帝能為漢七制之主者以

其有輪臺之悔封富民之侯非以其用弘羊之徒行平準之法也人君嘗開其源節其流省冗剔浮酌盈濟虛毋使有耗之者則萬世之利在此奚必為不得已之計哉

宋論

予讀宋史至虞允文采石之勝躍然快之及京口之守不覺三於杞烏方金亮以百萬之衆濟采石也我師臨敵易帥權去而顯忠緩其代江南危如累卵矣允文非有推轂之遣招敗卒萬人而將之殺虜甚衆

使亮不敢濟師功亦奇矣及亮趨瓜洲允文同諸將守京口衆不下二十萬氣勢百倍于采石且亮以失衆遇弒虜無主矣雖將勇兵強內叛必多我視之為讐金視之為逆將安所適歸况我主而虜容我逸而虜勞我靜而虜動我治而虜亂所謂以魯之衆攻齊之半周弗克矣彼遣使議和不得已之計也當是時也使諸將志圖雪耻併力長驅約之和以怠其心出其不意濟師而北以奪其氣百萬之衆坐令潰敗可使隻輪不返兩淮收復而山東可以乘勝取之乃與

川陝犄角以圖中原是一大機會也惜乎諸將徂于削弱俾其不來退師保江不敢越尺寸之地以圖進取使金潰亂之卒得以按轡徐行全師北歸復與新主謀宋無一旅之損而收割地之功哀哉夫宋可以復中原之機會一失之棄河南再失之朱僊鎮三失之瓜洲自是雖頻出師宋事不可為矣或曰張魏公在如之何曰不有史浩之怯中制乎然雖未必能成大功必將乘機渡江以取一勝而收兩淮矣

明明德于天下論 作課

或謂斯世可以唐虞乎哉曰可人皆可以為堯舜吾嘗聞之矣堯舜聖之至也唐虞治之隆也何由以幾之亦以明德同為耳是明德也即性也性者萬物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者大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以一毫有我之心蔽之是以能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此堯舜之聖而唐虞之治所由隆也善學大人之學者亦惟盡性而已矣當思曰我之德本明也何為而使之昏哉又思曰人亦有此明德居已于明而居人于昏豈理也我又思曰明德天下之所同也一民

之有昏德即以累吾之明德豈忍也哉則必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堯舜待其身不以末世待其民而以唐虞之世待其民汲汲焉與天下之人共明此德乃其心之不容自己者惟其有是心也故無我無我故無蔽無蔽而後明德之學通于天下矣苟有一毫有我之心即隔形骸分爾我與天地不相似與萬物不相關此心已不勝其昏瞶雖有願治之懷飾治之具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何者吾之身非一人之身非一家一國之身乃天下之身也吾不能以其身為天

下立標的而祇自私自利卒歸于小人無惑焉易雖
之象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取其上下之皆
明也象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取其明之無間也非
明之無間不足以照四方非上下之皆明不足以化
天下可見大人明德之學如日之麗于天無私照亦
無遺照不照萬物無所用其明大人不仁天下無所
用其德特其仁天下也必自明其德而非無體之用
也其明德也必及于天下而非無用之體也體用一
原物我無間此之謂大人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思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而納諸溝中大人之學皆如是也以先覺覺後覺而
欲明明德于天下之心豈待三聘之勤委之以阿衡
之任而後有哉自莘野而已然矣志伊尹之志則人
人皆為堯舜皆為堯舜斯世不謂之唐虞而何大人
之能事畢矣今之學者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進于
是有三蔽焉成心根結對景即起是謂欲蔽因世所
趨染以成性是謂習蔽執文自據懸意推測是謂識
蔽積是三蔽于心如明鏡積塵未可輕拂非大刮磨

之不能自見其明德又烏能以昏昏使人昭昭乎是
故學者當以明明德於天下為心而其功莫先於格
物格物者去其蔽以復吾之本體也事事物物皆
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使皆明德之流行無復有蔽之
者而後知可致意可誠心可正而身無不脩矣推之
家國天下不安有不理者哉不是之務而徒曰吾將
明明德于天下則秉鈞當軸者孰不自托于阿衡而
天下卒不被堯舜之澤有以也

脩其天爵論 館課

天之所以命我者至尊至貴者也君子於天之至尊
至貴者慎修之而不敢廢焉故天下之貴且尊者舉
不可得而踰也何者天子之命為諸侯也卿大夫莫
得而踰焉諸侯之命為卿大夫也士庶人莫得而踰
焉况受命于天者人豈得而踰之哉古之君子知天
之爵也內人之爵也外內者可求而外者非我所能
與也故務從天而不從人戴仁蹈義非以援進也秉
忠履信非以要寵也敦善行而不怠非以干祿也務
全其天之所以命我者耳此外何容心焉然而百姓

誠賴其仁義足以懷之也不得不為之豐其品扶相
率而務隆之以求處厚誠籍其忠信足以鎮之也不
得不為之多其藩飾相率而務逸之以求處安誠嘉
其樂善足以風之也故相率而為之物象以颺之為
之歌樂以聲之以求處情是故詢衆庶者舉焉籲俊
宅者任焉不期尊而自尊不與貴期而人自貴之雖
欲獨善其身不可得已今之君子非皆不知天爵之
當備也援進焉耳要寵焉耳干祿焉耳人爵得而天
爵棄矣幾何不蒙天之譴也哉何者人爵之不脩君

將加譴焉棄其天爵是天之瘵官也天其若之何甚
矣天爵之不可不脩也今夫桀紂之爵莫踰焉孔顏
匹夫也執途之人名之以桀紂則怫然怒名之以孔
顏雖賢且顯者蹙然不敢當孔顏修天爵者也桀紂
棄天爵者也襲其脩之之名而跡夫棄之之行是却
走而求及前人也其左歟然則欲天爵之修當何
如柳子厚之論天爵也曰明與志而已夫明與志非
天爵也所以修其天爵者也唯見之明故不眩于天
人之判唯志之定故不撓于利害之衝修天爵者慎

斯以往尚何愧丁古之君子歟

雜著

西伯勘黎

文王之時周德盛矣猶臣也紂之在上苟非逆命朝覲會同之禮寧敢廢乎方其勘黎天下皆知不利于殷矣祖伊之諫直且危也紂廼責命于天若無可奈何者夫能囚之姜里寧不能戮之亳乎知文王之不利而未敢以致誅受祖伊之危言而未嘗以興怒以紂之惡何能容忍若此豈三代以上雖甚無道之世

猶不得以非法歸罪

西北者武王也西北之

勘黎即湯之征亳近之矣

宋臨可翁先生贊

歸乎仰之泰嶽中央廓乎象之滄海混茫炳如虎變
不如星芒孕和毓粹玉質金相維臣之範維民之章
樞衣弟子日覲耿光璠璣之佩雲錦之裳大昕鼓徵
升絃孔堂講德問業洪鍾鏗鏘大叩應宮小叩流商
煦我春風披襟以當長之養之教思無疆自江徂粵
咸知嚮方卓爾大雅天縱其長允文允武是憲是常

黠彼海夷時肆勦 天子命之撫鎮海邦來威遠
喙顯允孔彰儲峙日豐漕無滯航懿厚基業先以意
量計登台衡春滿八荒隳我庶士同躋中厥敷其緒
餘迄可芬芳如彼巨材倚為棟梁亦有中共成巖
廊揚師標漢高教佐唐位與德符萬夫之望閩有三
鳳公少最良翮彼九苞鳴以歸昌雖雖中于彼高
岡鳳兮鳳兮中之陽寧與凡鳥群為中翔識與不
識快觀稱中嗟鳳兮其德允臧靈臺比晉貌則孔
陽以示後人永懷不忘

演連珠八首

皆所公養痾衡門十有七年益邃于聖賢之學貴仰
止久矣近以 特詔起薦紳之士爭一觀之為快貴
竊源侍日聞緒言公亦不鄙而誘掖之茲陟罔卿入
滁滁固陽明先生倡道地也公其繼美哉將別公出
一卷使同志二三友各書數語以志別貴忘其菲陋
敬作演連珠八首錄上就正
蓋聞道蟠宇宙各充飲于江河性攝乾坤總歸神于
橐籥是以靈根碩而其幹自繁潢潦盈而其流易涸

善殖學者本寔務滋善導川者源不辭淪
蓋聞大君寬則望舒眺侯王肅則月側匿感際於天
應執其極運屯固寶懷以自娛世泰必茅拔以為吉
故九苞之鳥有嬉夷之辰一角之麟正來藪之日
蓋聞玉韞山輝登周廟則合瑞多方珠藏澤媚致昊
庭則懷服四國縱鹿臺良產孰非追琢所成苟赤水
有遺豈是离珠可得是以軒皇有象罔之嘆衛武嚴
磋磨之飭

蓋聞一真造乎萬象尚象化于一真苟真性之未

空見影中之影一
紛紛酬酢眠若晝夜之遷應止無礙湛湛靈明炯如
日月之照景入常新

蓋聞景鍾未叩其音自洪及其既叩與未叩同何則
靜含動機神蘊器中順風而呼至則速矣而易為眩
登高而招見則遠矣而難為容

蓋聞塞淵藩駉駉之群無邪起牡馬之咏何則萬物
備于我我叩鑄鑪一體達諸人人隨藻鏡故雄箴用
戒于罔愆罔命通詳乎惟正

蓋聞汪洋之陂千頃悉資其潤大塊之噫萬籟各呈其聲是以谷虛則響答川受則施宏管之步也甚微能測昊窮之大燭之及也無遠可續返照之明蓋聞唐虞弘化大虛片雲孔孟傳心靈丹一粒是以豚魚惟誠可格純乎穆穆之真潛龍以躍自試惕若乾乾之德隨緣雨施乃見天則

書芸窗採集篇

夫君子不貴異物賤用物不以異物加于用物也若夫金玉珠寶以飾車服昭等威象圖于鼎慍解于絃

自虞夏莫之廢已商低昂辯真贗母令燕石重于玉卞璞別于工君子何譏焉歐公集古珍玩甚夥而問教仲臣多得之原父子友胡太史秋宇善識古奇器間示予以內侍平田馬公所為金寶琴畫芸窗採集何益歎於低昂商之真贗辯之也他日秋宇嗣歐公而有述此豈不為原父之敦臣也與哉

議

讀濮議

予讀宋紹熙間孫謙益王伯芻所校歐公濮議引經

據義委曲詳明於禮誠協矣當時兩制臺官如呂誨
范純仁呂大防皆名儒也極其詆斥皆以稱皇伯為
當至謂修議行必召水旱之災何其謬歟方大慶禮
成加恩諸王大臣中書遂請追尊濮王乃天理人情
之不容已者獨歐公畏紛紛之言猶有未盡然耳所
議止於稱親未正皇考皇妣之號止於置園未立廟
於京師未見有追尊之禮是諸王大臣皆得嘉恩獨
於其所生之親憇然無所用其情何厚于諸王大臣
而薄于其親也非其議者必曰父仁宗不得稱濮王
王兩父之似于仁宗建立之恩薄矣夫禮稱所後曰
父稱所生亦曰父矧制有二父寧不可以兩父之易
之以伯以叔者世俗之見非禮也于太廟稱仁宗以
皇考于別廟稱濮王以皇考寧至于忘仁宗之德而
傷太后之心乎夫所生所後既皆得稱子未有子為
天子不以天子尊其父也凡為人子皆得祀其親未
有天子于所生之父四時之享不得一親祀之于京
師也是稱皇考皇妣別立廟京師乃為盡制當時未
有主之者後吳仁傑作濮議墨守二十篇意在助公

王兩父之似于仁宗建立之恩薄矣夫禮稱所後曰
父稱所生亦曰父矧制有二父寧不可以兩父之易
之以伯以叔者世俗之見非禮也于太廟稱仁宗以
皇考于別廟稱濮王以皇考寧至于忘仁宗之德而
傷太后之心乎夫所生所後既皆得稱子未有子為
天子不以天子尊其父也凡為人子皆得祀其親未
有天子于所生之父四時之享不得一親祀之于京
師也是稱皇考皇妣別立廟京師乃為盡制當時未
有主之者後吳仁傑作濮議墨守二十篇意在助公

亦未見能廣公之議以定追尊之禮惟公自作濮議
序乃謂事固有難明于當時而有待于後世蓋為此
也何一置園稱親遂衆非之至以決去就臺官所見
未明誠可謂昧于禮矣公忿其所議未當詆以大甚
廼奏為誣上欺君怨怒不平專恣賣直是啓人君拒
諫之端非廣忠益之道也予獨善宋以忠厚立國重
臺諫之臣可謂至矣天子欲尊其父畏臺諫之議而
不敢行至以榜朝堂手詔安其心大臣欲從天子尊
其父畏臺諫之議而不敢定雖有太后手詔猶奏辭
免不肯奉可為萬世重言官之法

浣所李公文集卷之六終

卷之二

三十一

陽人甘養已慈掩新制加西人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沈所李公文集卷之七

書類

答陳幼溪侍御書

頃讀公陳災䟽不惟全楚賴之寔東南之幸宗社稷之福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非忠誠之至豈能回天若此朝議咸謂陳災第一䟽又謂臺中第一䟽視抗節而無裨者萬萬矣人咸為慶僕被寵光尤多所聞德政不一而足此則最大者耳僕何知徒有一日之雅公用情獨厚昔拯我于厄舉家啣結別

時禮意繾綣茲復拜 隆施焉何能堪何能酬惟彼
此以德業自樹無負明時無貽知己者羞乃所報也
使旋肅此佈 謝書與神馳

答友人書

道駕寓京辱 開牖於弟特至匆匆違隔已復經時
每注擬 丰神未嘗不馳心于楚嶽伏承 翰教篤
眷彌隆盥誦再三恍若面晤 兄習靜有年已登道
岸人方切甘霖之望復圖養痾視古賢遑遑之道何
如第 德意所鍾非徒錄存者所能測 來教云高

明脫灑不掛一絲者心體所以為虛事事物各有
天則者心體之所以為實是即易中乎之義心學之
標的也中乎誠也乃聖功之本以全體言二陰居中
即心體之虛以二體言二陽居中即心體之實至虛
之實實而非固至實之虛虛而非無虛實相生誠所
由立所謂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者也但高
明脫灑不掛一絲境界未易輕涉未易常保不有戒
慎之心主之時時提警恐悠悠蕩蕩終流于暗塞之
歸事事物物固各有天則而事無定形則無定在有

感即應不暇思惟略涉安排即非天則循其所發恐不免有過不及之差工夫要領未知所在 兄最深造而有得者肯為第一指南乎竊謂古人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功夫乃所以立誠使吾良知之不昧者無動無靜無應無感無一息之或間也誠立故虛虛故一絲不存誠立故實實故天則乃見弟近以立誠為致良知之本方從事於此而一暴十寒舊習時來牽引不識終能進步否不墮落否 仁兄幸不吝 玉音開其迷途使得時見一班肉骨之惠 懸心吐風

末由假翼惟垂矜

答程宇和書

承惠新刻大學古本知 執事用心之勤且正此書沉湮千古得程朱表章之猶沿以章斷又得 陽明先生會通之然後聖學始昭晰已井田之制開于軒皇至周而大備豈謂周能有加於軒皇哉先生直從原頭看出會之于心脉絡自貫不沿于章斷不泥于舊聞譬若遡流者尋其委于程朱窮其源于古本豈以古本求異于程朱乎使先生親遊于程朱之門程

朱曰依古本恐有斷簡先生曰依古本原無斷簡從
旁而剖析之程朱未必不以為助我也依古本豈得
為背程朱尊程朱者又豈在于從其章斷哉若使古
本出于今日今本不經程朱訂補如出于孔壁出于
汲冢出于响嶺山未必不以為周鼎商彝且將以議
漢儒矣何當時多以此非詆先生者甚矣舊聞之溺
人也後又得 廓翁師推明之即今疑信者始相半
信者自信疑者自疑要在有得于心古今從事聖賢
之學者不少即不敢望顏曾雖薦信聖人如子夏者

亦甚寥寥蓋信之章句信之舊聞者衆而信之以心
者鮮矣信之以心者有得于心者也 執事倘有得
于心願以告僕相與交勉之使旋附此佈 謝臨風
延注

與周洞若

春初辱惠 翰教率爾奉 荅時有南宮之役未蔡
欲言今之同志為己之學與人為善之心孰有如
兄之真切弟佩服夙教寧敢自棄前此弟以勵節砥
行斯可矣良知之說雖時聞之未有得也今賴諸兄

猛策之微見一斑始信良知真發千古之秘不離寸
節行而為節行之本原致良知則節行自立徒爾勵
節砥行則知必有所藉古人所謂豪傑而未聞道者
深悔前之怠且踈而思以進其知乃不有三大賢者
之聲咳以振其弟之昏聩可恨可恨救邑鄧子弟校
士所得者性姿和毅第甚器之今授雄屬同安尹因
其輒以政來訪弟仕十三年尚未試於政無以答之
謬集五先生郡邑政跡授之俾知所取法幸有允蒞
之于上即今之五先生也希時誘掖之使小有成必

能稱兄之驅使者所集去人鄧子呈之併以 教弟
感感臨風南企無任馳神

答呂沃洲先生書

自世之豪傑競鶩于功利辭章至身心之學棄而不
講是舍其田以耘人之田者也間有講身心之學者
貴自束髮願為之執鞭容或念非真切行非篤實恐
亦未可與適道已是鹵莽滅裂其耕耘者也世之人
見功利辭章者之炫赫如彼鹵莽滅裂者之無成又
如此迺相率而訾笑之以為不如功利辭章之足以

取世資曰苟能是是亦足矣何必然是以五穀不熟
不如萑稗遂樹萑稗而棄五穀者也人心之田幾何
而不荒且蕪耶今之勤勤悵悵主中州斯道之盟者
自 東郭老師 南野老師 雙江先生彫喪之後
惟數君子而已 翁其一也貴侍 翁教有年矣竊
見 冲襟弘度灼見性真深有得于良知之學每以
近裏著己為念亦以此教誘同志之士與共適于道
蓋耕而獲菑而畚復欲以稼穡之道教利天下者也
是以貴得奉其末議佩服不敢忘苦居三年益復著

塞甫入京值 翁有滇南之命無緣詳領 至教為
恨但貴庸劣亦不敢自棄其田惟氣昏志怠頻復頻
失終不免為鹵莽滅裂其耕耘者矣其何能獲幸
翁毋金玉其音時一振其聵則生死骨肉之惠也適
拜 袞翰良深感戢昔者孔孟日遑遑馬席不暇暖
求以佐一國之君以行其道而不可得滇南雖遠猶
在齊晉之間不特魯與滕而已 翁以上卿之亞立
可躋臺衡

天子以德柔遠出翁撫綏之必將有大造于滇南以

盡行孔孟之所志為吾道光已何幸何幸使旋肅茲
代 候臨風無任依企之至

答陳近衡書

安德之遇天寵以良緣不數語而別又未嘗不恨其
匆匆也近披 華札知 道駕經南浦去弟居百里
耳數千里外不期而遇于安德百里內可期而竟不
使一晤于南浦何悵如之 兄蹤跡遍海內可謂達
觀若弟株守一廬良可慚慙承 諭良知本于初念
有神明不測之妙發揮甚當讀之躍然起蒙蓋初念

即乍見怵惕之心容不得一毫安排意見若納交要
譽惡聲即落安排意見者初念也孟子指出說人良
心最為親切弟嘗謂此乃 陽明先生說良知之正
脉今人妄認念頭起處即為初念遂使種種習心執
定不移何異認賊作子正毫釐千里之謬 兄以為
何如弟之毀訾弟非惟不能辨且未敢問其所自承
惓惓加意良深感愧去歲弟至家藉庇產一幼兒數
日內得一痰疾日遑遑求醫治之不能多及統希
炤諒

奉都憲胡栢泉翁書

貴自童年竊慕下風將執贄而無由繼溢任籍十年于茲迺不獲一望 顏色頃者江南毒于寇

天子憫焉簡 翁之重以鎮撫之甚大惠也私竊自慶古人不以萬戶侯易一鬼之願今可酬已時貴避寇入省 翁方開府顧斬焉在疚寧敢以縶 謁犯禮賈罪于 長者是懼逡巡而歸迺心則遐謂中藏未嘗一日敢忘左右也此豈敢競勢云爾玆以 翁為中州主斯道盟有志者寧肯自棄于 門下日月

不居先母奄踰服闋餘哀在衷病暑未能即出乃辱翰教俯賜奠慰存沒啣感 禮施於無所先容之士惠受于素所積望之門寧敢以例常拜德貴闇昧無識嘗奉讀 東遊南浮及內外諸篇知 翁文翰間莫非以天下為心且知所得淵淵乎非末學所能測及覩 下車應變不避艱險拯民水火登諸衽席智勇忠誠縷縷具見不以寇退為無虞練三大營以備調攻設諸親兵以便防守且衆聚多爭爭而操戈懼有忘身之患訓練之餘使跪聽

聖諭冒民于和睦之中而默摧其鸚狼之氣防盜而
化民之術寓焉幸而天禡寇魄渠魁授首漸近蕩平
尚賴 專委能官分地簡教若查盤然近邑遐陬市
廛鄉落一體舉行務効實效不事虛文則江民子孫
世世守之何患之不可禦何化之不可行計日 秉
樞當軸康濟海內江南非首善之地乎碌碌如貴志
立而難持迷開而復錮方克勵之未能敢聲迹之可
炫仰仗 大人錫極一起其愚生平之願也對使端
肅申 謝併佈下誠無任依戀之至

與郭漳源太守書

辱以南宮之故 愛有加于舊入都三年情誼尤篤
相引相繩以適於義生之受益弘多矣別來惘惘寔
難于情 執事明敏練達誠于任事勇于有為衆所
推服者茲 出守雄郡何不可勝猶以難措手為言
足以仰知虛受之懷矣夫齊中自昔稱劇所轄州邑
三十勢甚尊矣撫按藩臬攸萃所承事者非一日有
給焉而河工復興民方曉曉尊則易于忽近則易于
征承事者多難于周新後民於苦地難于撫 執事

以鉅材真意備慮而從之則吾江人 趙莊靖公之
偉績區區有厚望焉遠承 翰惠附此代謝臨風馳思

與蔣日峰書

曩辱 翰貺答刺擬徹 記室近觀

明旨知 公不必入覲使得久其澤於民則相見之
期尚遠必在榮取時矣守令於民最親得以行其志
而令尤親故豪傑之士多樂居之然輕視之則政多
慢重視之則政多拘寬猛合其宜競絀適其節要不
失父母斯民之體可也士欲立義興道毋論難易而

後能行之立身著名毋論利害而後能成之 高明
必有以諒此貴方濛濛未履實境何知焉附此代佈

統希 委鑒

與縣尹楊明齋書

貴綠家母遘疾得 請扶侍南還詎意罪逆深重家
母即世旅次悼心失圖百禮俱廢廼辱遠使貺奠重
以 佳章哀感曷勝望風生愴日者側名南宮於執
事謬托知己譬言如良璧人人咸自珍賈貴何有焉近
聞 新政甚飫卓卓為一方愛戴雖當叢委利器益

別貴亦竊自慶來諭所云真得為政要領古人謂當
大事者須誠與才合而誠尤所可自盡者令之體在
愛民苟誠心愛民則撫循愛也威撻之亦愛也逶詳
愛也速決之無留亦愛也宣惠于下愛也恭順於長
亦愛也 執事任是以往雖龔卓奚讓焉願終勗之
使旋肅茲代謝喪次哽塞容面佈不盡

又

僕在疚沐 款稠至更拜惠之及不我遐遺 高情
厚誼良用感戢承 諭加意丈量極為善政 執事

明達之才真實之意辨此自有餘裕豐邑多耗豐民
望此舉甚久少巖吉陽二公嘗與僕論銳意欲行而
竟不果以司牧者不得如執事力承之也是法行一
邑子孫百世之利要在委任得人稽察有道執御虛
之術嚴欺隱之罰不憚履畝之勞而後可不然林林
弊冗紛紛訟端亦由此而起僕不練于事為老生常
談執事其以僕為笑乎使旋佈此代謝入秋擬得而
盡所欲言

又

執事養深材鉅不避難厄以立身交遊中所絕少者
曩巨盜逼城耐用梟騎襲斬其支黨使不敢分掠乃
為主軍者掩其功而繩以遠坐江人至今恨之及有
新命而新代者復至又以賢為撫按所勉留任以丈
量半年餘竟就緒夫丈量雖當職者猶憚而不為以
委諸後人矣矧錢更之民難使深分之弊易叢局離
必急于赴功稅增每速于興謗賴乃士民帖然頌戴
永為準直非執事之清勤公敏人心素服能若此哉
茲者之擢當途猶未愜于崇顯亦已見其端矣敢不

為賀乃辱命翰貺之及茲之念我獨至且知 駐節
于淮淮固衝疲地也於極西 裕如矣士大夫過者
例一出訪之亦可為取善之一助未足厭也目擊流
移曠土必有安輯之策以贊當事者行之寧為侵官
乎僕再叨後南宮而雲貴所得士居其三龔許蔣皆
才猷過人能自守者僕所深喜不識能踵執事芳躅
併及之使旋附此佈謝相望遼邈覩縷未

悉更希 委焯

答王四山侍御書

執事衷淵懿而外簡重僕所願承下風者廼辱 過
推忘其青於藍而不忘所出禮彌恭愛彌篤使僕慚
慙深矣近聆 翰教知己榮履忻慰無量 執事所
按包二晉關洛地甚廣而務甚簡以鉅材臨之裕如
已然 雄秩固不專于鹺政激揚風教廼所兼司激
揚以勸吏風教以勸民而風教尤大焉固非世吏之
所急實賢哲之所先圖者欲端風教必示之標頃者
三晉諸公為予道路安長治有義門仇氏者六世同
百口合食能化其鄉皆為善人家有範鄉有約今

遵行之不廢甚敬仰之文川入京因求得範約一讀
數日不釋手詎意三代既往乃有三代之遺民若此
此真風教之大者僕思欲以表揚之而力未能又思
能以表揚之者莫如執事好義而急風教者亦莫如
執事敬以範約呈入執事廣訪如得其實風其守令
上之使得表為義門以為三晉之標不無裨于 善
政之萬一其門已三得表為孝子未及表為義門誠
若有待僕初與仇無一面之知無一刺之通徒以好
義之心迫之乃欲增壤于岱助涓於海其他區區瑣

務僕不敢干與焉惟執事諒之

與韓懷南公祖書

客冬 臺駕來巡救邑父老舉忻忻加額若赤子之
顧復慈母口頌而心祝亦希曠之見也貴在疚不能
為禮負慝何可言惟海度包荒之方今四郊多壘寇
賊烽起茲葦爾者焚掠地方不即就殲殪已為可憾
何迺致我南華公祖不得其死傷哉震鄰之惕日夕
不安枕救邑百無可恃惟恃我 公威德素著當有
以庇一方而懾窮寇之心者萬萬可無虞古語寒至

而索衣未晚也救邑之城非寒至之衣乎賴公之惠
茲已可望成貴媿無可以效忠效勞臺下尚仗公提
領于上令下百執事各盡其能使城堅而可久則千
百世之澤也貴不敢時以縑謁賈罪謹顙力佈候興
居併致謝私統乞垂鑒

與周卿夏敬所書

日者家叔北來附疏代 候擬徹記室近得讀六公
與 撫按論築城書不勝感激豐邑萬年之利實係
於此客歲弟嘗與撫按守巡慷慨言之亦咸以為然

惜弟之力薄而肯任其事者亦鮮獨古松公輸情
謂在京惟公言之不置數公或語或默若不甚急者
弟因陳其故廼銳然欲行之於是王尹之調王尹
慈良奉公於築城意甚殷漸卜日興工矣王尹兩月
必有事于場屋再越月又以入覲行其間得盡心于
所事者幾何時弟私計之有事地分守令免朝覲
亦近例也今粵寇掠燬萬安逼泰和倘據上流而下
莫知止息聞寇四千卒至崇仁殺掠無筭念六日餘
即今尚未散也其情叵測邑去崇仁百里而近且流

弟道于豐之意豐民之困奔竄弟病苦在疚數
日不食言夕不安枕此其為無事之時乎公言重九
節備疎致書撫按身王尹入覲以成大役以終大患
如緩不及事則本府二王別駕俱為豐民所習服者
身委以責其成亦可也古松公已發銀千餘兩本縣
發粟銀二千餘兩惟料城之費當二萬而估計僅九
千何以充之須得撫按量移給濟而後可無給濟無
專官而望其成功亦難矣公子奉太老夫人居全
城萬萬無虞以代公之孝養惟是桑梓之地竊謂公

亦不能一日忘情也知公欲期城之成甚切恃愛不覺言之贅贅乞諒之

又

公行千里入粵載離寒暑弟在荒塞每念高懷未嘗不快快終日也江省素稱樂土連年寇攘內訌慘毒不忍言吾豐亦被蹂掠比他邑特輕耳幸賴當道諸公加意城堞已就屹然可觀公之初議償于今日使南公之敏練亦不能速成其功若此後雖有警有城可憑矣恭聞仗鉞提十萬之兵以擣賊巢此

大計也以公敏達多謀精于兵伍草薙而禽獮之不能矣賊以刦掠為生清野不得掠雖列寨而守不能久聚我時其饋餉察其技變明其刀斗嚴其部伍以破之攻其瑕以寒之伺其出以邀之用其奇以襲之乘其怠以擊之招其黨以孤之乃公謀之有素者何賊之難平但恐賊敗之後四出奔竄為地方之患尤仗公熟慮而善圖之則莫大之功亦有莫大之福弟當作饒歌以頌榮陟在即面晤伊邇使來附此佈謝臨風無任繾綣

答節推晏惺臺書

春暮拜 手教之辱茲復蒙矐念 翰貺稠至一公
之用情無乃大厚乎區區媿無以承之爾夫政貴以
時刑期于中惟時中故曰祥霆震天之刑威也春以
奮迅為祥秋以歛聲為祥反是不得謂之祥矣寓惻
怛之意於明斷之中毋失入亦毋使失出則施刑者
無怒而刑者無怨已孰如執事明允者奚喋喋為承
諭加意于祥刑故併及之來教領悉使旋草此佈謝
臨風增懷

又

曩承光賁敝廬劇談盡一夕之歡晨即怏怏解纜猶
計返駕得以續此少展區區不意寧舟未泊今復從
陸末緣一晤而別因追悔前之失款媿慙祇深更辱
遠使惠貺示以榮行之期彌感至誼荒落如鄙人時
所棄者獨公敦尚一日之雅相信特深斷金莫喻屢
枉玉趾誨存過辱推禮類非鄙人所能堪也公為時
碩彥朝紳共仰今茲北上 審垣之召日月以幾亦
知愛所翹企者夫子嘗謂恕之一言終身行之蓋可

以事上可以使下可以交于左右先儒謂無忠做恕
不出僕又謂無恕則忠亦不能行故夫子一貫之道
亦不過曰忠恕而已公于此學體驗力久僕為此喋
喋亦相期共勉以效昔人贈言之義爾禮宜走餞緣
家君偶疾不敢遠出敬遣力代躬統惟紹諒

與陳守默書

節使南懸萍蹤北寄參辰易次殊切瞻懷恨無擲杖
之術劇展衷曲兩拜袞翰重以佳章令人遐思飄然
翩翩有凌風之想愧白雪調高非下里巴人所能和

也敘廬再辱俯臨蓬華立彩時及家君荷德尤深骨
肉誼真諒不以簡瀆見罪微邑宰少愚年兄道經必
得款洽其猷為與守我同升輩所推許兄所知也宰
吾豐邑多愛而不毒民以苛慎賦而不棘民以歛儉
費而不匱民以財均役而不羸民以力豪狡者默藏
其奸善良者顯沐其庇法所行不以勢撓惠所遺不
以文拘其設施直以古循吏自期待而未嘗苟趨時
好民甚德焉誠無愧于民之父母矣近聞當道諸老
亦許其清慎勤而病其不敏夫清慎勤當官之道盡

是所當旌舉者若不敏又非所以論少愚少愚之才
弟心知其甚敏或謂不敏必薄書期會詳審求全不
欲速成要亦君子之過也或坐此不見表異恐後之
勉為善者怠矣甚非豐民之福弟相信之深恃均年
雅故敢盡布於侍者倘獲昂言推獎俾其善得聞於
當道諸老以為激揚之一助是即兄之激揚弟與少
愚未敢以私惠歸德也使旋謹佈候私因併及此以
樂道人善之心進言于樂聞人善如兄者故不覺其
贅幸賜諒臨楮種種意統祈臺昭不宣

復韓懷南文宗書

貴在疚三年未堪多難輒失叅承于 長者是懼時
雖服闋循省罪慝日惴惴焉寧敢領賀敝邑百年以
來無志誠為廢典仰承 加意修葺其盛心也貴之
荒謬素辱 公知敕邑文而顯者尚多乃下委於貴
固公之垂禮不肖而自揣實非所堪曩歲西翁古翁
皆以邑志為歎思得當道諸公下令博採彙寄分修
于京邸寔貴所稔聞者茲公既有成命凡為豐謀者
皆千百年之計貴敢不忘其陋以效涓勞敬從諸文

學輯故蹟尚仗公之例發凡以為宗依且携北上取
裁于諸公庶可望為成書已若使貴為之恐滋楮生
之誚以孤盛舉使旋肅此佈謝併吐愚赤伏乞垂矧

答李克齋翁書

春間舍弟行曾一奉啓竟未嗣上為罪廼辱翰惠俯
領端肅拜登曷勝感悚貴謏駁無似 翁所知也委
以望邑百年未修之志誠非所堪當途諸公徒以其
優暇不知其不才而謬使之夙夜祇懼無以塞責惟
翁詳教之貴賤且愚寧敢專焉承諭地理苦于紀載

之難工人物善于評品之難核以羽蓋得史之三昧故
二語足為史標矣茲志草將成貢方圖走力就正未
有便盛使至忻躍何如敢不罄其愚今僭定為紀一
以紀邑之沿革考五星野疆域封爵秩官科貢為上
冊志八山川風俗建置學校食貨秩祀溝洫藝文山
川倣諸山海經藝文倣諸漢書載名公所著書目及
事關一邑文數篇而已是為中冊列傳為下冊名宦
悉遵文恪公所錄惟增顧尹一人以有平難功獨人
物傳誠如所云核實甚難也且湖州臨江二名郡人

物止一百三十傳吾豐正統十年以前悉依舊志嘉靖四年以前悉依通志今計之已一百八十傳矣後有當增者又不下數十傳恐不免于繁紊統候尊裁使貴得拳而守若翁道術功烈文章卓越時輩乃古所謂社稷臣者豐之山川猶藉以為榮貴何有焉憲副公遺行碑人湖翁高雅貴所夙欽敢不仰承厚德使旋肅此代候請教申佈謝悃臨風無任瞻戀

答鄔劍泉

藁者 台駕抵省心切趨迎擬將榮省必得候于江

干詎意寶舟晚泊無楫不能西渡會月洲允約將同訪又不果行罪積孔多廼辱翰教感悚曷勝承諭邑志百年曠事貴何人斯誠非所堪當塗諸公徒以貴在優暇不知其不才而謬使之貴奉命以來夙夜祇懼恐蹈前失開局時各自誓云有一毫苟且者明有人非幽有鬼責聽者竦然邑中凡有志事來教貴並不敢受一果亦不敢出一言訾議于先達自謂公則公矣其體裁未當議論未協文采未彰考核未精可慚者尚多耳惟 翁學博識高有經緯天地之具乃

貴所師模者仰仗為之總裁貴效蒐採之勞為左右
使幸甚幸甚方欲稿成請教書人天凍艱于繕寫謹
以一紀五表八志呈上諸傳尚寫未完惟列名以待
取裁統乞翁剛定斤正凡有指示貴敢不祇承之此
貴區區之下誠亦一邑之願也幸賜垂諒餘容躬謁
罄所欲言

答喻洪江書

別久思深晤難望積忽拜 袞翰教我愛我骨肉至
誼折慰良多近聞德政已彰獲上信下罔不如願希

用譽召霸有期救邑百年無志客秋王邑侯見委
弟三繼不獲而當塗諸公之檄紛至矣弟遂強顏諾
之亦惟蒐採以待能者不意已成快聞于諸公不能
聞矣寧能逃于誹笑者哉又不虞其事之難處紛紛
有如此者益服兄之高識恨未蚤以告我耳但是非
毀譽自有定數非弟所敢辭弟易賤跡非有他也職
文而不文愧復以文聞耳弟所深病者昏雜之氣勝
思以澡浴之未能廼以浣名所為日警也其音之近
易誠如尊諭者統此佈復併謝高懷伏惟臺炤

答顧冲庵僉憲書

千里辱使展玩華緘丰神在目數年違隔之情垂念之切藹然可挹重以厚貺更及家君至優渥已舍弟復辱過禮併道公加意于僕繾綣無已溢于言外自顧謏劣何以堪之祇深愧感爾武平一道界我江邦昔年不靖幸流及於敝邑今茲輯寧安枕數年已更仗公執憲庶平之聲聞于四遠甘潤之餘被我江邦豈淺淺哉坐臥雖未愜與屬利器別於盤錯樞衡固自在也惟是士風日墜就靡上大夫持議諸司不

論可否群然和之莫敢執其非少忤者必怒且罰國是何由而定乎僕嘗以迂拙蹈是公亦有此如何使旋肅此代謝臨風悵然

答龔建齋書

僕無似祇以校藝納交于公不意得一有道君子也方竊自慶迺辱過禮見推媿非所堪別且五稔戀戀之懷不能釋在京時僅知以內艱歸又以道阻失慰自是山居岑寂經年不覩仕版不知榮補何地忽枉華緘展玩躍如足認相念之深寵以厚貺祇益感

媿又知江陰之補此劇邑也其將別利器于盤錯乎
執事養邃才宏而達于事宜無不勝也茲入覲旌賢
錫宴賜錕必首膺之已先儒政蹟不過為我輩相勸
之助詎意四山刻之晉洛川宜亭刻之閩執事復有
刻祇益僕之媿已原使入京肅茲佈謝併道區區統
希原炤

答蔡念所書

執事丰標高遠神韻通拔張羅者爭致之若麟鳳然
偶自區區得之重梓里之光緒平生之好益深自慶

敢歸私德乎過辱高賢見推負漸寔多遠隔千里緬
懷彌切茲辱華楫重以厚貺披領之餘恍若面晤浣
慰何如祇深悚及榮履以來平誠詳允署篆明達政
聲卓異為兩浙之冠初於攜李人聞之繼于石泉尤
歷歷誦之喜可知已執事自千頃陂僕縱欲效涓瀝
之助其何能然道無止息學亦無止息有志者須以
古賢自期待時以兢兢之心持之毋以既孚而安毋
以歷久而怠毋以勢怵而隨他日臺衡之寄此固其
發軔矣使旋肅此佈謝臨風悵然

啓

上謝太東翁老師啓

貴以猥庸過蒙知遇登龍門而竊慶敢云增價有期仰山斗以興嗟深愧攀躋無地涓埃未罄覆冒難酬恭惟我師德矣前哲望重朝端文追班馬之遺志接伊周之緒蚤垂標於楚夢獨步擅場繼騰駕於詞林餘陰滿院展矣儒宗柱礎允作士類模儀是以瑣闥繩愆五色線能補應龍之袞南宮籲俊萬間厦兼收枯櫟之材遂使蔓草托根謝砌積李得種狄門鸚

表振幽既生成之有自鴻鍾應叩復鼓鑄之無方幸叨清切之班均膺甄陶之賜頃緣乏使謬與典文閱無停時猶慮有遺珠之嘆坐以待旦難圖就側席之安敢謂舉不失賢是亦勞于求士殆猶壯夫乳子而識恩大海因暘乃知潤也敢不蕪策疲鷲鑄磨朽鈍懼有朝夕之戾以貽羞於知己勉竭萬一之愚以少答乎至仁小子非有造者我師其終教之南懸函丈久悵臯比之遐北待輶車即覩台光之近企戀無任垂鑒不宣

傳

楊鳩居傳

楊鳩居者四明慈谿人慈湖先生之裔家貧好學非其力不食架一斗室于山之隈象古之巢居者或有造之至五人則動搖欲顛因自號鳩居其室數間以自給不給時有菜色鄉薦紳及富室皆鳩居者多所餽遺輒不受慈令霍與瑕善于職事民居問民所疾苦罷行之民無擾焉鳩居因得以治其生理然令持達不檢多忤于上官以核去民咸詣上官保留不

報鳩居曰爵賞為子我者設也子我者絀擾我者崇予感焉遂率邑之義士數人詣闕疏其賢製一鶉衣百結之與家人訣曰令得白則歸不白矢無返期矣至都下疏上竟不能白少保袁公遺之衣暨粟不受鄉達有遺之者槩却之遍書其衣間為楊鳩居之極卒凍餒以死聞者惜之論曰鳩居自食其力知慕孺子之風者卒以死白令為葶于途或病其輕生故以羊角哀之徒擬之雖然生亦可欲也固非協于中道要亦可謂義士矣然令以鳩居死可以自白未為不

遇鳩居以令死而令竟絀絀令者視鳩居之死不有遺媿乎

任副使傳

兵憲任公環山而長治人也癸甲辰進士任尹多治績召入以藩戚出補蘇郡同知時倭寇大掠逼蘓城兵懦器敝莫敢誰何公獨躬擐甲胄出宿城外與士卒同甘苦寇輒來逼公輒欲奔之以故士卒微感奮城中賴以保障督撫以功上陞今職吳中人戴公若父母倚公若長城督撫視公若臂膂咸不能一日捨

去既而生母喪督撫奏以地方多故宜奪情公泣懼不敢離職無何嫡母喪公即以疏慫上許終制始得歸卒飲恨以死聞者無問識不識咸惜之越七年徐給諫師曾以狀聞詔賜贈以旌勸云公性純孝嫡母悍待其生母輒不以禮至人或不平公未嘗有一怨言事之益謹每有窘對嫡母則號泣自責曰環之不孝以致此復於生母則曰嫡之分宜然何敢怨卒使二母諧協且清約自守蒞官十餘年纖芥無取于民其奔喪吳中二大夫以文祭其二母者甚衆公錄

其文以歸遍懸其軸于邱之壁間居鄉未嘗有過行
以故稱之者無間言云論曰跡任公於吳誠可以托
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之忠勇人也善事二母雖
號泣昊天何過焉世方喁喁望為社稷衛然卒位不
稱德年不符仁殆值天之未定歟公忠勇已裸于世
其純孝非其鄉人宜無知者予聞諸裴太史云

浣所李公文集卷之七終





浣所李公文集卷之八

墓表

明樂休仇先生墓表

潞之東火仇氏虎谷王公嘗題其廬曰三晉第一家
夫以三晉之大名位赫而簪組聯以其宗為海內
甲者何限仇氏曷尚之仇氏能以義範于家約于鄉
而諸甲者未必能也曷範之曷約之自樂休先生
始先生諱楫字時濟幼敏悟孝友篤至尊人為善無
以國子生仕為宿州幕幕卑秩也廼務以德化民守



始斬之既而民服其化守廼下之嘗勘災境內所過村落父老輒迎拜道傍先生下馬勞之曰父老良苦父老曰聞自開設以來愛民未有如父母者願一見之爾居二年丁外艱歸宿民泣而追送之者以百計後數年宿民立去思碑涇野呂公記之夫小試之猶足以感化矧大受乎服竟不起築樂休園以見志人故稱之曰樂休先生先生之樂休也非苟以自娛而已廼與從弟國賓王松以及群從昆季立範于家立約于鄉範取諸浦江約取諸藍田冠婚喪祭取諸家禮

書院義學規儀取諸學記又與諸大儒斟酌行之故人易從以身先之故人易化今先生歿且五十餘年範行于家六世同居合食無一違于禮者約行于鄉二百餘家皆興起于善無一遽戾者冢嗣勲以居先生喪有禮弟朴欄以居母喪廬墓皆得奉 詔旌為孝子而里中兄弟異居復合相效廬墓者比比然今之東火駸駸然三代之遺民則先生倡之也先生之賢尚矣哉浚川王公嘗稱其不媿不作直欲與聖賢為徒真知言已予相去遼絕未識先生聞諸太史張子

維敬仰之適其後子進士尚綱以改任至忻然就見其貌恭其德啟誠不媿於其家矣間請曰我仇之得聞于諸君子緊伯父是賴學士栢齋何公幸銘諸幽尚未表諸墓上吳大懼其沒沒無以訓于后也惟子圖之予惟先生德立不朽又得信史銘之何有于鄙人惟是舉也風教存焉不特若昭國寵宣世美而已矧好義之心迫之延謹撮六行誼之大者申告來嗣必家世守其範鄉世守其約以風三晉又以風海內俾皆知所興起焉三代之治不可復見矣乎其世系之

遠卒葬之年日子姓之蕃而公已詳之茲不贅云

友石馮公墓表

友石公者慈之義士也嘉靖丙辰倭寇大肆掠于浙潛至慈慈人不戒遂闔邑為焚死傷相枕公年七十有三同衆奔城南與寇遇寇殺前行者數人驅衆殺衆股栗跪伏願從公獨大罵曰賊狗吾恨老不能殺汝肯汝從耶賊固多閩人志之遂遇害時跪役者皆獲免歸備道其事且曰公無言賊必不害公又曰公少屨衆憐其老思代為之負擔公卒不顧奮言以死

悲夫昔之罵賊死者皆死職也不然上驅之也或者
血氣方剛迫而無所逃焉者也公固布衣耳未有以
驅之且耄矣跪且役宜無足恥矧可以馬牛而曾莫
之為焉非義根於性者能之乎世于死職者多奇之
布衣死者非其子孫之賢泯沒而無傳者比比矣公
死九年其季子給諫君成能予函宮所得土也祈予
表其墓誠懼其泯沒而無傳予何辭公馮姓諱德字
維新友石其別號也自南宋遷于慈族甚蕃碩聞于
海內曾祖諱順贈中憲大夫祖諱真甫諱度為保安

驛丞母朱氏寔生公三歲而朱沒從祖母掬之既冠
業儒屢試優列叔祖郡守松崖公器愛之甫卒于保
安袒跣馳數千里往迎艱苦萬狀比竣事則門戶稍
落外侮薦加培者屢矣公性恬朴以義命自安尤篤
于親不競貨產逋負者貧即捐其償居鄉不為詭隨
有不善輒厲色責之改即已故人鮮怨者善道古人
砥立名行死忠死孝之事每及改節易守者必撫掌
抵膺怒形于色至語民間利病政事得失尤切隱憂
焉平居志行率類此以故氣不以老衰難不以苟免

欵四十以疾罷舉設教于鄉卧授書史不訛一字雖窮約泊如也課二子必以義方俱蚤有蜚聲嘗曰吾家積發之望三世矣其在吾子乎及再不售又勉之曰第需之必在午科已既而給諫果以午未連捷公不及見之而其言已響答矣初娶羅氏生成位女二劉廷相桂孫賢其婿也繼娶丁氏生給諫今方聲望日起立躋華要榮錫而裸揚之殆未艾焉傳曰死得其死者天福也公之死雖未旌于朝而天固福之歟是宜撰其行表諸墓上

誌銘

明故亞中大夫玉峰徐公墓誌銘

正德中宸濠構逆刃劫守臣稱兵趣留都以窺神器大中丞陽明王公首倡義師袁守徐公開變謁王公于吉郡誓擊亂者歸聚得兵五千入從下豫章破之遂與王公計躡濠濠攻皖城不下謀知豫章破即返旆遇兵黃家渡時濠兵甚盛我師寡王公署公為衝鋒破敵官同吉守伍虔守邢臨守戴合勢夾攻濠潰退奔十餘里最濠懸重賞勵將士盡發九江南康兵

以益師我師殊死戰濠大潰最王公廼督伍為火攻
邢擊其左公與戴出其右賊衆奔散濠就擒最凱還
萬人舉手加額江土以寧方戰公不食者二日不解
甲者四日獲賊級一千二十八名穎王公䟽公功與
伍邢戴為第一逾年僅晉左叅無何敘功議陞二級
為左使歸候缺又逾年而致政之命下矣夫賞以酬
功也靖亂之師王公倡之公寔贊之賞不加而廢奪
焉何哉功立而忌生事定而謗騰也於是王公爵伯
矣以白公等功辭者再陟大中丞矣請以已位讓

公蓋二公所共力而稔知者冢宰霍公宗伯黃公咸
奏功賞不酬上命王柱史錫栝之以實闕皆不報公
之功自是益章灼矣公於嘉靖甲辰九月二十二日
卒乙巳二月八日定于縣西南一里許又十二年冢
嗣鄖陽經尉夢雲持其姻粘君狀謁史氏貴請銘貴
江人也世有公施敢辭銘公諱璉字宗獻別號玉峰
世武邑人高祖漢臣曾祖伯能祖敬皆不仕父浩以
公貴封戶部主事母趙氏封太安人公自幼仁厚類
異以古賢哲自期領弘治乙卯鄉薦已未登進士授

民部管京度監臨清稅總理遼東儲峙所蒞有能名
出守嚴三月丁外艱歸復補表再至祛宿蠹摧奸植
善以訓民知義慎武備嚴簡閱以訓勇力之士時使
以故變起倉卒屢能立功者謀之素也退居善自韜
晦絕口不言功日吟咏為樂文典懌詩調高古不作
濃艷語所著有玉峰集十五卷五言詩五卷選唐三
體詩三卷編群書纂要一百九十六卷生成化戊子
七月八日享年七十有七先配盧氏封安人先公卒
生三子長即夢雲次夢說次夢周宜與丞女二一適

武卿訓導牛卿繼室李氏生女一適楊九棘張鳳鳴
少室高氏生一子夢旅生員孫男五學易學詩學書
學記生員延祉幼孫女七曾二鵬搖生員俟化幼曾
孫女三我聞云忠臣事君忘其軀捐其族苟利社稷
則為之濼之當者罔不廉公提兵與角自分忘軀
捐族矧敢念賞不旋踵而元惡授首社稷底定公子
孫賢善介茲壽江民德之武邑人尸祝之雖不以賞
酬奚憾焉於是為之銘銘曰維公之仁極民于焚不
殲其勲維公之義除國之祟不食其利妖鳥既止良

予雖歲其用彌彰蕩蕩江國維公之澤永懷無斁壽考且寧子孫繩繩維德之馨念茲不泯勒諸貞珉以告後人

明故陸石峰先生墓誌銘

徐州刺史陸公卒之六年其配余宜人卒冢嗣文善等經而造予持公姪水部晃山公為公狀及春元范淳齋為宜人狀且泣請曰先君嘗自誌其墓紀時事之槩耳其卓行多未之裸善懼久且湮也願合銘之貴生也後幸拜公範耳宜人之賢稔矣敢辭銘公諱

時望字副之別號石峰始祖諱筠登宋紹興進士官浙師司叅議自撫之金谿徙豐歷七世為公之大父諱翰有逸德以翰粟餉逸 諱旌之父諱理辨守庵娶督學游大昇公孫女寔生公自幼穎異莊重雅飭叔封君南園公侍御成齋公甚器之守庵公為藩掾掾所操者法獨守庵雅好儒有文名以故方伯葉公大叅吳公大奇之不責以吏事遺子婿執弟子禮廉知公奇遂延入于邸共學每試輒稱賞十四補邑庠生時守庵從事于京受天城經尉家務公悉總之井

井有理而益邃于學嘉靖壬午督學邵公校豐士擢
公首是年遂與族兄時泰侄侍御池山公同舉于鄉
而公尤衰然前列捷至守庵公喜曰吾有子克成吾
志矣遂解官歸連上春官不第始入成均大司成雅
重公廼與海內諸彥淬志為文日益精進歸訓諸弟
姪孜孜不倦藉以成立者甚衆庚寅守庵公卒公哀
毀踰禮竭力襄事時公定山未光恙年則余以州
甚衝民苦于役至即調節之無滯旅亦無罷民甚便
之時工役繁興取花班石于徐動以萬計公殫心採

辨時其輸將厚其工直民賴以不擾祖陵

皇陵 皇城諸大工告成併上公勛

上嘉之降四品服俸進階朝列大夫仍視州事徐俗
迎春忌用土牛乃召父老諭以禮意遂歲用之屢獲
豐穰冬無雪為民禋禱輒應至今瑞雪之頌猶在人
耳州有張姓者幼役于官公見其可教蠲其役資給
之使就學已而有聲又某為滑賊所誣已自誣伏按
院怒欲置之死公明其冤竟得免他若興學平賦剔
奸振滯使貂璫不得肆其漁政之縷縷可述類如此

故當途獎者十九薦者三交章薦者五至有稱其清
苦是當衝要慈愛甚益疲民皆確論也諸異政為名
公所紀頌者甚夥三載考績得誥贈其父如其官母
妻為宜人然公厭于奔逐廼告休徐民攀轅至有泣
下者徐有名宦碑自漢迄今以政跡卓異得載者不
過十數人公歸逾年徐人走白當途鑄公名于碑以
示永懷焉居客杜門不事奇尚尤愛禽羣言繼女爾
曲盡其歡既卒殮葬以禮生哀不樂家慶哭于墓二
年孺而天公恤其孤嫁其女如已子築室城南延名

師以課子姓嚴考校俾知激勸族有獲悍率族之長
貳繩之不以恩有司凡糧從先族衆輸每以逋負為
戒日與秋潭李公苔階高公存所范公結杜以詩酒
自娛豐士雅重公行舉于邑侯禮請為鄉飲大賓一
至遂固辭不赴于世味泊如也侍御伊公按江右疏
薦及公公亦未之謝及遘疾即以家事囑冢子自作
壙誌戒母修佛事屬纊時猶云不死于婦人之手所
得之深槩矣公性方嚴行則衣不動襲坐則屹然如
山飲食步履略無聲息御僕隸當大暑必冠而后見

凡百細務必曲加謹焉生于弘治辛亥十月二十三日辰時卒于嘉靖丙辰七月十二日未時享年六十七有七配余宜人諱秀大順鄉甲施潛軒女端懿夙成寡言咲大父精五行嘗曰此女必貴不輕許人迺歸公克執婦道事舅姑以孝聞公得肆力于學宜人內贊寔多后拜封布疏不易其素克勤克儉甚愛諸子佐公義方之訓亦未嘗姑息也視諸媵略無妬忌撫其子如子寸絲尺帛不以私公遘疾三年宜人踰艾矣猶朝夕侍不少間生于弘治癸亥十一月十七日

子時卒于嘉靖辛酉十月十六日未時享年五十有九子四長即文善娶叔祖巴陵尹信齋府君女貴從姑也次文美娶燕窠游氏女次文義娶沙湖丁氏女幼文義娶北門孫氏女文二黃國學生可上李郡庠生勲其婿也孫男一紹科文善文美文義黃氏女宜人出文義側室郭出李氏女李出文善輩聲燁然屢試冠多士翹發有期文美亦儁才行且大用以竟公志矣己未十月十二日巳卜葬公于會昌鄉攸洛花上表之原首子趾午虛其右今且卜以年月日舉宜

人而合葬焉貴為之銘銘曰公之世蕃碩奕如公之
績炳烺于徐公之範嗚嗚于閭 恩之殊紫服緹車
鄉之評比德璠璣誰其相之彼妹者余維德之行允
終令譽厥后克昌享茲慶餘異歸同歲永奠厥居

盧處士墓誌銘

古幽盧翁進士吉甫父也先是有 諸陵之役務甚
殷大司空以乏職請

上命銓部選于諸司忠敏者克之於是吉甫以進士
往日課率者歲餘工將告成忽聞公訃哀感幾敗予

與吉甫同年進士走慰于邸吉甫且泣且拜曰孤不
天禍延先人惟是先人之德不輝是懼子史職也盍
丐一言以彰之乎他日復緣經踵門且泣且拜曰慶
將袒歸卜兆有期矣願子銘之毋讓焉按狀公諱鑑
字克明古幽其別號也國初居汴宣德間河沒城徙
居城東北堤之角橋高祖諱伯通生興興生剛剛生
晟晟有逸德晟娶趙氏生公父幼敏達蚤失怙恃卽
能自樹業性慈惠明允善曲被人于寤厄見有非理
亦面折之不避邑有誣罪至死者公率耆老百人申

救于官司遂得釋族里積逋未償獨以累公雖盡瘁
無怨言蓋其敬義樂施類如此平生不務封殖伯兄
賞餘萬金未嘗羨也薄田三十畝自給焉及兄嗣絕
衆勸收其家公曰吾忍利所有哉博通典故樂與賢
士大夫游灑如也綜理家政甚肅訓諸子以孝友處
家以仁廉蒞官古人泣杖讓肥琴鶴自隨之事日倦
倦稱之以勤言曰昌於時而懋于績厥有由哉嗣是
崇顯可指取而益然不少待惟善積之慶已親承
之矣而寵光被子矣壤尚未艾焉樹德者殆用勸歎

公卒于嘉靖乙卯十一月三十日距生成化辛丑正
月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五先配劉氏生二女長適魯
次聘陶俱先公卒繼配朱氏生子男三長嘉慶即吉
甫娶楊氏次嘉猷娶魯氏女二長適魯先故幼聘儒
士吳思仁孫男二應龍應獬慶之子也茲卜以丙辰
歲三月日葬于城東角橋之次吉甫復遣使自汴來
速予銘銘曰有璞在山有燁其光大澤之中神蛟是
藏孕和習淳厥德孔將皇其念之用晦而彰既壽且
康子孫克昌維嵩峨我維洛泱泱刻茲玄室垂于無

贈刑部署郎中西井周公墓誌銘

邑之西有博雅士曰周氏諱伯通字宜之稱西井先生者號也生弘治壬戌之十有二月卒嘉靖丙辰之四月年五十有四丁巳夏葬里中大石岡卒之十年以仲子時敬貴贈刑部署郎中時敬既拜命恤刑於越圖以贈噉題諸墓勒狀造予請銘貴也鄙媿無以彰先生固讓之而時敬固委之且曰先君歿也孤落第阻淮揚不獲視飯舍為慟茲墓石尚虛大懼闕仗

我先君維爾史爾戚爾偕孤舉彰我先君維爾宜貴詎忍違維貴生也後不足以知先生卅先生善予師南江黃先生師語予曰先生十二能屬文書再目成誦賞負而入市令試以諸史應如響大奇之諸士駭觀而群試之輒如應令咸奇之遂名動一邑十四入豐校學日有成督學者蒞豐校藝輒首列幼奇者多栩栩自矜大與居終日退然不勝若素長者予聞之加共故禮先生如禮予師云甲午予既有知矣蜀東岩胡公來令豐首詢士之賢者得先生召語大悅遂

相傾倒今少傳存翁以督學至首拔先生廩之由是
四方士來學者日益衆朋儕有讐經持議不能下者
輒質諸先生先生搜述疑互訂其是非上下千百載
歷歷指諸掌莫不妥然服入試棘闈試則衆注擬先
生榜出輒遺衆訝之受時敬以書自為講說未嘗一
日就外傳間示以聖賢指歸古今成敗事以期遠到
壬子時敬舉于鄉先生喜曰予志也幸兒輩成之予
其少寧乎北上以詩勉其忠蓋後時敬登已未進士
官刑部主事歷今職賢名卓然先生不及見而義方

益裸已性篤于孝友父太滄公諱瓊商于澧聞訃哀
號幾絕奔其喪袒跣路哭悉中禮舁襯反面若稿木
見者傷之事母游委曲得其寢心寢疾衣不解帶者
兩月雖沫濡穢遺必親之以驗疾之輕重既歿年始
哀矣哀毀如父喪然生平忠信于鄉臨取與必以義
貸貧者不責償晚居一室列置圖書一切聲利汨如
也卒之日鄉人無論識不識咸哀之先生壯而奇父
而詘強學檢迪軼軻以歿天固不可詰哉或者將鍾
美于時敬故嗇之以豐殖之歟配新建蕭氏封大安

人子三汝登娶鄴氏汝德即郎中君時敬字也先娶
吳氏贈安人繼娶黃氏封安人汝哲邑庠生娶陳氏
女一適子師之仲子鯤孫男七宗端宗瑞宗懿宗武
宗彥宗由宗景孫女一子櫛撫其狀符諸覩聞為之
銘敢曰不朽銘曰士有韞奇罔究厥志滄蒸勃鬱始
發于嗣嗣也國良載錫之光永世克昌

明故福建布政司左叅議前川黃公墓誌銘

隆慶二年六月十四日前川黃公卒于寢邑人無遠
邇倪旄識不識莫不嗟悼之以為善人云亡長者之

風不可復作已公性恬簡動必循理與人無競接長
者恭恭焉如不足接幼者疊疊焉如有就溫而有辨
詳而非苛人莫不以善人長者歸之是以其歿也嗟
悼之若此云公幼甚奇善屬對出語輒驚人年十六
補邑庠生游楊文格公門公試之嘆曰奇才也辛自
愛自是折節讀書工苦茹淡厚自掩匿于世味泊如
也甲午舉于鄉為亞元登丁未進士第授丹陽尹丹
于畿邑為最劇公先德緩刑條教明悉凡可裕民者
罔不為之事集而民不擾日惟菲食敝衣若寒士然

祭酒姜維善丹人也語予曰黃公尹丹惟飲丹水爾
當道即有不悅者處之自如又廼信服居三載麥秀
三穗士民頌德公讓弗居遷廷評報至方早猶露禱
致雨去丹日民戀戀若去慈母焉廷評職持法諸司
不如法輒駁之悉心推讞多所平反未嘗以法徇人
暇則從太宗伯南野公講明正學不事辨議默造其
奧所謂不言而躬行者歟予筮仕得源侍公時終日
不出一言或宴會言笑晏晏公默坐無惰容性不嗜
酒飲止數行深夜始散傾座莫不服為有德人也丙

辰晉閩臬憲僉督屯沿海屯多湮于豪公悉繩以法
吏畏豪懾屯課日增福興漳泉有警奉檄無懾多方
防禦屢挫賊鋒繼轉閩藩叅議分守延邵汀漳時閩
寇日熾又結粵寇為援二省騷動奉

旨央勅時督府絆于海防公身任其難笑若素定迄
奏平蕩提戈出旅險阻備嘗冒暑櫻鋒捐糜不恤前
後力保孤城十數皆壁守月餘寢食俱廢間出擣營
使不得逞賊竟殲夷後興化城陷人謂黃公在無今
日矣軍行清肅無玉石俱焚之慘有商誤被執廉得

其實立出之全活數十命督撫巡其墓交章薦揚以功
奉 欽賞者三惟不事脂韋以趨時好功竟隱而謗
忌行歸即杜門屏跡經史自娛而已踰四年卒距生
弘治壬戌十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七夫幼竒者未
必遠至而公養之以鈍素裕者多侈而公銷之以儉
愛克威者罔功而公主之以篤誠是以名立功成豈
非善學以承其天者歟予嘗與修邑乘知公會太父
相生游康齋先生門得其奧自康齋應聘欲携偕行
竟以不願仕辭太父木齋亦潛德弗耀因嘆公之家

學厥有由哉公諱肱字文輝父簡軒任龍巖學訓端
號範士卒于官祀于庠再贈如公官方其歿也公走
千里扶柩以歸蔬食終大祥焉母聶氏贈孺人加贈
恭人慟其蚤逝事繼母高甚謹卒之日猶在經也弟
封比部主政省齋友愛備至同居五十餘年既楊氏
累封恭人有賢行公仕京及閩獨居十有三年不以
家累自隨尤人所難者以恭人善總家政訓諸嗣以
相成也子壯勳翹俱邑庠生能世其學女一適國子
生丁梨孫男二臨元恒元壯等卜以隆慶戊辰十一

月望葬公于舍山首乙丑年先期既經奉公猶子郡伯可憲狀來請銘予善公尤所嗟悼者思無銘銘曰
鐸出治光稜稜兮礪而藏諸閭若儻兮試以切玉則
莫膺兮以錢易利善以承兮是為國之政麗鄉之儀
刑高原亭亭允矣藏公之靈

明故王封君守朴先生墓誌銘

公諱惠字濟民姓王氏淄川東麓人也性渾樸一切
世之華侈不以介諸中因自號守朴云今年七十有
四卒于家其季子君賞甫登進士第聞訃以制得奔

喪歸袒跣泣持狀踵予稽首而請曰先君子有逸德
賞無以彰之綦不忍其沒沒惟是窀穸之事得史氏
嘉庶亦有辭于永世予嘗奉使過淄涉其風土環邑
皆崇山民多木野意必有隱君子居之允而狀所云
公殆其人焉公高祖振曾祖俊祖昇皆不仕父純以
耆壽碩行服于鄉邑侯每以鄉飲禮賓之弗就母戴
氏實生公公少端默不嬉遊弱冠即董家政井井有
理家漸饒歲歉鄉人嗷嗷公出粟貸之聽其熟取償
所得息別貯之以給昏葬之不能舉婢獨之不能立

者鄉人德之父嘗遘危疾公籲天以身代禱于泰山
山去淄三百里而遙十步輒拜不以頽辭以良馬為
香費不少恠父疾隨瘳人以為孝感云仲弟早逝撫
其三子如子各有成立年居誠子弟母飲博惟世勤
耕讀而已初賞始就學公即奇之每訓曰讀書天下
第一等事毋失時而悔及戊午己未連中高等公遺
手教曰汝受榮遇當慎廼職以求報稱老父死且悞
矣賞于南宮所得士有大受之器以華公者蓋未艾
焉則公之教炳如也予諗于世衆所譽以為達者跡

其行虧倫而穢好實而恠于施者仁限公齊東之史
也而虔禱以事其親恤孤以篤其友義方以淑其嗣
樂施以惠其鄉大節之歷歷可述類如此其去世之
齷齪者何遠哉公生成化丙午八月八日卒於嘉靖
己未六月念五日配賈氏繼配朱氏男三長君錫娶
趙氏繼孫氏次君賜庠生娶蕭氏繼蘇氏賈出季即
進士君娶周氏朱出女四許世卿崔震周東孫世卿
其婿也孫男九冕衮衣裳補衿袵裾初曾孫男一君
錫等卜以十一月十七厝于祖塋之次史氏貴銘之

銘曰溜之水清且泓兮溜之山鬱崢嶸兮中有碩人
利幽貞兮啟倫範俗厥施宏兮式教爾似揚天庭兮
父抱其樸子獻其瑛兮璞潤山木瑛為世頌兮匪爵
而榮壽考且寧兮山川永固奠厥靈兮於萬斯年考
茲銘兮

孫母王太宜人墓誌銘

嘗讀詩至姜嫄履巨跡事甚怪心疑之及讀王宜人
狀而知詩之非誣已王宜人者朝請大夫桂林府同
知見一孫公配也方公筮仕分訓蜀之涪州宜人從

行道出思南小江舟覆俱被溺宜人恍惚見空中有
神如婦人像者赴水救之遂援木而上得不死至岸
猶見兩巨跡竟日始與公會見神于空中奇也見巨
跡于岸尤奇也姜嫄以興國宜人以亢宗信非偶也
宜人諱妙祥其先華亭人永樂間從我隸于清平甫
諱詮業儒術時衛初建學貴族公子咸師事之母趙
氏寔生宜人自幼靈慧貞靜曉禮法不苟言動年十
六歸于朝請公公早失怙恃育于伯父指揮欽宜人
事之如舅姑加謹焉家甚貧躬紡績脫簪珥以助所

不給成化丁酉公以禮經舉于鄉明年任涪州有巨
跡事居涪九年陞廣西斷事再陞鎮安同知督府疏
公賢改桂林宦跡所至聲望籍甚宜人與有助焉歸
田二十餘年白首相賓敬無少間佐義之訓以穀
厥似閨門嚴肅祀事雖耄不懈治家勤勤好施于
族人有凌索者應之惟謹有私鬻治產勤公轉贖
贖之至再漫不介意育伯氏孤孫叔氏之孤子俾有
成立以故無衆寡大小咸德之宜人少公一紀後公
三十一年而卒為嘉靖甲寅十二月二十三日臣生

天順辛巳十二月十九日享年九十有四以嘉靖乙
卯冬十一月壬申葬于城南坤山之陽與朝請公合
壙焉子男四重舉正德庚午仕至綿竹尹贈文林郎
陝西道御史娶 氏封孺人厚舉弘治甲子娶 氏
斤應嘉靖壬辰貢娶 氏俱太宜人出合克生員娶
氏庶出俱先宜人卒女四雲南僉事王木指揮同
知王濟南京刑部員外郎李夔雲南大理府通判王
朴其婿也孫男十一人衣舉嘉靖辛卯仕鑾雲南府
娶 氏衮選嘉靖丙申貢仕至順寧府通判娶 氏

古溪居士者唐子仲寅父也居士歿五年而寅舉于鄉又十有一年而配高孺人歿寅卜以丙寅年二月十六日將奉母柩啓居士之窆於高力屯祖塋之側而合葬焉來謁銘于予寅自諸生從予遊迄于今予雅器之可辭銘居士諱軀字子采古溪別號也其先浙之嘉興人永樂初有諱剛中者以教官謫戍營州生璿璿生玘改隸神木后占籍金吾遂家于通之灣玘生桓桓生玘為居士父母朱氏居士初業儒未竟固其祖籍隸金吾者司徽察多傾人以自益駿人以

自度居士獨以恬成灣通于都百賈叢萃俗錯而尚侈居士獨以約守父之積次將授職而疾作即請告歸不復有仕進念以儒業終故稱居士云其事父母甚孝母之逝也哀毀骨立凡附身附棺者罔不盡心焉其事伯兄輔甚謹貲大饒悉聽于輔輔亦無所私予不及見居士時接其伯兄撫若孤煦煦焉寔子之不啻曰猶子固以報友德歟其他行可述者縷縷性慷慨善料事多中其窳崇禮義樂與士大夫交里有高年則尊之乏則賙之有孳病者施之喪不能舉者

給其具故里人德之其歿多哀之將歿道然如有所
適惟恨不獲終事父乃以孝養托其子復作詩云人
生如夢死如歸此去經年竟不回末云不知歸去
如歸真達識也夫高孺人同塾銳之長女若翁善銳
稔其賢廼以婦居士性貞淑孝事舅姑姑疾彌三月
扶持竟夕不倦與居士相敬如賓其疾苦十年不愈
和其劑餌時其燠休未嘗一日間其既歿稱未亡人
者十五年凜凜有栢舟之風方寅之舉也人咸為母
榮孺人不色喜愀然曰恨不及汝父見之後屢蹶于

南宮輒慰勉寅曰毋以得嬰情毋以失陳學而未嘗
有戚容故寅時稱之予云內治甚嚴侍諸姑伯姊必
以唾巾線尺帛不妄費以佐居士施則未嘗靳焉居
士得成其義穀其嗣非孺人相之歟子一即仲寅種
德績文登崇可埃以揚褻其親蓋未艾也娶同塾崔
公曼女女一適白子永蚤卒孫男二堯臣業儒聘舉
人張汝源女堯工尚幼居士生正德庚午八月九日
卯時卒嘉靖辛亥二月一日卯時享年四十有二葬
以卒之年四月三日孺人生正德癸酉正月二十日

卯時卒嘉靖乙丑十一月十四日巳時享年五十有三
銘曰夫德維義何嗇其年婦德維貞終如始焉德
維源胤錫維賢維史誄之永奠此高原

孫童子八歌壙誌

黔之奇童八哥雲南貳守南明公之子翰林吉士
用之季也予與山甫同出入館秘每與評朝士元方
季方之賢即涕下曰某之季實良不幸而蚤折悲夫
他日書狀造予請銘且援古人嘗為童子銘者以勉

名應豸八哥小字也生而醇秀靈敏善書其

親侍母司宜入疾朝夕無違缺山甫嘗疾伏立牀下
禱以身代茲固夙賢之奇行童以稚年行之非孝友
出于性成不能也体幹素弱迨十三始就學日誦數
千言不三月遂通尚書義無何邁疾以夭折已是為
壬子六月七日越五日埋于衛南麒麟山去祖隴里
許初宜人孕童子也夢鳳立于左肩者再茲晉徐陵
之祥也南明公亦夢文廟東哲火其祥猶有大于陵
者廼以夭折何昔宋王丞相為譙幕夢天錫以良子
既而慶之生其器粹甫弱冠慶之語人曰吾紫府王

童大人相吾當去不數日王大拜踰月慶之卒諡如是殆天將顯庸其甫若兄而蚤奪是良歎遂銘曰謂造物果無心以生之孰啓其祥謂造物果有心以生之孰折而殤王麟返乎帝鄉茲山為汝玄堂
行狀

封太宜人范母陳氏行狀

皇封奉直大夫比部員外郎范公靜
陳氏諱 邑東湖人父諱兆瑞母李氏從皇大姑也幼柔慧夙成母口授以女孝經諸書能記臆父奇之

曰若為男子當亢吾宗矣因慎其許范望族奉直公少端謹其太父心古父思齊俱以世德聞遂歸之三年縣辟思齊為萬碩長公曰服勞子職也忍以勞吾父乃捨所業代父役宜人贊之所徵悉輸公帑分毫
不以供私費思齊卒宜人躬治歛且贊公內外務井井有條姑教性嚴明諸婦少當意者宜人事之獨得其懽心是以諸婦讓德事無專制必同妯娌白教然後行故內外安之教疾不離寢側藥餌必親疾且劇遺言曰子婦和翁若此幸矣惟勿替焉廼瞑故教歿

兄弟妯娌合居二十餘年無違言子姓繁衍至不能
容始析居猶同食聯坐輒終日邑里稱之中遭回祿
乃徙城南諸噐物無一備公與宜人節縮哀補賴以
復完每遇四世忌辰輒思所嗜以薦如事生為伯子
慶幼穎異不群宜人教習有素烹焯之所不令躐至
是以德誼天植蚤有雋名越十一年仲子庚生不以
晚得加姑息教之如教伯子常誦溫公勸學文以勉
之及二子長交遊多邑名士宜人雅敬同舍有疾恒
饋藥餌致甘隴於勤學而賢者敬禮之尤加焉

領甲午鄉書登乙未進士第鄉姻賀者莫不曰訓子
孰如母勤今不負矣宜人遜謝之既授北部主事虜
朞册 皇太子覃恩公得封如其官母封安人大行
蕭鶴臯公便使來致命望 闕稽首以謝蕭訪知其
賢砥其閑習于禮稱曰非是母不生是子信然再朞
遷員外郎時大享禮成公得進封大夫母進宜人邑
里咸稱賀曰 朝廷殊典范氏三年兩得拜恩疇與
儷哉嗣是節約如舊猶澣衣補紉服之諭諸子婦常
指何服為子纜而成何服為子績而成一切豪華靡

曼之事絕口不談惟稱某夫人貴也自歎如此某家
婦富也自儉如此可永式矣公晚結耆英社宜人年
高矣尚親執殽蔬以應盡日觴咏其族婦以睦恤
其災變有匍匐以就之誼御臧獲以息雖牧圉入役
即願終身無他適善強記自髫髻事及諸出納數一
入目終身不忘好朋人急凡有貸者未嘗徒手返公
嘗焚券數百宜人寔濟成之度亦且劇宜人侍
事二十餘夕不解帶既逝踊號三日喪無違禮
伯子訃歸即命亟營葬昭

視至覆壘

方返或有以孤寡構忌者宜人處之坦然不失親親
之情忌者愧服去伯子服闋擢守蘇郡以地近迎養
猶紡績不輟歸分給子婦曰使知吾老就養時所成
也及擢雲南憲副便歸稱壽當道以構忌上論宜人
曰父母受封又祿養官中大夫足矣略無愠色丁卯
冢孫謙領鄉書謹試入優列輒喜曰予幸有子復有
孫夫皆祖德所詒願加勉焉以繼汝父志又數舉前
人居家言動以訓諸孫曰母使人指某孫若某不類
也時遇節序誕辰子婦孫婦二百餘繞膝稱觴且多

賢且顯者天之錫報亦豐矣哉嘉靖壬戌二月念四日卒距生成化己亥十二月十六日享年八十有五子二慶憲副先五年卒娶徐氏贈宜人繼蔣氏封宜人庚邑庠生有蜚聲娶熊氏繼李氏女一適塘下呂劉先卒孫男四謙登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位望方日起詢謹諤邑庠生孫女三適予從叔訃一許城上黃一未笄孫嬪四楊夏黃丁曾孫男四茂桂茂槐栢壽松壽曾孫女二宜人歿之明年某同某造門泣且懇請狀某在中秘復以書來督某亦曰造以請且曰今少傅古翁為諸生時交于伯子子母最所敬禮者茲諾惠以銘必待子之狀徵之予族於范氏相比也世相姻也世相友也矧宜人又我之自出貴生也後歲時必登堂以拜於淑德懿行習聞且見之敢以不文辭敬述其略以俟少傅公採焉

沈所李公文集卷之九

祭文

祭陳環江年兄文

嗟呼海內蜚英志合道營矧伊同升誼若弟兄共對
殿廷公首臚名志非溫飽期于大成衆咸推讓附賢
為榮迹有遐邇肝膽盡傾非公碩德曷孚輿情益其
春容溫其楚珩冲然若不足訕然若持盈不高城深
府以為異不和光同塵以為宋不機發夫激以為疾
不毀藩決畛以為平韞淳和之氣抱不貳之貞登之



清華而不伐厄之震撼而不驚判惠郡而繼坡公之
遺愛丞滁寺而續歐相之芳聲晉南雍之右師多士
服其化誨列春宮之侍從清望重乎持衡詎意遭喪
而返溘然歸于黔羸哀哉慟哲人之云瘁愴履屋之
折楹悵蘭摧于方茂凄蕙悵之風生視旻天之夢夢
胡善積而禍嬰聞者莫不悲盡矧交深之友生想音
容之漠漠已永隔乎幽明念鳳鳥之不至將瑞世之
曷逞望閩海之遼絕陳絮酒而泣瓊靈翩翩其來格
鑒一束之哀誠尚饗

祭東廟老師文

嗚乎道喪千載大雅誰宣孔孟之學不絕如綫爰及
濂洛始克紹焉佑啓後人建安青田有聞知者以續
其傳寔見知者以開厥先聖謨洋洋復爾燦然既明
而晦漸淪新瓊我朝迅掃旋坤轉乾如日初升光
照八埏亦有郢屋厚自障蔽沉冥訓詰剽割藻藝性
真既漓民益蒙翳天生陽明為斯道衛獨悟良知發
千聖秘師與歐公時維高弟學探本原道深造詣
陽明往矣不與俱逝爰藉二師以覺斯世於惟夫子

道德純備玉質金相海潤山巋肅乎清霜溫乎春霽
麟兮振振鳳兮颯颯大魁南宮文苑獻替敷歷中外
奮志康濟再起成均士咸自勵舟楫霖雨四海延睇
杭䟽解組歸淑來裔志士景從千百濟濟貴也小子
緝矇無知幸以弱冠得侍講帷夫子不鄙進而教之
后踰十年再謁江湄夫子曰嘻投核于斯爰及十年
拱把旖旎子之視此能不忸怩貴廼矍然深省多違
因循迄今一班莫窺媿我夫子面命再提夫子不作
云胡不悲築塲無從徒爾涕洟梁木其壞泰山其頽

後生小子曷仗曷依貴恩是訓是彛方備夫子
考德質疑夫子云逝覺我老誰夫子之道萬世無改
其神在天為萬物宰滔滔江漢朝宗于海奉夫子教
寧敢自怠神其恤我匡我不逮俾少有成以逭于罪
楚澤茫茫楚雲靉靆跪致瓣香洋洋如在嗚呼哀哉
尚饗

祭謝質翁文

明會稽學博誥封給事中質翁謝老先生大人卒于
家訃聞京師公季子都諫先生門下士某等遙具束

帛辨香致奠辭以哀之曰維公毓靈暉於方儀兮顛
穹受之以懿度既修姱以練要兮益冲冲乎其若素
製香社以為縷兮紉江蘅以為裾擊幽蘭以延佇兮
菲菲其載路駸駸以聘于康逵兮寒沈苑而迴顧山
冥冥兮雨纏纒驥伏櫪兮不能馳楚材之碩兮棄如
遺楚王之燐兮三獻始見昭揚鈴兮鼓柷濟瀾瀾兮
叩重闈解蹕獨之拘兮樂泚水以師資青青子衿兮
傾心從之施絳帷以待問兮懸洪鍾以析疑零瑟兮
汾琴春風兮襲人商水之樂餘潤兮會稽之有重陰

化葬區兮為鄧林長檟檟兮為梁楹位無庠而不達
兮道無高而不傾苟鐸音之能嗣兮何僭主之足榮
釋紱兮歸去來江之濱兮山之隈朝躡巴丘之雲兮暮
宿章華之臺慨靈均之不作兮聊逍遙以徘徊沅有
荃兮澧有芷皇祐公兮公有子登秘室兮儲珍列青
規兮鵠峙帝將虛文陞以隆之兮大鈞使洪胄以
施祉濯微曜于咸池兮賦承光于蒙池公澤兮未央
公樂兮無已冀岡陵以為朋兮何溘然而長逝羗神
遊于華胥兮不以塵嬰索也羗援紫蘂以從湘老于

君山兮以還其脫委也將造化之鑪兮直推曲任而
莫我以也噦噓靈兮何洋洋玉虬駟兮玄雲翔披錦
裳兮在帝旁靈之來兮美紛昌靈之去兮心煩傷洞
庭披兮木葉黃望楚邦兮思茫茫兮何屬瞻謝
庭兮芳躅媿邈迴之無後兮愴天書之不可復
兮人如玉遠莫致兮心煩懊靈兮靈兮靈兮靈兮
情尚饗

祭歐陽母文

惟靈天錫聖善婉嫕惠淑曹自德門曰嬪茂族克相
夫子蜚聲孔郁司訓兩邦士範樂育篤生哲嗣蚤魁

荆襄中秘儲英邦家之光瑣闈封駁望重柱梁爰稽
所自母儀之良適等同出哲嗣之門牆均賴太夫人
之教澤陰祈其平陽養無歎慈聞凶訃走慰哀擗師
哭之慟五內若崩且哭且慟敢忘罔極泣血叩閣維
帝念惻許畢其私袒跣南即嗚呼師孝埒于歐陽母
賢齊于韓國魏李令之數言曷以解其盡惟鸞章之
煌煌惟奠醢之踳踳寔

天子與公卿知母德之孔彰况大孝之不匱將繼耀
于松篁雖副如之罔覩亦何憾而永傷遥望楚雲敬

陳絮觴鑒茲衣素來格洋洋尚饗

祭喻洪江年兄文

嘉靖四十有五歲在丙寅仲夏月日惟
言 中憲大夫四川憲副洪江喻公卒于其姻友
李貴驚愴三訊之得實乃檢其手札為位子緘之西
總服而哭之慟曰余忍哭洪江哉余兄視公公弟視
余終天永訣隔在一哩孰馮孰極慟其何如方謂公
至日掃其廬雜于卜筮室人具厨邊聞公訃涕其如
濡始與公交管統是國十年連牀莫逆莫渝余補公

關公策余驚此翼以書兩同履言相期相掖務與道
俱公則勗歷余久在都交遊益廣竟莫公逾今公逝
矣孰匡余愚嗚呼痛哉公之才足以經世而未究厥
施公之文足以華國而未放厥辭公之於州民祀以
祠公之守郡包丞是儼公之典武簡閱攸宜公之備
兵能服番夷雖有煩言白壁疇淄人方歸以台衡之
望何遽動乎含珠之悲人或有爽天何悢悢抑忌其
全有嗇有豐公嗇者有豐者寔弘持此不朽以慰其
衷予獨何為亦孔之恫豈曰余恫傾朝共惻國夫良

臣邦失名哲深知如余蒹葭是挈忻戚猶同矧茲永
訣生芻莫陳徒悲且咽文以告衷心則如結尚饗

祭別駕雷龍溪文

維公樹德孔厚植學務滋敦固純厲知維守雌續文
華如策名天墀屢厥不諧退就黌師以行礪士
以詞前閩後粵咸協模儀升諸國
敦教公克助之天曹旌淑將試
民熙率彼淮浦猶聞誦之忻然勇退泉石愉怡柱史
勉留去志莫移寧以笑傲甘爾道思曰有令子為國

梁楫既陟崇華可究厥施茁彼蘭芽均吐芳蕤乘風
揚馨遠襲襟帷鬱鬱槐堂手植者誰老幹凌霄其陰
下垂不盡之智燕翼是詒不極之祿錫胤攸宜方隆
鼎養享茲壽祺溘然長逝云胡不悲貴與令子倚玉
附枝夙欽高誼未獲執綬今其已矣天不勅遺遙陳
絮觴瞻望淒如尚饗

祭封君熊寒泉文

維翁德韞渾厚學詣玄奧左經右史日以深造言必
中倫動無過蹈貴昔弱冠同遊黌宮翁已材達可因

可宗掄試輒優棘闈屢蹶匪文則疲乃遇之畜翻然
高舉圖早息肩未究之志以淑後賢伯兮司馬情望
卓然毗倚有待綸錫翩翩仲也蜚英壁映珠璣義方
之訓適觀厥成祿養有年所遇則豐不侈以盈猶若
寒素重于鄉評食德之報允矣壽考可謂而逝我心
用悼貴恃翁教想見翁貌近與伯子字好分宜
執紼出告有羈遙陳絮觴翁其鑒之

附錄

太史李浣所公暨吳孺人行狀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吳椿先以按察
使應·覲過劍江適館甥應芝同其弟應誠持厥考
太史浣所公年譜且泣拜曰先君去年草次厝於陡
溪之原壙誌未備茲不幸先母吳相繼逝以來年某
月日圖柩葬焉將走伶馬繫于宮端戴愚齋公欲得
一言以信狀非外丈莫與也嗚呼椿安忍狀公哉嘉
靖甲辰予辱交于公一見遂為莫逆偕副憲喻洪江
公自諸生時同業龍沙吾三人者歲未嘗間也相勗
道誼姻締兒女其披肝膈罄衷款有妻子所不及知

者評直世之以意氣相許可哉又焉能不為公狀謹
按譜太史姓李氏諱賁字廷良別號文麓改浣所系
出唐崇賢館直學士善之後世家南昌豐城高祖諱
裕號古澹個儻風發有經濟才天順間擢為御史迄
成化督漕江淮總憲南北晉冢宰赫奕為時名臣歷
會太父郡伯翼愚公厥祖登仕郎守貞公世有顯德
今故封翰林純齋先生乃厥考也純齋出世宦子絕
去浮靡以朴厚稱于鄉間暨母劉太夫人甄慶所萃
生公千梯雲樓公自幼穎敏為兒時嘗效俎豆祭先

聖賢愚公曰是兒必能充宗於諸孫中尤篤愛之出
就塾師諸所授書史過目成誦稍長習舉子業援筆
立就語輒驚人衆知其非凡兒也時作雪詩有堆成
玉樹三更雨老盡青山一夜風又賦白湖寺我欲煮
白石落葉何太多我欲賦新詩百鳥皆吟哦之句年
甫十四縣令胡君汝翼奇其文置之異等會督學汪
青湖先生選補郡庠弟子員一時稱為得士自是安
福鄒東廓先生講學於豐之北湖寺學士大夫多往
從之公方童外遂領畧性命之奧及屢試弗偶乃奮

然曰遇不遇天也力不力人也因探討六經博綜郡
集晝夜益自苦為學居嘗尤喜誦文文山詩及邵堯
夫經世諸書因榜其精舍有施為欲作千鈞弩磨礮
當如百鍊金大學士存齋徐公大司徒可泉蔡公大
叅篁溪鄭公皆先後以督學至每試必首奇公公之
名遂擅江右嘉靖壬子舉鄉試第一癸丑連第選庶
吉士讀書中秘益考古名臣相業先儒理學得其粹
類為帙當其時政府群公及四方士咸推重之乙卯
授翰林院編脩是秋子與公弟明文丈同舉於鄉丙

辰春謁公於邸第時方有經考之擬公力辭弗就已
乃明文丈果登第今為河東郡都轉運使夏四月
世宗皇帝兩封諸王命公同廣寧伯使衡藩諸所餽
遺秋毫弗受王賓禮念養其不辱大節類可知已時
便道歸省惟圖書數卷鈍齋先生暨太夫人亦輒為
之喜謂兒素不愧家聲抑有當耶又明年奉二尊人
就養京邸公旋以秩滿馳封鈍齋如其官母劉為孺
人寵慶具錫人爭榮之凡貲產悉讓二弟仲賓季實
賓暨厥婦早卒遺孤應元并其女俱幼公勞訓字之

愛倍已出即諸孤亦忘其在襁褓也逾年會劉孺人疾乞扶侍南還暨轉劇日夕籲天請代孺人竟不起居喪三年哀有過而禮不違鄉黨宗閭咸服其孝友云服既除再拜原職

國朝制內書堂例得題差史館有聲望者主之公當選乃取古奄寺教鞮之屬善可為法者若干人具載實跡名之曰思齊錄以授今梓傳之

世宗時大中丞海公瑞以戶部主事言事剴直忤旨疏上留中不下者久之人謂禍且不測公嘆曰人臣

為忠為國無分官守古者起居注左右言動皆得臣採非特備實錄而已吾職史寧獨默乎即慨然屬草為海具疏其無它會

聖意解乃寢已未乙丑兩為會試考官嘗矢諸心以為以人事君臣子弟一義然文字不足盡人須得之驪黃牝牡之外凡士出其門者休烈聲望多當世偉人其切劘道誼至今不忍相倍負得人稱最盛焉間嘗有試為郡邑者每以政訪公曰今之人所以不逮古人者無愛民之實心也一節之政非不可取求其

庶幾德禮而可以興者其有本乎因博採宋名儒周
濂溪程明道張橫渠朱晦菴陸象山五先生政績編
集授之使為法今河東閩中江陰皆有刻公在史冊
編脩十餘年不得調遇用事者以他然移公隆慶丁
卯出為四川按察司副使聞鈍齋生疾因上疏乞
養且泣曰某得備供奉有年往事無創每思誓竭犬
馬無由報

國恩今外補憲職即捐糜可自効但蜀道遠在萬里
老父在堂且病萬無父子俱往之理吾重不忍以

吾私而後公也奈何冒死以請陳詞懇切報允得歸
侍一日遇鈍齋公壽竊喜甚謂使吾向宦於蜀則一
觴不能稱茲得拜鳩杖之下古云三公不易非耶家
居四年絕不理外事惟閉戶讀書作日惕考以稽所
學四方來游其門者日益衆相與講談自身心性命
外不為寒暄語豐民舊多瘠耗稅積逋不下數萬民
至竭產鬻子莫能償民甚患之邑侯徐君子器為請
諸院司曰豐稅而田存也丘賦緩敵政患不均公於
是作文量議願先以已田增稅侯毅然行之至今豐

民得免虧折之苦公先之也公雖退處而士望益崇
輿論愈白當軸方議召用公而公已不起矣嗚呼惜
哉詎生嘉靖壬午卒於隆慶辛未享年僅五十公嘗
讀立則見叅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乃曰作聖工
夫須如此方可我言未嘗不忠信行未嘗不篤敬時
雖州里亦不可行只是無此段工夫此不覩不聞之
真機直可至位育處昔東廓先生良知之說正與此
合遂作警學說進知偈又嘗讀乾之文言曰誠者聖
功之本天德王道之原初之確確即誠也二誠之存

也三所以存誠也四欲及時進乎誠也五至誠動物
者也上之不能動物誠之未至也極而至於盡人物
叅天地亦不外此嗚呼使天假之年其所造詎可量
耶所著有豐稜梓子邑有讀易劄記讀周禮劄記讀
左傳記讀史記漢議宋論皆簡然可傳其尤長於國
語諸子戰國策出入證據率常屈其座人卒之日無
他遺公嗣子發其存案得所為詩若干首書傳序記
諸作若干篇足追古作者至若黃鍾圖左氏車陣圖
及平準丈量等議不啻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今

聖天子冲睿敷於化理日與二三大臣講求民瘼條天下利害必將興禮樂慎征伐其所注措中外與公之究心經世者十得七八於是信公果得天下之奇也惜哉歎哉吳夫人同邑基里處士吳君誥之女也用夫恩勳公孺人自歸太史公章順無違德事姑劉孺人率先無幾微間姑之愛女將適室即傾已粧昇之不以吝性尤喜勤儉以太史貴未嘗御華綺而澣濯績紉猶故也遇劉孺人疾革終夜不離寢側及卒凡經理其舍殮織悉具至太史公哀毀之餘

慮弗及詳者夫人與有助焉大史歿訓子媳得母道甚代太史侍鈍齋翁疾珍餌以時未嘗少懈每言諸子曰未亡人所以不即決者汝父志未竟也兒可自適耶鈍齋翁後太史三年卒又後二年吳夫人亦卒生於正德辛巳卒於萬曆乙亥享年五十有五卒之日凡妯娒子姓以及內外族屬下逮臧獲婢侍莫不泣之哀其女德可知已子二俱吳夫人出長應芝邑庠生予女妻焉次應誠即洪江喻公南嶽女女一聘尚書職方郎楊源熊公秉元子 孫男二世祐世輔

孫女三長聘學前太僕卿夏公棻之孫俱應芝出墓
在陟溪首丑趾未合葬於是歲之冬嗚呼噐隨受品
質殊百鍊千鈞其素乃定太史公恢恢大矣使究厥
用則精蘊鴻鉅將必有殊于世無疑也竟賫志以歿
訖謂果天道耶古稱三不朽厥德與言固已傳之夫
復奚憾若公偕夫人嘉謨懿行具在家藏茲不備著
著其大略以俟名公採擇焉謹狀

明故四川按察司副使浣所李先生偕吳孺人

合葬墓誌銘

洵自嘉靖乙丑讀書翰林居京邸見朝士往往相聚
為講學之會而其著者又往往得美仕去私竊疑之
或謂有當路者主其會故然而洵竟莫知其如何也
時太史李浣所先生亦間與一二同志講學然竟出
為四川憲副先生在翰林已十五年外補非其宜也
則私益怪之無何先生未之官且乞養歸矣然後知
向之聚講蓋妄相附會者所為非必當路者誠主之
而先生則真以學之不講為憂非欲附當路者之意
也先生名貴字廷良南昌豐城人嘉年古澹公諱裕

為高祖恩州府太守翼愚公諱與為曾祖登仕郎守
貞公諱環為祖鈍齋公諱間為父先生嘉靖壬午
十月十三日丙申年十五即入翰林書乙卯授編脩
一人連登癸丑進士選入翰林書乙卯授編脩
戊午滿考封鈍齋公如
孺人喪歸癸亥復官翰林
按察司副使以鈍齋公年逾七十請告歸辛未年五
十矣以二月二十四日先生幼穎敏書過目成誦
初下筆為詩文即軼
初下筆為詩文即軼
初下筆為詩文即軼

命之學嘗讀論語所謂
務靜養非禮不行及在秘館即編集古名臣相業日
自省覽慨然欲身任天下之重既入史局益講求天
下治理自鍾律刑賦兵車陣法靡不綜覈著為畵論
已未乙丑兩校南宮士有為郡縣者手編濂溪明道
橫渠紫陽象山五先生政績授之曰治民當法此無
愛民之實心者治終不古若也蓋志甚大材甚高未
少出其端緒而為忌者所搆失當路意歸未二年而
當路者去繼者方議起先生而先生逝矣人無不為

先生惜者然先生嘗語洵曰方癸丑將選館時李西野宗伯欲介予謁嚴相公予謝不往亦竟以入館命固非人所能尼使也嚴於先生為同鄉且不肯一往謁及嚴既去國諸忤嚴者悉被顯擢而先生又獨自免歸以先生所守若是即令尚在又安知能必有合耶起不起於先生意固未足為輕重也配封孺人吳氏孝恭勤儉生二子曰應芝應誠代先生侍養鈍齋公鈍齋公安之忘先生之亡也鈍齋公後二年乃卒矣孺人又後二年以乙亥九月十八日卒年五十五

先生所著賦頌序記表誌論議詩詞讀經史劄記合若干卷藏於家豐乘思齋錄及五先生政蹟俱梓行於世應芝應誠將以丁丑十二月十四日合葬先生為人於陡溪之原走人持吳方伯狀來請銘洵自南宮為先生所識拔遂濫入翰林先生戒之曰官於此有三隆文聲以起世譽上也勤趨承以愜時好次也下乃守廉恥待歲月耳雖然爾必為其下者嗚呼言若在耳而先生不可復見矣茲於銘也其何敢辭銘曰已乎先生何至於斯謂天之無意耶向豐其畀而

厚其積謂天之有意耶何畱其遇而闕其施蓋天固不可致詰而吾進退必於義命者要為後人之所師

先生倘九原起聽其亦有當於心而自謂無可

也耶

賜進士出身承直郎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脩
國脩 國史會典門生四明戴洵頌首拜撰

浣所李公文集卷之九終

浣所李公文集卷之十

讀易劄記上

乾 彖辭爻辭

道原於一者太極也乾體也天命之性也其萬物之一源乎一而二坤體立矣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三百八十四而萬事萬物始備矣此聖人作易所以首乾也乾天之性情也天之性即我之性也何者我與天一本故也體天行見天則乘天時位天德所以書性即所以法天也配以坤者有物



必有對也然坤惟承天施代天終而已不得下同于
六子亦不得上同于乾爻之外用九用六象之外用
言所以尊乾坤也彖于乾惟曰元亨利貞於坤則
致其詳所以尊乾也文言於乾則申明之於坤則六
爻發揮而已亦所以尊乾也元亨利貞性之德也惟
乾備之坤則元亨利北焉之貞矣屯隨臨無妄革亦
言四德各主一卦之事非所以論於乾也乾之爻皆
以龍言天用莫神於龍也潛見惕躍飛亢時位不同
皆神之用也龍亦有惕乎潛見躍飛亢皆惕也終曰

乾乾自強不息之道也一息卽非龍德也戒慎不覩
恐懼不聞莫非惕也皆真性之流行也確乎不可拔
潛之惕也閑邪存其誠見之惕也進德修業欲及時
躍之惕也相應相求飛之惕也動而有悔亢之惕也
故曰乾乾因其時而惕惕其龍德之所由成乎用九
用六無爻位統言三百八十四爻之陰陽而發其義
於乾坤也凡用剛者懼其折故戒其不為天下先凡
用柔者懼其廢故戒其利永貞此卦爻之通義也

彖曰大哉乾元 止 咸寧

薛文清云元者太極之動亨利貞太極之流行也蓋
元者大始也乾知大始故以元屬乾亦以屬坤者從
乾也乾始萬物之始也如其性之源乎乾之元
始之暢也上下四旁之宇乾所御也其道大明物
始而終終而復始六位以時成六德以時乘無一息
之停徃古來今之宙乾所御也蓋凡寰宇宙皆乾之
亨也六位者諸卦所同六龍者乾所獨天一也元
言統者總其綱亨言御者理其分也者跡之遷化者

神之逝乾道變化萬物無所不利而萬物各正其性
命自變自化順其命成其性以保合其太和焉乃乾
之利貞也太和之謂道乾之所以變化萬物而保合
之者順受其正不失其自然也乾以四德首出庶物
聖人則之故焉恭而天下平君道也

象曰天行健 止 不可為首也

周子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揚誠齋曰天行健健即
誠也誠者天之道也強且不息亦誠也誠之者人之
道也人與天不相似者息也息生于不強不強生於

欲無欲故強強故不息故曰至誠無息夫子發憤忘食學不厭而教不倦自強不息之道也龍時而下故潛時而位當故見時而反復于道故惕時而進故躍時而造位天德故飛時而盈故亢亦自強不息之道也九剛也天德也不可為首者和而不倡也知天下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所以養其剛也剛不可倡強可息乎君子自勝為強可也勝人為強不可也既曰首出又曰不可為首何也龍溪子曰首出者剛之體無首者柔之用用柔即乾之坤用六永貞即坤之乾

文言曰元者止 故曰乾元亨利貞

數語穆姜嘗稱之知古之訓易者非一家孔子擇其善者取之也觀此則元亨利貞即我性也仁義禮知即天德也君子行此四德人即天也故曰乾元亨利貞天即人也天人無二理也

初九曰 止 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乾以德言下乾以位言其要歸于誠身而已初之確確即誠也二誠之存也三所以存誠也四欲及時進于誠也五至誠動物者也上之不能動物誠之未

至也蓋誠者聖功之本天德王道之原也凡可拔者皆誠之未至也惟誠故確確故不易不誠無悶而不可拔惟潛其神于誠耳東廓先生曰不見是其遜世也故其無悶尤難心樂乎潛故行之憂乎不潛故違之龍德而正中大人之德也庸言庸行天下之達道也謹而信所以存誠也閑衛其邪心使不得以汨吾誠也苟德足以善世而有一毫自伐之心是有我也亦邪也惟善世不伐則無我無物德溥而化矣大人止已而物正君德也君以德非君以位也象山曰閑

存其誠誠之存于已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彼其所以閑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三不言龍三之德龍德也業德之著于事者也德不可見居業乃所以作德也忠信者誠之存于心也良知之真切者也脩辭立其誠良知之流行于日用者也禮所謂修身踐言謂之善行是也言行合一也楊誠齋云知德業所至而不至其至非造微之極知德業所終而不終其終非存義之固知至能至知終能終聖知之學就矣知至知終良知也至之終之致良知

也知行合一者也所謂立辭立真誠者也張橫渠云
脩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不驕
卽不伐不憂卽無悶戒慎恐懼無一息之停則誠存
矣何危之有四以龍德居多懼之地故及時進而自
試不安于隱也俞樾曰上進釋躍字下退釋在淵義
無常無恒釋或或非為邪非離群欲及時以申進無
咎義五君位也龍處水火各從其類也聖作物觀亦
從其類也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聖人卽大人
視卽利

龍之首故曰貴高非君非臣故曰無位陽剛無陰故
曰無民皆從九五故曰無轉是以動則有悔不動可也

潛龍勿用下也

止

不見天則

此反覆申明爻象之義潛之下陽氣藏也舍項平甫
云如傳舍之舍初出潛之所寓也時舍于田天下自
文明也行事者行大人之事與時偕行無一時之間
斷也進而自試乾道所以革其潛而升也居上位以
出治非徒以位也乃造位天德乾道之盛也盛極則
衰與時偕極故窮而災聖人則變而通之不使其至

于窮也乾元用九者剛君德也潛見惕躍飛亢莫不
有天然自有之則焉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可也見天則所以天下治也蓋太極者
天則之體統也一物各具一太極者天則之散殊也
所謂有物必有則也皆良知之不昧者也人惟不能
用其自強不息之功則內欲昏之外誘蔽之良知已
昧而天則不可見矣乾元用九故良知自明良知明
故能以見天則見天則故能以位天德而太極之全
體在我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止

其唯聖人乎

此反復申明彖傳及前文言之義元亨利貞乾之四
德而獨曰乾元者元足以包四德也始而亨元之亨
也非元則亨無始矣利貞者乾之性情也非元則性
情幾乎息矣又復贊乾之利貞亨以見其統于元也
乾之始也以太和之道化變萬物以利天下而不言
所利其利大矣是乾之利乾之情也乾之大剛健中
正也剛健而不雜故純中正而不淆故粹純而粹故
精是乾之貞乾之性也發揮六爻六位時成也旁通

其情則六十四卦之義舉之矣時乘六龍所以御天也雲行雨施萬物各得其所天下自平也是乃乾之始而亨之義也明于亨利貞而元固行乎其間矣故不復言元君子成其龍德以為行將歆見諸行也初則隱而未見儉于位矣行而未成阻于時矣故其潛也確乎不可拔也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皆所以存其誠也三四曰重剛舉一卦而言之也既曰中正又曰不中中正以二五言不中以三四之時位言三不在天不在田乃在人也故惕四不在天不在田又不在人矣故二之利是大人之利也五之大人天下所利見也大人合乎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則與天為一矣先天聖合乎天後天合乎聖亢者病其有所不知也聖人無所不知乃見天則故能不失其正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止 應地無疆

坤配乾者也元亨同乎乾而貞體異者指一事言之也馬順而健行也牝馬順之順也乾為馬牝馬順以從乾以順為正也君子攸行法其順而先陽

則遷而失道虞翻後得主讀後則得主
故利利

得其常也所謂後得主而有常也
曰君為

臣主夫為妻主後即得主利莫大焉
此西南

得朋從其類也東北喪朋離其類也
所以從

乾也是能安于正故吉乾之始氣
之生形

之元也順以承乎天厚以載乎物其
于乾之

無疆也是坤之元也含弘光大坤之
下言坤之

利貞也喪朋而曰有慶聖人不與其
從陰也蔡介夫

君子故
之德而及君子之德應地無疆

因言君子之德而証其
於地之德在地則為安且

貞在君子則為安于貞

象曰地勢坤 止 以大終也

天曰行地曰勢陽動陰靜也行有常度動之靜也勢

無常形靜之動也地之力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

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初防其微也陽

微則潛以養之惟恐其不盛也陰微則馴以防之惟

恐其盛也扶陽抑陰之道也二坤德之成也以六居

二得坤之正則無邪曲故直居坤之中則無偏黨故

方直以方故大程子謂如孟子至大至剛以直也
習無不利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蓋長知之學也
乃地道之光也三臣道也含晦其美臣道也程子謂
義所當為則以時而發若含而不為非盡忠也不得
謂之美也含以時發故可貞或從王事以時發也不
居其成功而代有終含章也非知之光大者不能也
四則有逼上之嫌矣括囊可也劉琚曰陰爻得位不
可妄咎妄譽戒其作威福也徒以慎默為心則可以
言而不言持祿養交非大臣之道也五加德之盛也
有君道者守中而居下故元吉上之龍戰與乾竝也
陰之極也聖人之所深戒也凡用柔者多不能持久
而守正故利永貞剛不為首柔利永貞高明柔克沉
潛剋也以大終者陽大陰小陰極陽生也所謂貞
下起元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天玄而地黃

柔者坤之道靜者坤之體然造化之運豈專柔而靜
哉至柔而動則剛至靜而德則方即二之直方也坤
之貞也後得主而有常坤之利也含萬物而化光坤

之亨也承天而時行統贊坤也順其坤之元乎福善
禍淫理之常也善不必福善未積乎不然有餘慶也
惡未積乎不然有餘殃也弑逆者惡之極殃之大也
必由積漸而成辯之不早遏之不力也故其禍將大
履霜之戒遏惡于微毋使其順以長也坤之六二即
乾之九三其坤德之所由成乎敬無邪心故直義無
頗行故方敬直內非專內也義涵於中義方外非義
外也敬行于事孟子集義不必言敬程子主敬不必
言義敬義者無內無外之學也天然自有之良不習

然不利也有內有外則德孤矣無內無外故不孤不
孤故大君子行吾所明不行吾所疑而後言不疑故
不習而利三五同功而異位故皆曰美陰麗于陽也
以卦言坤臣道也以爻言五君道也裸其美者隘也
參其成者荒也居其功者矜也非純臣也二之含章
不徒含也發以時也其無成者非隳其成也不敢居
其成也其有終者非自終也代天之終也臣道之準
也四陰之陰也天地變化陽之盛故草木蕃天地閉
陰之盛故賢人隱隱其能也黃中通于理用中於民

也正位居體好下問察邇言也美之至故含之而愈
光也疑于陽礙於陽與之敵也陽伏于下故曰龍無
陽何以戰戰則兩傷矣故其血玄黃 聖人所以合
德于乾者忠信而已合德於坤者敬義而已下學而
上達至于位天地育萬物皆不越乎吾心而已

屯

屯說文云萬物始生也厚也難也萬物始生故大亨
而利于貞難生故勿用有攸往求以慶厚故利建侯
以初之陽下于陰以二之陰上于陽乾坤之始交也

乾坤始交則萬物始生為雷雨之動滿盈曷曰難生
動于險也夫難之生也不可以輕進也亦不可以不
進也輕進則犯乎難而無所濟不進則終乎難而不
能出故盤桓遭如班如不如舍皆不進之意勿用有
攸往也求婚媾即鹿之虞小貞吉皆求賢自輔之意
利建侯也蓋屯之不進非終不進也屯非一人所能
濟必求賢以自輔相與共濟為可也是乃君子所以
經綸也郭璞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
故雷雨作解而為卦主陽初動也五亦陽也不為主

陽陷也盤桓不進志欲行乎正也亦欲下乎賢也貴賤云者陽貴陰賤也見可而進進固正也見不可而退退亦正也左傳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故大得民二之遘如班如乘初剄也虞翻曰坎為寇盜應在坎故明其匪寇陰陽德正故婚媾貞不字懼其寇也夕乃字復乎常也三之即鹿即五也無虞上非應也則陷入于林中近險也君子見幾而作不如舍之不進也四之班如不進也初以四為侯尊之也四以初為婚媾親之也求賢以往所以為明也既不

能自為又忌人為之皆闇也五以陽剛居尊而施求光者陽陷于二陰也孟康言小貞臣也大貞君也二以臣得五之助故吉五以君不得二之助故凶上難之極也既不能見可而進又不能求賢自輔則淪胥以亡矣

蒙

物勾而未舒曰屯民穉而未達曰蒙蒙則必達故亨蒙者必誠以求發發蒙者亦必待其誠而後發之誠者聖功之本也我謂二童蒙謂五童蒙求我以誠求

也故告初筮謂初筮曰再三四與三也皆乘陽不
敬而其二為再初筮誠也再三不誠也不誠故不告
然不告者豈棄之乎一告而違則悅再三而不告則
憤安知憤者之違不深于悅者乎所謂不屑之教也
蒙以養正養其誠也果行取其決育德取其深養正
之功也初之發蒙發之豫也其誠全也揚誠齋曰刑
之為言法也如刑于之刑故曰以正法也以正法之
也已正於上人觀于下迷者覺蔽者解如械得釋是
也物欲其人之桎梏乎教所以脫之也言教亦末矣

况威乎以往是威令也故吝二為蒙主有師道焉不
主上二剝中而上剝之過也四陰為蒙為婦敷教在
寬包者有容而無擇納者有受而無却寬也故吉五
以師處二而二代五以蒺天下之蒙是剝柔相接于
之克家者也三以陰柔不正以乘乎剛故為勿用娶
女不可納之婦也可擊者也見利而動以失其身陷
溺之深者也不言蒙喪其初也四以陰居陰而遠于
二陽蒙之困者故吝困而學可也困而不學斯下矣
五之居尊守中乃以師居二以童蒙自居不失其赤

子之心誠之至也聖功也上蒙之終也猶有不化者則擊之包者容其發之所未迪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治人之蒙禦寇也攻之太過為寇也君子以入治人改而止不過求也三行不順上以尊擊之故曰上下順

需

需者遇險而健以制之不輕進也將有所待也傳曰需者事之賊曷亨而吉乎且貞故也需而非誠無光且亨之時需而非止無吉且利之理誠莫大于敬正

莫大于順初之恒二之衍四之聽順以正也三敬則不敗上敬則終吉誠以孚也五之中二反需之善故為需之主涉大川健以濟險也雲上于天以待雨君子飲食宴樂以俟時蘇氏曰乾之于坎遠之則無咎近之則致寇坎之于乾敬之則吉抗之則傷郊遠于險也利用恒不失其初也沙近于險也寬以居之故吉泥逼于險矣坎為寇寇自我致苟能敬慎亦可以無敗也四入于險矣及傷坎為血陰穴之象傷于陽而出以聽命于陽故免于咎九五位乎天位也陽彙

而進陰引而退休養生息待時而動可也貞而吉有
孚光亨可知已上險之極故變而入于火需之終故
乾之三陽不速而來上以三為客三以坎為寇尊乾
也故終吉崔子鍾曰六四貪而以位為安故教之出
上六卦終則變進無所之故教之入不當位者乘剝
也未大失者敬以順之也

訟

訟爭之尤也坎險而二于爭乾健而力于爭故訟訟
以止為善止於終不若上于始作事謀始故無訟誠

積于中不能通于彼不得已而後訟為猶必知畏而
毋終焉可也歸逋也貞厲也即命而渝也知畏也不
永不克無誠者毋終也五聽訟者也餘皆以相應相
訟也五為君非二所敢訟而與四爭初與上爭三故
為與訟之主復曰不克訟者理屈于四上而五未嘗
私庇之也周禮馮弱犯寡則青之青者削其地之四
隅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自貶削以盡五之法也
故無青撥鄭本作憊憂也患至而憂之也初不能無
訟故小有言不永其訟故終吉三不能訟故食舊德

貞而厲故吉從王事者從上也無成者不與上爭功也坤道也四之不克退而就于理變而安于貞不失其初也五之中正大畏民志者也故元吉上終訟者也雖爭功而勝或受其賞終朝三且禡之矣三非能禡之上有元吉之大人禡以與三也

師

師以衆動也動之必以正統之必以能以正動之故衆皆正以能統之故衆皆能夫人能以衆正者也故吉無咎彼之與皆不正而我之與皆正衆正也容民

蓄衆兵富于民也師以勇為尚而師出以律勇者不得獨先師以進為功而戰道不勝退舍不得為怯初之失律所以凶四之左次所以無咎也二之在師也剝中而應行險而順象之所謂夫人五之所謂長子也三錫命者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也彖言毒天下象言懷萬邦毒之者乃所以懷之也聞以外專制之可也錫命曰王有命曰大君君制命者也始而命將終而定功君事也餘則非所與也三之輿尸程子曰衆主之也張子曰任寄非一行師之凶也五

制命者也田有禽不可失也失之是縱敵寬賊也故
利執之長子謂二弟子謂三委任之必以專也上師
之終論功行賞也成功不必皆君子也小人雖有功
勿胙之土者防亂也

比

郭璞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為比得
臣位為師莫吉于此象之方來下比上也象之建國
上比下也原筮者慎所比也蒙初筮得二故曰初筮
比再筮得五故曰原筮元則可親來則可久貞則可

象三德具而後比之也不寧者德以動之不安其故
也方來者于實謂天下歸德不惟一方故曰上下應
後夫凶鄰生所謂天下後服者先亡是也初與四相
比也凡以道相比者必有誠意以通之有孚盈缶誠
之至也終有地吉者因四得五也二與五以中正相
比也守正自內不失其自重之道也三比于上匪人
之失所親也四舍初比五親賢從上比之正也五之
顯比大公至正有比天下之道而無比天下之心元
永貞者也用三驅不合圍也雖失前禽不誠也無意

必之私也石守道吳幼清余至吾皆以前禽為上六
是也象以為後夫緩之也五以為前禽背之也三比
上為匪人上比三為無首為無始也程子曰相比有
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凶

小畜

畜止也小畜以一陰畜五陽也五陽欲進六四止之
故為密雲不雨西郊乾方也雲雖密而巽風散之乾
以亢陽乘之安望其雨夫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故能
遂命然小有所畜非盛世之累也堯舜之世有畜

命惟誕敷文德以格之可也文德者所謂至誠誠神
也初與四為應所畜莫先焉復自歸于道不為所畜
也故無咎而吉無咎者善補過也二亦無所畜者與
五牽連而復亦不失其道矣三則過剛不正失其道
矣不正則不可行故為脫輻身不正道不行于妻子
故為反目見畜於陰者也四以旅陰畜群陽宜其見
傷而入畏也惟五以至誠格之四亦以至誠來格是
三合志也張子曰雖為群下所侵被傷而去懷懼而
出於義無咎五至誠誠神者也故能聯屬群陽以彙

進因以孚于四使革心為鄰謂四爻言富象言不獨
富者貴誠也則不惟不制於陰且能制乎陰矣上畜
極而成也不雨而今雨矣可以處矣是尚德之載也
至誠來格也然君子未嘗一日忘陰之防也婦盛抗
夫雖正亦危月盛敵日幾望可戒君子有所疑而備
焉可也從而征者凶道也

履

履以和行天下之大順也履虎尾至危矣不咥人大
順也列子所謂虎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虎之

力在尾諸陽為虎二初為尾履之者三也剛與柔
五也卦言不至三言咥傳言不疚五言疚示戒也禮
以制心辯上下之分所以定民志也履主事行也然
初尚素履二尚幽貞勇于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吉
五決於行則屬上反其初則慶然則不處也而未嘗
忘于處也獨行願者行其素所願也坦坦者中正無
所累也不自亂者非外物所能誘也跛眇不足以有
為而欲有為為凶可必已武人才弱而志剛也大君
卦之主也四多懼故愬愬志行者不處也夫與履相

易之卦夫履在履而當夫位也居尊而自恃其剛明雖正亦危矣上履之終也人之行貴乎有終初往者始上旋者終視履而考祥於其旋故大有慶

泰

上下交為泰其情通也萬物一體也五主泰之君也二保泰之臣也寬而不迫勇而有為毋踈怠以忘其遠毋朋比以行其私保泰之道也惟艱則易心不生惟貞則邪念不起斯不失其保泰之道矣初陽也以類進也四陰也非其類也亦翩翩而下之不敢恃其

富者時移之也以鄰以三陽也實如傳好實無厭之實富也世治則賢否明群陰不蔽其賢忠願以下之富者皆失其為富也小人皆化為君子小人道消也使比于陰可謂泰乎可謂交乎非盛世之象也城復于隍泰之極也戒之也復于隍而後戒之能免於吝乎

否

上之情通於下如心之使臂指罔不知也下之情通于上如臂指之使于心罔不愛也是元氣周流于一

身所以為泰也上下不通則痿痺不仁矣上疑于下
之不我從下疑於上之不我恤小人又得進而間之
罷察誰與平怨咨誰與理過誰與匡闕誰與補上下
相離日入于亂而不自知也否之匪人不利從俞琰
讀致否之匪人不利也亂始也君子居正以俟命不
擇利而處也方否之初小人進矣尚在下位君子猶
未去也使之不失其正亦可變為君子矣二則否漸
成矣皆務彌縫承順以徼寵位君子不去恐不能獨
立不過包承小人以趨吉也亦惟儉德避難可矣三

否之成也雖可羞亦安為之莫知其非也三陽皆君
子也可以濟否者也四上藉于君下輔以類始得行
其志或曰君子去矣四何與疇蓋天下未嘗無才上
有撥亂之君下必有撥亂之臣也五以剝德居尊舉
賢而任之思危而圖其安懼亡而保其存念亂而有
其治乃可以休時之否矣大人者即二之大人四之
疇儉德避難之君子也包羞位不當也大人位正當
也否極而傾則泰矣先否則不可以易安後喜則不
可以難阻喜者上下之情通也

泰否皆以內外交言外內者賓主之辯也薛文清公謂歧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是天地否泰生于吾心也

同人

一陰而同五陽同人也剛可同也過剛不可同也故尚柔柔能同也于宗暱也比其類也非貞也故吝三四過剛也伏戎乘墉以異而攻強之同也祇以離矣三歲不興弗克攻反之柔也卒歸于同也先號咷而後笑不苟合也中直也大師克攻其間我者也攻其

不得不攻也克而相遇同其所當同也同于門無黨也于郊遠也未大同也于野者大同之道也

大有

五陽而宗一陰大有也大者者衆之所歸無乎不有也君子明以察之健以體之知天命有善而無惡也是故為政則勸善懲惡而已為學則為善去惡而已皆順乎天而我無所與為善處有者也書曰有其善喪厥善有其功喪厥功視有若無處有之道也艱者不易其有也公用亨于天子不敢私其有也匪其彭

不敢恃其有也皆視有若無不失所宗者也二以剛明之才居中處順能勝其有之臣也雖重載奚敗焉五衆之所宗執柔守中之君也又能結之以誠則衆不忍芻貳焉糾之以威則衆不敢慢易焉可以永保其有焉上用是道也天且佑之况于人乎

素非其有者而始有之疑于咎也然非無而為有者未涉于害故非其咎也使以克艱之心居之雖終有之可無咎矣明辯哲者雖以照之也苟離以照之則有以見雖功蓋天下善蓋天下於我性無所加也何

矜之有則亦何咎之有

易尚中也二五位之中也五君道也二臣道也同人柔居二故曰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大有柔居五故曰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觀于易而知柔道之足以懷服天下也

謙

有而不居謙也以卑蘊高故尊則光卑則不可踰皆吉也無不利也三獨以陽剄之德有大功勞于國為眾所宗而能謙以居之善世而不伐者也故高而不

充滿而不溢初居下位謙而又謙雖險可濟也四居多懼之地寅畏以從五卑與以讓三無所為而不謙未為過則也五居尊而謙民自服矣有不服者從而征之坤為行師也上則謙之極矣亦不免于用師蓋剛以濟柔上之道也所以防其過也二之鳴謙志得也故貞吉上之鳴謙志未得也必剛以濟之哀多益寡之道也

豫

豫樂也順而動也利建侯行師順天下之心而為之

也九家易曰震為建侯坤為行師作樂者和樂之至也然樂不可過也聖人防其過故于諸爻示其戒焉恐其以逸豫敗厥德也惟四以陽剛任治為豫之所由故大有得焉然群陰相從不能無疑惟至誠以待之皆將順我而為之助矣二則中正自守見幾而作不溺于豫者也初恃其為四之應方寵而不勝其豫方豫三即自鳴其志窮矣故凶三則望其豫于四而不能自立猶未溺焉遠悔而渝可也五則溺矣猶未亡也冥豫則溺亦甚矣亡且至矣苟翻然變其所為

亦可免于咎也啓人以改過遷善也

隨

隨無故者變其故以隨人也剛下柔故動而說動而說故隨隨得其正隨之喜也隨時者善無常主惟善是隨時中之道也嚮晦宴息時之不得不隨者也初隨二二隨三三隨四四隨五五隨上或以剛下柔或以柔從剛皆善也二以柔從柔有所私係故不為善四以剛從剛明哲保身始免于凶官有滄主於變其故也變以從以正故吉出門交初交也無私係也故

不失其功二之係小子謂三失丈夫謂四失所隨也三之係丈夫謂四失小子謂三得所隨也然不能無所係焉故利居貞四多懼之地張子曰處隨之世為衆所附苟利其獲凶之道也惟存誠體道以明哲保身何咎之有五以上為嘉貴而無位者也孚于嘉尊師重傅之道也無私係也至上則無所隨矣固結於五可也拘繫之又維之誠之至也故可通于神明西山者兌方也

蠱

蠱壞亂也。正有事之時也。然蠱非自致焉。前人之所
詒而我受之。不得不治者也。先甲後甲者。始必慮其
終終必寃其始。不敢以輕治之。亦天行有常之度也。
民將亂則振救其民德。將壞則涵育其德。治其本不
治其末也。幹父母之蠱。而不曰君之蠱。易達之上下
者也。初之厲。變變齋慄之心也。二之不可貞。三之小
有悔。刮之戒也。懼以傷父母之心。則承志以默移之
可也。裕蠱者。懼以傷親之心。而安之。壞亂將日深矣。
二之幹母。幹五也。五之用譽。用二也。蠱至于極。不可

也。父母之蠱。裕且不可矣。所以高尚乎哉。

臨

說以教之厚。以容保之。臨下之道也。二陽徧照四陰。
故同曰咸。臨爾雅云。左高咸。丘右高臨。丘咸臨。丘之
高者高。故能徧照也。又云。都丘在地澤中。故澤上有
地。臨有丘象焉。二陽位下也。曷謂高尊陽也。然亦非
山矣。下可以臨上乎。以德臨非以位臨也。尤取于二
者。德盛而位中也。非徒順命者也。其臨者。睽而以私

媚之非正也失臨下之道也憂其失而反之可也
至臨者位近也得初之應也五之應也
自用而用人知之大也君德之成
為敦再成為陶地之上丘之卑於咸臨亦所
以尊陽也臨之六爻四吉而二無咎卦辭獨言凶者
聖人重垂戒也

觀

人情多始乎敬卒乎怠惟祭無乎不敬也與敬之始
也視薦為尤至也王弼曰祭莫盛于與是故聖人取

之以為天下觀神道設教至誠動物不待于政令也
寂然不動誠也感而遂通神也無二道也省方觀民
設教者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之觀也始有政令存
焉蓋王道以至誠為本而政令以行之者也二陽居
尊為四陰所觀二陽為人所觀也四陰觀人也初與
二不能明以觀人文不能以自觀故有童觀闕觀之
象乃小人女子之事非君子所宜有也三遠而不能
觀人反而自觀以審其觀五之進退亦可免于過矣
四近而善觀者也五下觀而化者也自觀而觀諸民

王者獨觀萬化之原通天下為一身也上之德既盛矣而無位為疑于咎矣蓋未能平其志也然而君子一身天下共瞻仰之苟平其志以反觀有孚顒若之道當自盡者也何咎之有

噬嗑

邪能間正小人能間君子足以妨治也必用刑以去之故有噬嗑非明無以察其情非威無以禁其欲合而章庶獄得矣初與上剛而無位能與獄者故為受刑中皆用刑者也滅趾罪其妄行也滅耳罪其不聰

也噬膚嚴懲之當也噬臍過懲之失當也四有折獄之才居折獄之位甚善也然而覲民以刑其道未光焉惟艱則無輕折惟貞則無撓成故古五君道也文王罔攸兼于庶獄君無之雖正亦厲也惟去其妨治者而已故無咎彖曰雖不當位利用獄也此之謂也象謂得當者獄得當也非失當也

賁

物相錯故成文賁者剝柔相錯以成文者也無敢折獄者無恃其明而敢于折獄也初剝也下賁乎四故

曰趾二柔也上賁乎三故曰頊三賁之盛也濡如者
考工記設色之工淳而漬之是也永貞者不過乎飾
也過飾則陵矣四與初相賁者也有相乘之義故初
曰輿四曰馬皤白也檀弓曰戎事乘翰翰亦白也受
賁莫若白也尚質也主乎質以文之則相親而無相
害矣曰相害者位疑也初斷以義而弗乘四疑以位
而無尤柔能從剛不可枉也五與上相賁者也上無
位有丘園之象苟束帛以下之雖吝終吉也束帛亦
交際之文也吝卑踰尊踰戚也上之白賁反乎質

柔文剝則柔企之賁存乎人剝文柔則柔附之賁
存乎已故得志也初與四相應而相賁也二與三五
與上相比而相賁也陰陽相錯以成文也

剝

一陽剝落於五陰幾于盡矣君子觀剝之象順天之
行止而不進蓋小人進則君子退非尚往之時也一
陽居上為卦之主下剝則上危上不治其下是剝而
反厚之下者上之基厚下所以安其基亦順而止之
道也凡剝以牀言安身者也以足以辯自下而漸近

于身矣無正者無上也故凶三之無咎為上應也失
上下者去其群也剝以膚近于身矣剝之極也五為
群陰之主有後道為位正德柔配上者也帥群陰以
從陽使順而進以承上之寵何不利之有順而進亦
順而止之之道也上之陽為碩果而不見食將復生
矣亂極思治人心共戴於君子故得與小人則剝廬
矣落其廬失其柄也周禮廬人為廬器三過其身不
可也已則自害及父子之柄謂之廬落其廬
終不可用也用之適以自害也

復

一陽復於下出乎外反而入于內亦甚微矣順其自
然之性毋使有害之者則自微而顯諸陽以類而來
天地生物之心始遂也動而以順行直養而無害也
七日來復者陰數極于六而七又為乾之始上之十
年弗克征者陽數極于九而十自為坤之終以至日
言者至月之卦也閉關不省方所以養其微陽也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見天地之心於動機也天地生物
之心流行布濩剝於上復于下無一息之停也人者

天地之心也人自剝而復體天地之心生生不息直
養而無害又得合志之朋以輔成之則造化自我矣
初陽復之主也失未遠而即復無適于悔自善之道
也休復有休休之量以下仁也比于初也頓失而危
咎在失不在復也遠于初也四之獨復不比於群陰
而為初之應也五益遠于初矣苟敦篤其復乃可無
悔也中以自考考己之中何如也上終迷不復者也
故再言凶以警之也天降災人作青行師則大敗輔
其國則君危無施而可也至于十年不克征終不能

行也獨曰反君道者自其大者言之也復德之本也
君子以之修身既不能不遠而復下之以休休之量
持之以兢兢之心奮獨復之勇堅敦復之志是亦修
之吉也不然求免于迷復得乎

無妄

大亨而利於正無妄之道也無妄誠也誠者天之道
也動而正曰道故利于正誠無為也有為即妄也誠
則無事矣有事即妄也妄非正也非正即非誠也故
有膏不利有攸往剝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物與之無

妄也天命之性也主于剛動而徒至誠貫金石也無
妄之往不知其妄而認妄以為誠率是以往倏倏然
其何之天命不祐有責也行矣哉言不可行也天以
誠與萬物而不私王者體天之誠以育萬物未嘗以
已私與也初與四五剛之正也二柔之正也故皆利
于貞三柔之匪正也上剛之匪正也故有責六爻之
義卦詞備之矣初之誠誠之至也純一不二良知之
所發最真切者也與天命之性無間也率而行之即
率性之道也故吉不耕而必其穫不蕪而必其畬先

難後獲無意必固我之私不失其無妄之體也故利
往三之位匪正也有係累之私焉或繫之牛認妄以
為誠不知通變者也子莫之執中也則外誘已潛奪
之併所自守者失之也故曰行人得而邑人災不可
貞之道也四之可貞乾體也正也發乎誠也如其義
舍生以取可也如其非義一介不與可也無私也無
私是無妄也我固有之也非外鑠也故無咎五之無
妄剛中而應也或疑其過故不免于疾然其過也如
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勿藥有喜也至

誠自能動物也藥之不可試者少嘗試之是因藥發病即為私矣乃文過者也上則太過也窮極而不能通自以為無妄而不知妄亦甚矣行之是災之大者也止可也程子謂無妄之極者非也

小畜以巽畜乾也大畜以艮畜乾也畜之義蘊也止也小畜主於畜止以時言故取其小大畜主于蘊畜以德言故取其大乾至健也止之難至大也蘊之尤難也巽順也順以止乎健不拂也柔能制剛也其所蘊可知也艮止也止乎至善也健止者非健無以致

義相通也

大畜

大畜德之大者也利貞者以剛健篤實為貞其德自進于光輝日新也不家食利涉川以德濟人也剛健無間斷也篤實無虛假也修德之要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吾之德也尚賢也古人之德不可見見諸言行古人之言行即吾之德也象山所謂六經皆吾註脚也吾之德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多識前言往行而非以畜吾之德是多學而識之非一貫之道也

德既成矣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亦因乎時而已
故六爻皆以時言也初之利已二之說輒時可止而
止也蓋畜不久則發不大也三可行矣必以艱貞自
防乃利于往不敢以輕進也上合志者三為上應與
上之志合也四五進而不容食矣夫君子之進也以
止亂也童牛之牯止亂于未形善之善也豮豕之牙
止于將形亦善也濟艱險之道也何天之衢則畜極
而通大亨也

之說無當於豮豕牙爾雅訓豮豮俗呼小豮豬為豮子
顧野王訓豮豮也蓋豕之鬃鬣善奔騰者也埤雅云
以牯繫豕謂之豕豕之牙猶牛之牯也童之牯止其
觸于角之未生豮之牙止其奔騰于將形皆可免于
患矣以之脩德是禁于未發之預也以之養豕是蚤
絕姦之萌也何天之衢與詩之百祿是
何天之寵同古人何荷通用謂負荷也爾雅云四達
謂之衢禮所謂王道四達而不悖也

頤

頤貞吉凡自養與養人皆以得正為吉也觀其所養
養人也自求口實自養也自養而曰求仰給于人也
內卦下也自養也外卦上也皆養人者也自養者多
不善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也雖上有祿以養廉下不
可以干祿為心也干祿即非正也養人者多善上以
養人為艱也凡顛連無告者皆欲養之使不失其所
也一物失養而後為不正也不曰聖人養萬民而曰
養賢以及萬民萬民非一人所能養也必養賢以及
之也五君四相養萬民者也而萬民之所由養者以

上之賢也頤口之象言語口所出也飲食口所入也
慎之節之養其德也龜以不食而靈也羞惡之心人
皆有之蹴爾而與乞人不屑者心之靈明不昧也及
見人之富貴利達則昧其靈明以求之是喪心者也
雖曰人靈於萬物亦不足貴矣顛項也謂上九也二
陰柔也與上非其應也乃求以養焉反其常也知其
不可退于丘園以自食其力可也所謂家食也往即
凶矣類善也行失類者失自善之道也三窮而濫悖
拂于養道之正甚矣故終身不可用也四亦顛頤而

得吉者承君君以養民能用上之道者也是上之先
所施也虎下視也兢兢說文云視近志遠也四於下
最親能下視而志遠雖下民之歆求給于我者至衆
也逐逐然皆有以養之又何咎之有五能用上之賢
曷曰拂經五之用二常也二不是用而用上為拂其
常也然因其可用而用之亦不失其正矣行渡水曰
涉以衣而涉褰衣而涉皆不可也人君不以身近于
險也若濟大川用賢以為舟楫可也上賢也為五之
信任由之以養萬民不避艱險可也臣道也

大過

大過者莫大于陽陽之過是大者過也中強而本末
弱故撓四陽居中可與立也順而說行可與權也故
利往而亨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所以大過人也藉用
茅以柔在下過於慎也老夫老婦皆過時者有枯楊
之象二比于初故曰女妻上比於五故曰士夫生稊
者發孚也榮之漸也生華則生理將盡矣三之撓以
剛居剛剛之大過無陰之輔也四之隆以初為應于
下其基厚矣故不撓子夏傳曰非應稱它以三之撓

為吝也過涉滅頂事至于無可奈何授命可也楊敬仲曰見危授命而功不濟亦有從而議其非者則見利忘義者得志矣故雖凶不可咎也

坎

坎重險也遇重險以出險為貴也四五出于險者也卦辭之有孚主四言也彖之不盈主五言也有孚者中之實也不盈者體之虛也虛實相生而後可以濟天下之險也人君取之以守其國因天地自然之險不忘其備也君子取之以守其身常德之行習教之

事是以漸而進也不怕其德者偽也非中實也傳而不習者盈也非虛體也窞從穴從陷陷于穴坎之坎也二之小得剝而中也亦未離於險也至曰來往曰之往來于習坎既險矣且臥於深險之上勿用其凶不必言也六四程傳可謂盡精微矣當深玩也禮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於樽簋副設玄酒以正副貳也從晁氏簋讀者非從象為是納約自牖至誠而不迫也剝柔際者比于九五為際合也水不盈則衆流歸之既平則安流不激五以剝中之德而居

尊能虛其心平其氣以下四之賢則天下之善歸之
尚何險之不可濟哉中未大者大則盈矣詩云坎坎
鼓我坎其擊缶坎擊樂聲也不盈而平水之性也四
與五既皆出于險則別以樂與水之性言不復以險
言也上六險之極也約與微纏皆從經繫用微纏非
納約矣叢棘暗且蔽也寘于叢棘非自牖矣又無積
誠以動之失其道矣雖三年之久不得免于凶也坎
以下險為凶上出為善下卦雖小得而亦險上卦惟
險極而後凶

坎為水水就下其性柔故用剝離為火火炎上其性
剝故用柔坎之二五皆剝中也因其就下則升之故
主于五離之二五皆柔中也因其炎上則遏之故主
于二

離

萬物莫不有所附麗而成也日月麗天矣草木麗地
矣然則天地何所附麗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附
麗也君必麗乎臣以弘治化臣必麗乎君以成功業
所麗者兩明則興兩昏則廢一昏一明者否泰之交

也明不繼非明之至也重明者繼明也離於人為目
人之神在目故舉目則有以見天地萬物之形而通
其理神矣哉心者神明之舍也心明則目明其神存
也心昏則目昏其神離也故此心一明則天地萬物
皆附麗于神之所通也使神有時而昏則吾身且
無所附麗于天地萬物矣是以君子學有緝熙于光
明繼明照四方之道也履錯然者交錯以進若火之
始然也敬之則不失其明可以過燎原之勢矣黃離
元吉居中以麗乎離之主也日昃之離雖明不久

也鼓缶而歌樂天知命也苟不能樂天知命求賢明
者以繼之雖嗟何及矣其禪繼之時乎九四既不能
敬其始又不能樂其終一旦禍機突至幾于燎原矣
故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象其齊桓之夜殞衛懿之藏
肝乎涕沱憂之發于形也戚嗟憂之發于聲也五居
尊守中可以繼照矣而憂懼若此之至不敢恃其明
也前麗于王後麗於公其百官總已以聽之時乎上
為剴明之輔王所尊禮者用其命以征不庭殲厥渠
魁脇從罔治使仁義並行萬邦以之正矣亦繼明之

浣所李公文集卷之十一

讀易劄記下

咸

咸者無心之感也。凡應感必以心而曰無心者無私心也。虛者心之體也。無所容其私也。意必固我皆私也。一有私焉則實矣。實則不能感也。取女吉者陰陽相感之情發之最真切者也。凡發之真切者正也。非私也。情順萬事而無情。虛體固自若也。物之虛者皆能受也。惟局于形故所受有限也。心之虛也太虛而



無象者也故無所不受也無所不感也感者應存乎
人也受者應存乎我也感必有應應復為感感應相
與而不已也聖人通天下為一身然感之以身未若
感之以心感之六爻皆不外于身也而主之以心拇
腓股心之下也脢輔心之上也腓以居靜而始吉脢
以近心而無悔皆軀殼也不能感也四以思言思者
心之官也故為感之主夫學以正心為要心不得其
正而後悔心萌焉心正則悔亡矣然而孟子曰必有
事而勿正心何也所謂正心者非意之也不失其虛

體而已惟虛故靜惟靜故正思感人以心私也思人
感于心亦私也思而悔其為私亦私也思悔其私之
為私亦私也憧憧往來無所止息擾擾萬慮朋黨而
起心安能得其正哉夫思以去私以私去私也以私
去私以寇攻寇也不有內治之道外寇未平內寇復
作主宰無時而寧也是故善攘外者修內而已苟知
慎思之學明一致之理不逐於思務全吾體合其萬
有歸于一虛則真體呈露萬慮自息思曰睿睿作聖
矣其視屈伸往來寒暑晝夜之序於我何與盛德

之至也夫然後可以感天下于和平所謂無心之感也

恒

恒德之固也久于道也久而未必為道是守一隅而不知變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以順動也發育萬物錯行代明變動而無方也知恒而不知變非天地之恒也君子立不易方與時變易者道也不可易者立德之方也三之德不恒固羞矣初之深求其恒凶也上之躁動失其恒方凶也四之田無禽守株待兔不當恒而恒也二恒于中悔亡矣亦非吉也五之

恒德貞矣亦婦人之吉非君子所貴也六義皆未嘗以吉與恒也蓋易隨時變易以從道者也守一隅而不知變非易道也

遯

遯近否象也君子之道將消小人之道將長也遯則亨矣小利貞者君子見幾而作不及其長也剛當位而應五應二也與時行者不必于遯也遯以先去為安後退為危初為遯之尾柔不能速也往者進也既不能速退止而不進乃免于禍也二以五為應既中

且順執之堅矣不必遜也故不言遜凡可解而後可去二與五之志固不可解矣安能去乎三則思遜矣念其恩而有係吝之心不忍遜也有疾厲病其不能斷也危道也然以之畜臣妾則可君子不可虛拘也臣妾小人也曰畜小人而曰畜臣妾易不為小人謀也不可大事者國家之事莫大於用賢不可以是道處也四以遜為樂君子之吉也小人不能遜則苟賤以求容故否五之遜獨嘉者晦其跡以用二之賢也以正志志於用賢也五自視其志則甚正二視其

志則甚固也或曰君道無遜高宗舊學于甘盤遜于荒野以從盤也非遜之嘉者乎初為遜尾則上為遜首見幾而作者也矧貴而無位高而無民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故曰肥遜

大壯

大壯者陽壯也以剛動也以剛動必有非禮而履者矣故利于貞非禮弗履履必以正也自勝之強也四陽當盛長之時其剄甚矣剄貞者為剄者戒也故四陽皆言貞初未言貞乎亦貞也剄動之始勢不可遏

而不知其非也征則凶矣止可也弗履非禮也有孚者事至於無可奈何惟至誠以處之苟得正而斃焉可也其孚窮者窮而孚也利貞之道也二之貞吉剛而中也三則非中矣小人尚力故用壯君子志剛故用周蓋學而不思則罔如告子之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也如是雖正亦危也觸藩而病其角剝之象也亦厲也四則能全其剝矣故貞吉悔亡藩決則無可觸矣不羸則無可病矣蓋至大至剝塞乎天地者也尚往者五與上皆柔利於往也輒不壯則輿敗壯于大

輿之輒何所不勝也亦所以尚往也喪羊于易和易以待之不逢其觸也以柔制剝剝者失其剝矣位不當者雖免于悔而下不能無慢易之心也上則柔變為剝矣乃以柔觸剝用壯者也故進退無所據何利之有不詳者不詳于量德度力也苟以其難其慎之心處之自不敢用其壯矣故咎不長而吉也二陰不言貞者不以正與之抑陰也

晉

晉大明在上君子進用之時也康侯書所謂寧侯康

僕用者安民安國之侯皆進用於天子如成王以召公畢公毛公為三公芮伯彤伯衛侯為三孤穆王命牙為司徒罔為大僕正是也錫馬蕃庶寵之也晝日三接親之也自六五言之也周禮上公之儀副車九乘賓上公之禮三問三勞是也自昭明德自治而後可以治人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五進賢者也其它皆賢者之進也君進於明臣進于順也君子難進而易退摧如者若見阻於人也愁如者若有憂于已也皆其難其慎之心故進得其正而吉也然初則未信

而勞恐以為厲未信而諫恐以為謗唯寬裕以待之則無咎矣二則居中上下相信故受福謂庶馬三接也王母者六五也陰至也三則順之至矣上下久而益信矣故悔亡不言吉非中也四則剛而躁仕進者之所忌也故有鼫鼠之象言其貪而畏人也貪則無當於衆允矣畏人則無當於推如愁如矣貞固守此危道也五以大明之君居尊執柔衆所附順其悔亡矣然人君用賢多以失得為恤急於功利則責效太速務於計術則伺過大深分之權則疑其逼委之重則

防其私納之煩則預憂其不理投之大則常恐其弗
勝利害之私蔽亂于中讒忌之謀間隙於外是以任
賢不專信賢不篤而無成功也夫既灼知而克宅之
失得勿恤則往吉無不利可以成天下之大功矣上
則以剝為進之極故曰晉其角是不可復進也退而
嚴於自治可也雖危亦吉且無咎矣夫德成而後進
也居進之極乃退而自治焉是以政學者也其道未
先故貞而亦吝

晉明之盛也故曰明出地上明夷明之傷也故曰明

入地中雜卦曰晉晝也明夷詩也不曰夜明不息也

明夷

明夷利艱貞上傷于明用晦以養之也下以明見傷
用晦以全之也用晦者利艱貞之道也故一卦皆以
艱貞為利易曰觀其彖辭思過半矣文王言大難天
下之難也箕子言內難家之難也易之興也其殷之
末周之盛故主明夷言文王作易箕子陳範皆明道
以覺天下者也周公於六五隱其辭曰箕子之明夷
孔子遂以文王廣其義皆以明見傷于紂也五不

居紂而居以上者紂獨夫也以五居箕子者道在也
武之未盡善非征誅也以未立箕子故也使箕子為
夷齊武之善莫大焉周公以五居箕子陰與之也初
之飛垂其翼幾于傷矣三日不食不接淅而行也傷
未至而往主人或議其忍不足恤也見幾而作之道
也其伯夷太公之居海濱乎夷于左股幾不免矣股
肱左右大臣之象也是文王之居姜里也惟馬壯則
拯之速矣傷而獲拯非吉乎順以則順帝之則也南
狩得其大首武王之恭行天討也不可疾貞惟去其

元兇朋家作讐反靡靡之俗不歆以驟正之也必以
漸焉夫人君得行其惡必有小人以逢之也四以陰
柔不正之原入為腹心曰左腹右順而左逆猶云逆
德也獲心意者心相得也其元良賊虐諫輔之
心一出門庭而即相得則君之惡有所濟矣其飛廉
惡來平節之不出門庭凶以不從上也此出門庭是
從上也兩惡相求一見即合也五之箕子蜀才奉作
其子俞璩謂不敢顯稱箕子非也武王十有三年訪
洪範于箕子武王稱之史載之友辭周公稱也何諱

焉上之不明而晦猶云初登于天照四國者尚也蓋其初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其才可知非闕弱也天下嘗仰之矣不知所謂明者乃闇之至也及其貫盈則入于地矣明失其則也失則者過其則也凶繁大焉與順以則反

家人

天下正於家家正於婦婦正於身家人利女貞女孰貞之我也言有物行有恒正其身以正天下之道也釐降刑于之化舜文以之况夫人乎家之索未有不

由于婦也家人一家之人獨曰女離巽皆女也九五外正也男正位乎外也六二內正也女正位乎內也卦之主也婦無遂事必有尊也婦主饋祀必有敬也是女貞也初始也必慮其終上終也必原其始三稽其弊四明其效正家之道備是矣閑家者女訓始至子訓始釋及其志之未變而防之也三疑過于剛矣與其和而無節寧以嚴治也然嗃嗃孰與雖雖乎故不免于悔厲視嘻嘻者則吉矣富家大吉順在位者仰事俯育各得其所也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

家之肥也家之肥是家之富也所謂父父子子兄
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也天下所由定也荀曰豐
殖云耳可謂大吉乎上九家治之極也本其始言之
亦惟誠以結之威以濟之而已結以誠則愛不以久
携濟以威則義不以恩掩爾家之道莫大于是是以
終吉也象獨以威如謂反身者懼其嚴而至于傷恩
則正其身以率之而已

睽

睽乖也二女之志乖也小事吉者不可大事以二剛

五柔位不當也革亦二女其能應天順人成天下之
大事者位當也析同為異者睽之體也合異為同者
睽之用也同不失已異不傷俗睽之善也六爻相為
應其理同也而志不能無異故有睽志不能無異而
其終未有不相合者故睽皆主于合初與三以見言
二與四以遇言上則始言見終言遇者何也左傳宋
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于梁丘公羊曰遇者何不期
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穀梁曰遇者志相得也是見
者要之也未必遇也自復而有終亦遇矣遇者皆見

而志相得也五不言見與遇所主也君道也惟所往
即遇無所要無所期也初與四相應而睽也悔亡者
馬雖喪勿逐而自復也則睽合矣合睽者與其亟也
寧舒與其褊也寧宏故勿逐惡人如周鄭交惡之惡
指四也相睽者也見之者要之也則免于咎矣二剛
而中也一于剛則寡遇矣棄其中則失道矣于巷者
委曲以通其誠也事上之道也三與上庶同將見之
而輿曳于後牛掣于前不得往見矣其人斃且剽又
不歆其見矣是無初也及其群疑既釋乃相遇矣故

有終四與上皆言睽而旅者剛之過也遇元夫初也
元始也善也初以四為惡四以初為善初能要之見
也善處睽者也合之以誠志相得矣雖危無咎五之
悔亡成二之遇也二五所宗也噬膚則相入深矣故
往即有慶上之見夫三也疑之也豕負塗疑其穢已
載鬼一車疑其祟已先張弧疑其中已後脫弧疑其
嘗已疑其為已之賊而不知實為已之親也及其遇
也陰陽相和群疑盡釋志相得矣何吉如之所謂吉
皆小事也非大事也

蹇

遇險為蹇止險為知故往無不蹇來無不善尚止也西南坤位也東北坎艮位也利西南不利東北坎艮險而坤易也中子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履平而無為大人能濟蹇者也利西南利見大人非專于止矣蓋善濟蹇者能使其險若夷人皆尚乎止蹇孰與濟濟蹇者二與五之責也故二曰蹇蹇五曰大蹇不與其止也初以蹇之始而來故保其譽上以蹇之極而來故變而吉來反者自反而處于夷非剛者不能故

為內卦之喜來連者相連而為之非柔順者不能故為當位之實王弼曰得位履正當其本實是也大蹇者即蹇蹇也匪躬忠也其濟與否未敢必也朋來者助也朋來於蹇中其節也碩大也春秋所謂大之者大其所為也大人九五濟蹇者也

解

解緩也緩以散之母棘也難斯解矣利西南者震東坎北難方也出于險而即西南難解也西南坤也厚德載物衆所歸也解難者常過于為難解常不及於

為過於為則擾不及于為則媮難初解則無所往而
來復不可過于為既解而有所當為者則攸往而夙
為不可以不及于為赦過宥罪厚德也緩以散之之
道也解解難也卦中皆以解去小人為言小人者發
昔之端也難解而小人尚存將復作矣猶未解也小
人者六三也其他皆解去之者也初之無咎者解難
動也難解靜也動則靜柔也難之始解其剛柔之際
乎惟安于義何咎焉無所往而來復之謂也三孤謂
六三也自其邪媚謂之孤自其猛鷲謂之隼自其卑
下謂之拇實皆六五所謂小人也二與上以剛取之
故曰獲四與五以柔散之故曰解是有攸往夙吉之
謂也黃矢中且直也致寇召亂之原也貞吝正可醜
也四比于三所踐履者拇之象也朋至者皆解難之
君子不專于初也君子惟有解君子惟有解小人之
道耳無他往也不惟人信之雖小人亦信君子之必
解之乃自退也田獲三狐自下獲之也射隼于高墉
之上自上獲之也悖解則難解矣

損

到過也柔不及也損者損其過以益其不及也損下益上上柔也五上也受益者也其它皆損以益之也固有自損以益之者有弗損而益之者初與三四損以益者二與上弗損以益者夫損之道以誠為本以時為用非誠則偽非時則窒非損之善也彖辭生誠言象傳主時言有孚誠也二簋者誠之積也故於損也有言無咎可守可行國奢示以儉國儉示以禮故二簋應有時彊弗友剝克變弗友柔克故損剝益柔有時不與時而偕行非天地之道也懲忿窒慾損其

不善以益其善也損其疾也利于貞也貞而吉也致一而不褻也皆所以立誠也酌之也適往而適有喜也合宜而用之皆所以因時也事已即往不以益上為功也酌其時而損益之母失之過也二之弗損者弗損其道而可以益之也上之弗損者弗損其費而可以益之也一者誠也誠動物故得友三則疑疑則不誠故損知其不善之為疾而自損之懲忿窒慾之道也二爻皆柔雖自損自益不能及人而自善亦可以善其君也五受益者故不言損或益之益之者非

一人也十朋之龜漢書元龜大貝十朋非四民所得
居有者入大小受直十朋之龜弗克違是卜以元龜
弗克違龜從也王弼謂盡天人之助是也程子以弗
克違為龜是以十朋為人可疑朱子以十朋為龜是
以益為龜弗克違為五可疑上之益之益之以善也
上師保之任也善君所自有者師保持開導之非損
所有以益之也益之以善宜其無咎正吉利往得臣
是大得行其志也得臣無家得臣之國爾忘家也

益

損上益下則民心悅是以天下無事則令行如流故
利攸往天下有事則濟險若夷故利涉川木道乃行
者震巽皆木為濟川之具焉震巽乃施生之施天地
所以益萬物也君子觀象於風以入之也故見善則
遷必入于至善焉觀象於雷以威之也故有過則改
必立于無過焉風雷迅猛者也遷善改過非迅猛不
能也遷善益吾性之所自有者也改過損吾性之所
本無者也為身之益莫大于是初之利用為大作其
創制立法與民更始之時乎非下自厚其事乃君所

以益下也六二受上之益多矣龜亦弗克違矣惟常
守其正則天下孰不頌益之况于上乎王用之亨于
上帝如裸將于京顯俊尊上帝取其至誠足以格天
也惟誠則天且不違况于元龜乎益之用凶事憂治
世而危明主也危亡亦理之所固有者也方為上之
所益故無咎然必至誠以感動之以中行之道告之
用圭以通之乃可必其從也不然未信而諫未同而
言言之太激責之太難未必其能損已以從之也四
吉近君之位以中行之道告公無不從矣能順上之

心也民不安其居則遷用之為依以遷國能順下之
心也蓋其志在于益天下故上下皆從之也上以誠
惠下雖損已而不恤下以誠德上咸受益於無方是
上下交孚吉莫大焉上之莫益過求其益也過求則
貪天下皆棄之莫有與者偏辭據孟喜虞翻晁氏本
作徧辭言徧莫之與而擊之者且至則所損多矣惟
其立心勿怛故凶苟有怛心則飯糗茹草若將終身
耕田鑿井皆帝力也何過求之有

君子之去小人不務勝之而已務厚其防威其心也厚其防則不得逞其惡威其心則可革而為善以五陽決去將消之一陰宜無難者而轂罪于朝孚號於衆猶懼其危也乃先自治不務以力勝之所謂健而說決而和也去小人之道也澤上于天善則沛于下故施祿及下以廣其澤也不善則潰于下故居德則敬忌自防恐其潰於私也初之不勝躁於動也二之惕號即孚號也不忘其備也有備斯無患矣三為上之應壯于頄色厲內荏者也方衆君子決去小人之

時而獨為之應如獨行遇雨必將沾濡矣若懼其濡已含怒以絕之可無咎也四居不能安行不能前亦弱矣從其後鞭之可也聞言不信謂之何哉三為柔應愠則舍之四自居于柔終莫悟矣六君側之惡也君既近之非大勇不能去也然亦不可激之必度夫中焉上則其黨已盡無所號呼苟知其必亡革心以從君子可也

姤

夬以五陽皆欲去一陰陰在上也姤以五陽皆欲遇

一陰陰在下也在上則乘之故宜去在下則承之故
宜遇勿用取女女壯也壯則與陽敵矣陰之於陽可
下而不可敵陽之於陰可遇而不可取遇者何不期
也初與四期也與二遇不期也柅絡絲具金柅至剛
也繫于金柅以至柔繫于至剛也故曰柔道牽也守
其正則吉往則焚如矣故見凶何者豕雖羸信能躅
躅不有以繫之必見戕矣是以貴居貞也包有魚有
得衆之象而魚過時則敗賓享之禮未可以遽行故
不利賓二比於初與衆最近為五之應尚遠也苟得

衆為宜受而有之以待上之命可也不然懼其過時
而潰矣三之次且求遇而未得也四之無魚二得之
失其應也瓜美也以杞包之含其章也五有含章之
德天命且降而從之不能含矣况于民乎上之始其
角遇其觸也故吝

萃

萃人心者莫大於祭自一人言一身之精神萃于一
時自天下言千萬人之精神萃於一人有其誠則有
其神神其誠精之所萃乎故曰非鬼神之力精神之

力也大人拔乎其萃非天下之至誠不能也故利見之為萃之主也誠必以物將之用大牲吉備物以享謂民力普存也如是乃可以合天下之萃民聚則必爭除戎器防民爭也初為四應故有孚與群陰比故不終或不萃而亂或萃而比若號則不安于萃一把持又為咲則不能去其比是立心不怕也不怕是不誠也苟勿恤去其比誠心與四為萃乃免于咎二之引吉五引之也孚乃利用禴貴其誠也中誠未變不求備于物也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

言之棟萃而咲與陰萃也往無咎者上互以巽未至於亂也四與五大人也四以剛德近君為民所萃是大吉也復思免咎者位逼也五則位當矣無咎矣天下已孚矣聖人之志猶以為未光也乃曰天下以位歸之非能以德孚之也於是益脩元德以撫乎民怕永貞固則永保其萃于無虞矣上不為陽所萃又不

升

君子居則升其德于聖出則升其時於治德以順積

治以順成坤巽皆順也大人有德有位者也見大人則德進而位可居矣曰用見不曰利見者用之也勿恤非利之也南征響明而升也夫柔以時升故所以為升者在巽所以為巽者在初允信也吾斯之未能信未可升也信而升則大吉上合志者從二陽合志以升也二以剛中為五之應用禴者誠也以剛應以誠交非矯飾于外也喜可知已升虛邑者上之三陰皆坦途也無可疑也亨于岐山順以事上也五正而吉也荀爽曰陰正居中為陽作階是也群賢階之以

升也上之冥升冥然求升而不知止者也苟移此心以求進于德則自強不息之道也冥豫導之渝冥升導之貞聖人不輕絕人也

困

困陽以陰揜也坎陽陷于陰兌陽乘于陰皆足以揜之也大人者處困而亨也亨困以貞徒以言為其誰信之是益其困也君子不能必身之無困苟遂其志見危授命是亦亨也初與三不能揜二適自困也初下也陰幽也臀下體株根株亦下也困于下入于幽

其困深矣三歲不覲終不能亨也二揜于二陰故困于酒食自樂無求矣然五方以朱紱來非求之也出而以誠事君可也自往則凶當思免于咎矣三困之極也不以居上下險而上說也四來徐徐志在于拯下之困也而已且為上所揜若困于金車吝道也安能拯人然有拯人之德豈終能揜之哉五君也曷曰劓刑簡輔謂刑餘之人揜之是也劓刑非困也劓刑而赤紱乃困也然五之德本中直佐之以朱紱之賢苟徐以圖之可以致說誠以格之可以受福漢以陽

球為司隸即誅王甫傷于棘也唐以李順節典禁兵以謀揚復恭近于偽也卒之二豎去而困益甚矣聖人所以垂戒也上一陰也六以為金車寵臣也五以為劓刑刑臣也揜君上之德莫大于二者御之有道適自困也上之困蔓且危矣多悔矣知悔而反于正則吉也開之以自新也屯蹇困皆遇險為難也蹇以得賢自善止于險之外困以及正自全出于險之上屯之漣如動于險之中也

井居其所而遷也邑可改井不可改居其所也存之
不盈酌之不竭一往一來皆汲于井而井未嘗尸其
功焉居其所而遷也汜水涸也涸至而汲與未汲同
無益也敗其瓶失其具矣非徒無益又害之也夫井
德之地也性也生人物萬殊矣事萬變矣而性未嘗
改也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非有加于性也自賊者
非有損于性也分定故也不能燥雪其心日新其德
真性漓矣是自棄其成也自棄其成是自賊其性也
勞民勸相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也井以養人為德

也井沉下而涸也陰濁也不有日新之功是舊井也
舊井者棄井也禽且舍之無及物之功也二陽動而
流矣流于谷下比也注鮒而已無與汲之者夫井之
道也甕敝漏敗其瓶也凶可知已二甚于初者井泥
可靜而澄也動而不善其害大也三無停汙可汲已
而莫之汲雖行道者皆憫之也苟求王明汲之則上
下竝受其福矣不曰明王曰王明者王明而後能汲
也謂上也四為坎之下井懼其下陷也自脩之道不
可廢焉五甘而寒有中正之德為人皆汲而食之是

臣擇君者也是能勞民勸相者也井以上出為功上則收其汲之之功矣幕所以潔其井也勿幕往來井井汲之者衆也幕則雖足以自潔其及物者亦隘矣苟自居其功亦非元吉之道也必至誠以處之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雖大行不加焉井道之成也

革

革變其故也聖人不欲輕變其故也水火相生相滅不得不革矣二女志不相得不得不革矣然必已日乃革之蓋于必盡于已而後戾故庚而民自孚也革

之六爻皆以上下相信為本也非有文明之德則闇于事幾非有和說之心則拂于民性不能革也大亨則無拂以正則無闇是以革而當也湯武革命一代之革也治曆明時一歲之革也初上下未孚堅固持之不可革也戒其蚤也二與五革而當也君臣相得剛柔以相濟也三戒其躁也歆其以三就孚之也三就猶三令五申也四則孚矣上下信其志矣母以多懼而疑也改命者革也虎變革人者也豹變革於人也征凶居貞吉者君子小人皆革矣不必過求之也

聖人不為己甚也

鼎

鼎者去故取新象鼎而名之也順而文明有其德矣柔上行有其位矣柔應剛有其時矣是去故取新大吉而亨也程朱衍吉證以彖安知彖非脫吉不可證以卦詞乎享帝曰烹享聖賢曰大烹者禮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先王傳國以鼎故周定鼎郊鄗遷鼎于洛皆以凝命也正位以凝夫命在德不在鼎也鼎以初為趾二三為

腹五為耳六為鉉顛趾非有實也故未悖以出否故無咎出否者滌去舊汙以來新益也得妾以子擇其善者從之謂二也二善也初之配四也四不可從而比于二是得妾以子也鼎有實陽實也慎所之者不輕以與人也仇好仇謂五也有疾不我能即柔也柔應乎剛故終無尤而吉也鼎耳改者五非其應也又有覆餗之大臣間之故其行塞雖有在中之美不可得而食也然上為三應乃五所尊信者誠能和之終必見用故有方雨虧悔終吉之象初顛趾未折也四

折矣初未有實四實矣覆公餗凶于爾國也其形渥
凶于爾身也揚誠齋謂沾濡其身是也臣能承命為
信若此者於信何如也一鼎之用聽于耳故為主黃
耳者以中實非以陽實也金鉉上也居中用剛鼎之
功成矣利貞者有疾不能即二故利于貞上之大吉
鼎以上出為功也五謂為金鉉取其剛也上謂玉鉉
取其溫而栗也故曰剛柔節也

震

聞洊雷而恐者畏天之威也畏以天者誠也一于恐

懼者是有所恐懼也非誠也恐懼而脩省為存誠之
學也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
其所不聞也後有則者不失其常度也百里君象也
震驚不喪其七鬯不失其常度也誠存焉故也君祭
親七牲薦鬯而已餘不必親也震長子也天子奉宗
廟社稷之粢盛君行則守曰監國故君出而可以守
宗廟社稷為祭主者惟長子之任也初九震之主處
震之初也故爻用卦辭象用彖以明其善也二乘于
初之剛來而危矣度必喪其所有登高避之可也勿

逐者勿逐于物也逐物是有所恐懼也七日得者以
勿逐得之逐則不得也七日者爻位六七則反乎初
也登高勿逐者修省之道也震蘇蘇者上下皆震也
震而行恐懼而修省也雖位不當可無肯也四逐泥
者震而復震有所恐懼也五之往來皆危者初往而
四來也度其可以無喪者惟有事于修省而已君子
而時中也上震之終也漸以微矣視矍矍者餘威未
忘也靜以鎮之可也往即逐物矣故凶夫其震之漸
微故震不于躬而于鄰於震鄰之時戒之不待其震
省焉乃可免于咎矣

艮

艮之止止於至善也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內欲萌焉
有我也外物誘焉有物也則失其心之本體不得所
止也艮其背不獲其身靜亦定也無我也行其庭動
也不見其人動亦定也無物也無我無物止至善之
道也時止而止靜亦定也時行而行動亦定也動靜

不失其時各止其所也思不出其位安所止也位其
至善之所在乎咸與艮六爻皆舉一身而言咸言動
以身感之而已艮言止以身率之而已艮其趾止于
初也其意念方萌之始乎止至善之功莫要于誠意
利永貞者誠意之謂也腓足動隨而動者也拯救其
失也救其失者必有奮厲之功而優柔不斷隨物而
動隨物而止焉無所得于心故不快也物欲退聽則
得所止矣未退聽者未得所止也馬融以腰束帶處
為限其物我之交內外之際乎艮其限約束之可也

然三刻而過躁動者也黃大也列其黃張大其事以
為至善在是矣不知後心一萌內欲方熾以至薰灼
其心莫能止之其去至善益遠矣二之心不快有物
之私也三之薰心有我之私也皆足以累其心之本
體也艮其身舉一身而言之為君止仁為臣止敬為
父止慈為子止孝各得其所也橫渠謂止于心故
能艮其身心者身之主心正而後身修也五之輔君
以制命為義者也言有序者王言之如綸如綍者也
言者心之聲音言有序是心之能止至善也上艮之

也止其所當止也止于至善而不遷焉所以厚其終也

漸

漸以進言進不以漸是陵節也漸之取于艮巽者非
翕聚則不能發散非巽順則不能上升故也女歸吉
者婚禮人之序也靜女德也順婦道也有是二者貞
也咸之取女男下女也漸之女歸女從男也皆不失
其正也進以正以正邦者正已而物正枉已者未有
能正人也止而巽何以動不窮畜之久故發之大大
順之道也德不可以助長俗不可以強成是故君子

居德善俗皆以漸而進也鴻至有時群有序得漸三
義故六爻皆取象于鴻初漸于干止于下也艮為幼
于衆以為小子而危之且議之矣豈知鴻之志哉度
之於義何咎焉二漸于磐得所止矣漸之善也以柔
中應五進以正也如是而食君之祿安且吉矣豈素
餐者哉三漸于陸驟進者也夫征不復喪于外也婦
孕不育喪於內也凶之道也利禦寇者用其剄也順
受以相保也婦謂四合不以正亦寇也四漸于木非
所止而止矣或得其桷亦可以即安也蓋巽體也五

漸于陵漸以高矣婦謂二三歲不孕三止于下也君子難進易退又以九三之不正間之故三歲不孕然二為正應將以漸而進必得其願豈終能間之哉三與五皆言婦俞氏曰五與二應乃夫婦之正配故吉三與四比乃夫婦之邪匹故凶上進之極巽之至也陸宋儒俱作達高舉也羽有飛之象也其羽可用為表儀所以正邦也不可亂者循序而漸進以至於極也非一蹴所能至也

歸妹

歸妹者何兄歸之也震以長男歸兌少女故曰歸妹征凶無攸利者相悅而動不以正也不待兄之命而歸是奔也非若咸之能止恒之能巽漸之止而巽也君子以永終知敝慮其終不得不慎其始知其敝不得不防其微是以動必以正不敢以縱敗禮也二兌之主也妹也五震之主也歸妹者初與三諸娣從之者也四主婚之國也上所歸之國也卦辭以所歸之國言之也跛能履者娣能承助之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大夫士無二媵即以娣姪為媵是禮之

常也二剛而中也眇能視得姊之助也幽閑貞靜未
變其常也女須賤妾之稱歸妹以須從反歸而後以
姊從不能重其始也是未當也四之愆期以有待也
擇其賢者歸之也帝乙歸妹王姬下嫁于諸侯也女
君之袂不如姊良不侈其車服之盛也又以見其恩
禮足以逮下也月幾望者不敢以驕貴自盈亢其夫
也是妹之善也亦兄之能訓也歸妹之道盡于此矣
上動之極說之至也則縱矣不能以禮處也宗廟之
禮主婦執筐君視割牲取血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
血豈足以承宗廟乎卦辭所由發也無攸利不言凶
可知也

豐

豐當明盛之時萬物亨通也王者於此恒狃于治安
而不知戒矣尚能以明而動益光大之可也詩曰自
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能光大之者也夫時既
豐矣曷從而光大之王勿憂其不能大之也宜以日
中為戒可也日中者萬物無不照也今或一有不能
照焉當思去其蔽矣日中則是天道之常也日既中

矣恐或自我而是焉當思防其漸矣是保大之道也
雷電一也噬嗑之明罰勅法君道也豐之折獄致刑
臣道也初九日之初也不曰日中曰旬者初旬也過
旬則月幾望矣將與日亢也故灾配主四也志相得
曰遇往有尚者四近臣也志相得而進之可以成保
大之功也二三四皆曰豐曰日中故深戒之母蔽其
明焉二之豐也苟蔽而覆之雖日中見斗矣徃從之
則上疑而下疾惟至誠以發其志意五雖昏蔽可開
也自能以來之相與共濟矣三之豐也以草棘蒙之

雖日中見沫矣公羊傳草棘曰沛沫小星甚于蔽也
如是不可以成保大之事也折其右肱示不可用也
四之豐與二同夷主謂初也初忘其卑以四為配匹
四忘其尊以初為等夷志相得也二與四皆曰見斗
斗大臣之象也三之沫位不當也見斗見沫君捨于
臣也五之柔闇也能來群賢以共保其大焉雖闇必
明雖柔必強是以有慶譽也日中之戒其要在于任
賢毋使有蔽之者耳上日之將入也豐其屋自豐殖
者也始雖蔽其國終必蔽其家蔽其身敗國喪家亡

身之禍因之蔽之甚也王者以此思豐敢不以日中為戒乎

旅

止而麗乎外曰旅王者無外巡狩所止曰行在示不為旅也其少康之依于仍周宣之匿于召乎國君以下朝聘所止旅也諸侯失國寓於諸侯曰寄公亦旅也旅小亨不可以大事也旅而窮多失其正象故以貞為吉也君子之用刑也取象于止故詳慎如山取象于明故不留如火旅之道以用柔而善用剛而危

二與五柔中也故善初亦柔也自卑以取辱也故艮為閹寺童僕之象故下三爻皆以童僕言斯僕之賤者古者析薪為斯瑣瑣志窮不能自振也斯取灾不如無斯也凡旅寓者不得所居曷以安不得所資曷以給不得所事曷以使二之即次當位也懷資承陽也得童僕貞居艮之中也是以小亨象特言童僕舉所重也晉文不有從者之卿材曷以伯衛獻不有儀鮮之推挽曷以歸非即次懷資比也三以過剛失位而近于離故為焚其次居艮之上失其心矣故為

喪其貞雖懷其資亦危道也四以剛居柔雖非即次
亦有所托而處矣陽實也得其資奔亦足以自給矣
其心不快者初之應瑣瑣斯取災也雉離象五之射
知求合乎文明之德也一矢亡所喪者少也終以譽
命所得者多也二為五應二之次五之次也二之資
五之資也二之貞五之貞也其德足以上逮也上剛
之極也離為鳥為火故為焚其巢先笑後號咷燕雀
處堂不知突決棟焚之災也喪牛于疆易失其資也
終莫之聞莫有告之者也凶之道也又甚于三矣

巽

巽順以入也如風之被物無所不入也如物之從風
無所不順也君子申命行事順民心而入民深也申
命者重巽也曷謂巽陰巽陽也初與四之巽巽其中
正者也曷謂小亨陸續謂陰為卦主也謙小巽也謙
亨而巽小亨謙讓其大美而不居巽未必其有也柔
皆順乎剛故利往巽乎中正而志行故利見大人太
人二五也初巽乎二而下之進退者不能自斷也志
疑恐以敗謀也利武人之貞激而進之也志治足以

帥氣也二初之所巽也亦巽以受之不敢以遽承也故曰巽在牀下下謂初也史巫通其誠意于神明者也用史復用巫紛如以通其誠意焉則其巽也非飾辭而其受也亦非遽亢矣三下巽之上也二之巽可也三之巽則過矣以過剝為過巽故曰頌巽恭近於禮遠恥辱也頌巽不近于禮故吝四以五之尊不敢居也陽所宜讓也讓而下之巽所當巽也故悔亡因讓以為功故獲三品五以盛德居尊不必巽者雖西向讓三東向讓再而群下已推之矣汝維不矜不華

而天下自莫與之爭功能矣故貞而吉悔亡無不利也初未有也巽而後有之故曰無初有終不得已而與民更始不敢拂民之心也先庚以圖其始後庚以慮其終必民心之大順而後為之故吉上巽之極也居至高巽至卑亦曰巽在牀下非所巽而巽矣為諂諛為邪媚將無所不至招尤取侮見凌奪于人必喪其資不特頌巽之吝而已如是而巽可謂正乎凶道也

允

君子之學以時習為悅悅則其進不已其為政也以

順天應人為悅悅則民勸而忘其勞忘其死故亨利
貞者禮不妄說人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說之所以為
大者民自勸也勸民之與民勸大相遠矣天下之悅
心者莫大于理義朋友講習以理義相悅也兩澤互
滋亦若友朋之互相益也大凡君臣朋友之間以剛
相悅者多正以善柔相悅者多邪君子之悅君子悅
以類也君子之悅小人容有之矣張九齡悅蕭誠之
軟美而不知其損已也寇準悅丁謂之才辯而不知
其欺已也司馬光悅蔡京能速變法而不知其賣已

也甚矣小人之易以悅人而人之易於悅之也貴能
蚤辯之耳初剛也其始合也以剛相悅悅之正也故
曰和兌吉和如和美非恃喜其同已而已行未疑者
無可疑也疑生則不能和矣九二以信相悅亦悅之
正也所謂夕要不忘者也友朋相悅以信則無失德
之愆君臣相悅以信則無彗貳之隙故吉且悔亡六
三善柔也來以說人枉已者也故凶九四剛而正也
商傷也直言極諫似傷於悅心若未寧寔違而道也
楚莊王曰筦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

不思然而有得為九四之謂乎介疾耿介之疾也不
失其正終有喜也即所謂有得也九五陽剛中正然
其時不能無小人焉剝陰剝陽小人也謂上也五比
于上故為孚于剝此危道也不曰兌于剝而曰孚于
剝輕信甚于輕悅也或曰九五之德寧有是耶夫巧
言令色之孔壬堯猶畏之况不為堯者乎位正當者
居此位正當思此懼也上六引兌引三之來上者引
下者來此九五所以當知所戒也

渙

渙離也萃亨王假有廟渙亦曰亨王假有廟萃者
其渙也萃渙莫大于祭祭莫大于享帝立廟王乃在
中者在誠于中不在廟也利涉大川巽在坎上有舟
楫濟川之象利貞者巽為卦主以順為道而柔之得
位恐不能立也柔得位謂四也上同同於五也四與
五同心同德以濟天下之渙四用柔五用剛君臣之
道相濟而成也初六渙之始也始渙而用拯之又得
馬壯其勢順也馬壯者坎以馬為亟心用拯者四拯
之也九二陷於坎矣機謂五所憑以為安者也奔而

就機得所願矣故悔亡三居坎之上能免其躬足矣志在外者上為之應也四與五渙之六天下渙散能使之群聚元吉已所聚又若丘之六上可與所能測哉五以陽剄中正佐之以四濟之六無難矣故渙而播之號令所以一天下之心而萃之五居所所以繫天下之瞻仰散人之疾而使之愈者汗也散天下之難而使之安者號令也上九渙之極幾于傷矣三之應不足恃也故為渙其血坎為血也能去而逃出於險幸矣遠害者逃出之謂也

節

澤以節水過則溢禮以節性過則傷節者防其過也過剄則用柔以節之說極則思險以節之節之所以亨也過於節則苦矣非可貞之道也故約之以中中無定形故制之以度使如四時八節無差忒也卦辭主四與上言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主五言坎為卦主險能節說不能節也制度數者品節之以禮也議德行

者率之以身也初之不出戶庭節之始也時塞而塞也故無咎二之不出門庭非所節而節時通而塞

也故凶三為說之至而不知節也則嗟及之無歸所
咎矣四之安節自然而然無所矯強也故亨上謂五
也承上道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五節而甘
節之至善也其大禹之卑宮菲食乎故吉而往有尚
大亨之道也上之苦節貞凶矣曷曰悔亡橫渠謂處
險之極故曰苦節苦節而不正悔也必正而凶則道
雖窮而悔亡其夷齊之餓於首陽乎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聖人猶戒以不可貞者不歆以過高之行絕天

中孚

中孚誠也誠則實矣惟天下之至虛乃可以居天下
實是虛者實之基也至虛之實實而非有至實
虛而非無虛實相生誠所由立所謂冲漠無朕
之中萬象森然已具者也卦以全體言二柔在內中
虛也以二體言二剛在中中實也中孚所由成也其
聖學之本乎豚魚吉吳氏熊氏謂風作則江豚吹浪
澤上有風之祥是淫物知風莫信于豚魚君子之信
及之故可以化邪可以涉險利貞者邪不閑不可與

言存誠也誠者天之道故曰應天議獄求其入中之
出緩死求其死中之生皆至誠惻怛之心為之也初
之虞吉存誠之學也及其志之未變度其吉而從之
不使有他岐之感也有他則不誠不誠則不安初誠
以應四四之外皆他也九二有實德矣鶴鳴子和誠
應之妙也好爵爾縻誠通于物我也子謂初陽謂
三四以陰遇者皆同心以共戴乎五也所謂千里之
外應之况其遠者乎何者至誠未有不動者也六三
陰柔不中與上為敵不誠其身何能以動物四亦柔

也然居近君之位為能絕其私誠心以從五故無咎
月幾望不盈也馬匹亡不黨也不盈近于虛不黨近
于公事上之誠也五獨言有孚者中孚之主也人君
以至誠感天下而天下信之固結不可解為君道之
盛也上九信不由中者也求以此動物是翰音登于
天也正且凶矣况不正乎三與上皆不誠也上凶三
不言凶三柔而上剛三以妄為妄上以妄為誠也

小過

大過者陽過也小過者陰過也陽大而陰小也過而

亨過所當過也利貞者以時措之過而不失其正也
所謂過恭過哀過儉也飛鳥遺之音則過矣過而能
止善補過者也不宜上逆而不能止也宜下順而能
止也初之飛鳥以凶過而不能止也六二善補過者
也橫渠謂與其上比于陽不若下過於陰與其上合
於五不若退附于初宜下之義也故免于咎臣猶不
可過况于君乎九三過剛失位群陰忌之與其忘備
寧過防也弗過防之或從而戕之矣故凶九四以陽
居陰非亢也故無咎其乘九三之剛非其過也適與
之遇耳往則必危必戒以勿用往可也惟思永貞之
道乃可以自善矣是宜下也六五以柔居尊而得二
陽之助宜大有為以潤澤天下也乃為密雲不雨自
我西郊而止是不可以大事也公弋取彼在穴小事
吉也已上者陽已上升故不雨也上六之過非適遇
之也自詒伊戾矣亦若飛鳥不宜上而上則網罟離
之也求免于灾青得乎

既濟

泰天地之明交也既濟水火之明交天地之互交也

交則功既成矣故亨又曰小者亨陽下陰也剝柔冬
正其位故利貞下離而中虛故初吉上坎而險故終
亂終止則窮而亂矣是以聖人通其變于不窮思終
之亂而豫防之也初曳其輪濡其尾止而不進也故
無咎二五之婦也婦車有蔽則行喪其前不可行矣
逐則從物勿逐當自得也九三治平已久人心或携
懼其寢衰也必用剝以振之故有高宗位鬼方之象
夫以全盛之時賢明之君用天下之全力伐蕞爾之
小夷猶必三年然後克之亦已自憊矣若用小人必

至于亂也可不戒哉六四思患豫防者也初所以塞
漏舟濡有衣袽可無患矣猶必終日不忘戒懼常疑
患之将至故可以保其既濟也九五既濟之主也橫
渠謂東鄰上六也西鄰六四也過于濟厚也幾于中
時也濟而合禮雖薄受福得之矣謂二為西自為東
謂二為東自為西皆非人君當治平之世侈心易生
誠意易散多失之後時而不知戒也苟絕其奢侈之
念時其享祀之誠則神必福之矣上六既濟而求過
其濟者也未濟求濟道也既濟而求過其濟者傾濡

其首則溺其身矣危道也所謂終亂也

未濟

既濟主于靜未濟主于動靜戒夫忘動戒夫躁既濟矣復繼以未濟治亂無常形也易以未濟終教天下以不忘其濟也未濟而能濟乃亨坎為狐汔幾也小狐幾濟矣而濡其尾是未出于險中未能濟也不能續而終之也君子觀象而知戒焉水火異物辯之使群分水火異方居之使類聚相濟以為用也初險之下也不知其極故濡尾二知險矣止而曳其輪不敢

用剄以求濟者臣不敢以先君濟也濡尾一也既濟無咎而未濟各既濟陽而未濟陰也曳輪一也初九無咎而九二吉者初非中而二中也六三居險之上欲濟而未濟所謂汔濟也往即凶未出于險也然則如之何奮其陽剄不避艱險乃能濟也四出于險矣以剄健之才而居正可以濟天下之艱難者故吉而悔亡震如昔在中葉有震且業之震懼也懼其不能振奉命以征不庭雖三年任之不辭是以功成而受賞既濟三未濟四皆以高宗言自周以上中興之主

莫盛乎高宗蓋嘗中衰矣其既濟未濟之間乎既濟
三未濟四用剛也不以居五不欲以勤兵于遠之道
望其君也六五文明之主又能虛中以下賢蔑不濟
矣故吉而無悔非特悔亡也君子之光虛而明也王
者之大烈也有孚明而誠也王者之大信也故其吉
不一而足也上終之不續者也自信以自樂乃免于
咎過於樂而自信不知節也失其是矣其咎可知

浣所李公文集卷之十一終





沈所李文文集卷之十二

讀左傳劄記

隱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云惠公元妃則孟子不得以先夫死不從夫謚孟
 子既謂先夫死不從夫謚則仲子不得謂婦人無謚
 以字配姓此杜之自相矛盾者
 防弟而制之其過小稔其惡而克之其過大以防弟
 拂母之心其罪輕以克弟而置母于城穎其罪重何
 莊公之殺于國而不能權之也

考叔非純孝也。因莊公之既悟而後得成其諫耳。倘以母子之不可解者啓之，不必守小信以敗大義，迎泣于城，穎可也。奚必融融相見于大隧之外哉？卒以爭車死于螿狐，不孝孰大焉？此左氏之過與也。公羊以仲子為惠妻，穀梁以為惠母，公羊以尹氏為世卿，穀梁以為夫人，何其悖也。

公子豫請往，公不許，遂行。及邾，鄭盟。公不討，此三桓執政之漸也。

非公命，不書戒，專也。尊君之道也。

諸侯之相聘也，有講信無要盟。盟不足以結，且用質焉。周之失政也久矣。宋宣宋穆之讓皆賢君也。馮因鄭以圖入與夷，伐鄭以除害，是以國讓者以爭終之。廢先君之舉矣。均有罪焉。然宣能使與夷之無憾，穆不能使馮之無爭。宣之賢愈于穆，與夷得守國以成先君之義，馮不得相初以傷先君之心，則馮之罪浮于與夷。

三軍正兵也，潛軍奇兵也。

善其諫而不用，死而厚葬之，非訓也。不有愈于憾，諫

者乎

楚丘衛地也凡伯以天子之命來聘過衛地而戎伐之以歸衛無所逃罪矣

分魯以許分鄭以祊皆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者私以便宜之非制也鄭雖釋泰山之祀祀周公周公必不享矣

齊侯平宋衛于鄭以解仇也向戌盟晉楚于宋以弭兵也皆春秋所與也

三月庚辰大雨雪大時故書杜預以為正月者以

季春非大雨雪時也予丁巳三月十三日過魯橋大雨雪忽盈尺則季春未嘗無雨雪也然亦為異矣鄭敗燕師正之奇也敗戎師奇之奇也

隱讓桓未嘗有弑隱之心也羽父從而交構焉構不行于隱而懼桓聞之遂使桓以讓施者以弑報負天下之大逆羽父之罪不容誅矣夫國有貳嫡禍之萌也隱之攝位十有一年不為不久矣國人將君桓而臣隱乎將君隱而臣桓乎矧以嫡則桓宜立也以長則隱宜立也非若周公之攝成王也周公且見疑而

况隱乎故羽父得而間之當其時桓既長矣使隱因羽父之請即明其罪而授位于桓可也卒之不讓之名而貪其位不能速斷以召鍾巫之弑隱而不能無罪焉

桓公

臧孫之諫忠矣宋督弑君罪莫大焉魯同盟所當討者可以賂免乎臧孫不能請討不能却魯之罪而納于廟而始諫焉何也此諱言也內討不行于羽父桓負大慝焉臣故諱言于外討也天督之賂懼討也

魯君諱討魯之諱言于請討者雖不賂魯不能討矣不能討而得賂得賂而納諸廟幸之也自是慶父得以殺閔季氏得以逐昭魯召之歟

鄭忽欲恃其在我而不恃大國故左氏與之杜謂其謀而不及國非也

春秋常祀不書烝一歲而再書何譏爾蒸者衆也萬物畢成所薦衆多也故舉于冬焉春祭而品多則祠

祭而品多禴而烝矣故再書譏侈也

智臣也敵國知之矣隨侯始而信終而阻者駁

之役隨有懼楚之心懼則思善故諫行而國全速杞
之役隨有輕楚之心輕則寡謀故諫不行而國敗
巴請好以聘于鄧矧以大國先之其幣而殺其
使又殺大國之使其敗也宜哉
隨少師徃于戰之役以亡于楚于蒲騷之後
以亡于羅徃者禍之因也勝者亡之倚也可不戒哉
人臣之弑君未有不以寵而偏懼而成也非寵則無
徒非懼則無激是故人君當慎所以御之者
春秋懼亂作也春秋討弑君之罪始見于此不書仇齊也

齊不義也以不義討不義聖人憐君者故不以義與之

莊公

春秋紀事歲或再書而書文姜姦者不一而足會齊
侯于糒于防于穀享于祝丘如齊如齊師再如莒則
齊襄以無道殺魯莊以事仇削昭如也姜莊母也莊
將奈之何何譏乎胡氏謂其失子道不能防母以禮
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得之矣

紀侯大去其國志齊暴也齊偏而去之也紀侯不能
守先君之分土效死弗去而輕于去焉其滅于齊亦

宣我公羊以賢襄公能復九世之仇穀梁以賢紀侯
能得民從之四年而後畢胥失之也
絞之後鄧曼知莫敖之敗隨之役又知王之薨智我
三甥之請無故殺大國之君大國討焉其將何辭是
速亡之道也不從猶有君人之心焉

曹劌之決戰也不以小惠小信而以察獄之大小必
以情孤偃之欲用其民也示之信示之義示之禮而
使民聽之不惑夫教民戰以擊刺也於信義禮何有
焉於察獄何有焉古之善謀者不以彼而以此則戰

豈可徒以智力勝哉

人臣有以矯而成者闞邾之盟隨也有以違而勝者
公子偃之犯宋也有滅親而稱純者石碯也有戮弟
而稱直者叔向也有醜兄而稱賢者季友也有辭譽
而安者澤門之役也有分謗而和者鞏之師也有以
劫而定伯者曹沫之盟也有因敗以為功者殺函之
封也桓公侈而管仲以三歸掩焉景公侈而晏嬰以
弊車鐻焉是皆忠之變也變而不失其正故君子有
取焉

公羊謂萬與閔公博譽齊侯之美閔公以魯虜斬之
以矜于婦人萬怒遂博之絕其脰夫博之動也戰戲
言也卒成絕脰之禍人君之言動可不慎哉
傳瑕貳于鄭閔教逸于楚以避死也子
孰愈守死之無憾哉
免焉人臣

子頽樂及徧舞鄭伯譏其樂禍招憂也
踵而效尤為非責人則明怒已則昏者歟
郭公宜從郭亡當證以桓公之論
智矣不旋

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士為為之諂富子而去之又

殺游氏之二子又盡殺游氏之族遂盡殺群公子獻
公以為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諂惡德也非君子所
可行亦非人君所可聽公子國之幹也殺之猶為傷
德况盡殺乎道君以聽諂啓君以滅親忠何有焉及
其城蒲屈之不慎二公子訢之乃曰懷德惟寧宗子
維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是諂殺群公子
者敗君德壞君城也何言之悖歟子士穀卒以亂戮
而獻之群公子亦以諂死殆殺群公子之報也
數衛以王命者伯之義也終之取其賂而還責楚以

王祭者伯之義也終以夸其力以辱于屈完此伯之未全乎義也

齊侯之告戎捷誇之也書曰來獻仰之也

閔公

仲孫齊大夫之來省難者也公穀以為即慶父者非也慶父之後立為仲孫慶父則公子也

季友不欲戮慶父于朝乃哭而使之自裁烏親親之義也

滅衛者非狄也懿公之荒淫無道滅之也興衛者非

齊也文公之敬教勸學興之也是故或無難以喪其國或多難以興其邦終文公之世狄伐衛者三侵衛者一而竟無傷于國齊桓亦以狄故城邢而竟滅于衛非其證歟

衛雖敗于狄其遺民必非止于五千矧益以共滕之民此左氏之誣也帥師重任也國之安危係之高克有罪黜之可也戮之可也惡之而使之帥師久而不召是鬪而授之戈也其不為連稱管至父者幸矣書曰鄭奔師亦幾于奔國也

里克之諫獻公告太子皆正也知訟太子之死而冒
弑二君之罪以自納于刑殆亦責人而忘脩己以免
于難者也
晉諸大夫為太子謀之皆忠也太子得晉國之心也
太子既勝臯落解兵而逃為吳太伯不亦善乎坐以
侍烹良可哀矣

僖公上

人臣進諫于君有以踈而不聽者疑之也有以暱而
不聽者易之也隨以暱聽少師以敗于楚虞以暱不

聽宮之奇以滅于晉襄以踈聽曹劌以勝于齊宋以
踈聽伊戾以殺其太子故善聽者不必踈也不必暱
也擇其善者從之而已

貂用而漏師害霸之道也

國以戰勝而亡者多矣虢勝戎以亡于晉吳勝齊以
亡于越故勝不必為國福敗不必為國禍
僖二年冬不雨三年春夏不雨至六月始雨不為災
曷書恒暘之咎也

申侯詐濤塗使得罪于齊濤塗亦詐申侯使得罪于

鄭所謂無言不伏出亦反亦者也

號以土祈神而貪于兵易晉而不撫民虞以祀據神而貪于賄恃晉而不用諫不踰時同流于晉故曰國將亡聽于神

春秋之讓國者若宋目夷吾季札曹子臧楚子西是也雖未必為達節亦善守節者矣

申生共也以奚齊死非以夷吾死也寧以改葬加謚忿夷吾遂請于帝以晉畀秦復因狐突之諫改請于帝以救于韓使申生有知必無失刑之祀之請如其

無知又何遇于下國而復見于新城此殆未可以彭生伯有之厲例之也或者夷吾忌克多怨國人托諸神以罪之焉

弦與黃皆恃齊而滅于楚小國恃大國不修備焉所以亡也

王賜桓公無下拜桓曰天威不遠咫尺饗管仲以上卿之禮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猶有尊王之義焉晉文則請隧此文之霸業亞于桓也

攘夷尊周伯者之務也子帶啟戎以伐齊桓不能

討且納子帶使請復焉此伯之衰也
人君不可以復諫人臣不可以諫不
鄭之諫閉秦糶乘鄭駟可謂忠且智
遜其辭君陷而號乃去之有忿心焉
宜哉

晉惠不用慶鄭之謀見獲于秦入而
田豐之謀敗于官渡返而殺豐善謀不
中焉所以亡也秦穆違蹇叔以敗于
焉故猶足以伯

僖公中

齊桓之伯業衰尚不能役國人况能役諸侯乎且國
人皆知齊亂將作夜為妖言而桓不知始而智者終
以內嬖昏矣

雨與師期非師以致雨也

人臣之義有以正而召禍有以曲而肇功有以忠而
櫛仇有以貳而啟土有以畔而植國有以從而捐軀
富辰之歸子帶親親也卒使王出居于鄭是正以召
禍也石碯之給其子厚滅親也卒之甲不出暴以討

賊而衛國定是曲以肇功也荀息傳奚齊死且不貳
三怨竝作晉幾于亡是忠以樹仇也禮至為衛謀逃
而仕邢以內應之遂滅其國是貳以啟土也豎頭湏
竊晉文之藏以逃盡用以求納是畔以植國也申亥
從楚靈之欲以墮于乾谿是從以捐軀也
楚子亦文芊以俘馘邇女也取二姬以歸以師昏也
其不沒也宜矣鄭文將以說楚而使夫人勞于柯澤
送于軍亦國非其國也哉

重耳之明也子犯之忠也而不免于戈逐燕安之心

勝也

重耳之過楚也欲治兵周旋以敵楚劉玄德之在曹
也乃詐失七箸以下曹皆能免于難蓋天之所啟人
不能廢也矧重耳非楚忌也晉國不靖諸侯將屬賢
者以為援又何貶焉玄德曹所忌也方其陋本初而
以天下屬之孤與卿也不降以相從不幾于滅身乎
或敵之或下之所以異也

披刑臣也頭湏賤役也披有斬祛之仇頭湏有食股
之怨文公釋之已異于惠之入而殺鄭懷之立而殺

矣矣使桀以仇怨除之則求納之績告難之忠無從聞焉是故國君容衆而後能撫有其衆也

富辰之諫正矣鄭小國也執天子之使莫敢問焉周之政令尚能行于天下哉鄭可代也召狄非也命諸方伯申以文告之辭可也

大夫不稱名史失之也穀梁以為在祖之位尊之則孔父嘉何稱焉此謬之甚也

文公一有勞于王室即請隧其勤王之義安在哉

僖公下

晉伐曹衛而楚釋宋圍攻其一必救也魏無忌之釋趙圍此其故智

狐毛之將上軍以狐偃之讓其兄而下之也奕枝之將下軍先軫佐之以趙衰之讓而命之也猶有夔龍朱虎之遺風故以訓後嗣猶足以定伯烏非讓德之光流風之善歟

晉侯聽與人之謀以遷師聽與人之誦以決戰謀及庶人所以伯也

僖負羈之殄璧惠也而反見藝蚕妾之告謀于姜忠

也而反見殺公子買之成衛君命也而反見刺此禍福之定于天非人所能為也

戰危事也王使去宋而子玉請戰是自罹其危也若視卒如愛子也王怒子玉請戰而與之西廣東宮六卒以從之是自棄其卒也

晉侯使宋賂齊秦分曹衛之田以賜宋拘宛春于衛皆以怒楚而使之戰及楚戰則退三舍以避之固所以老楚師亦使我師之怒楚而速之戰也故曰譎而不正

子玉劓腹而不勤民取敗之道也雖畀神以瓊弁玉纓能免于敗乎神能賜以孟諸之麋又何愛于瓊玉蓋神將褫其冠服故兆諸夢耳是故夢一也文公之夢似咎徵而能用民故子犯知其必勝子玉之夢似休徵而不勤民故榮季知其必敗

秦以敗用孟明則晉人懼楚以敗殺子玉則晉人喜故敗軍之罰不可以不嚴敵國之憂也

衛侯以殺角疑咺咺以立武疑侯故亂成咺復入則立君侯復入則殺咺

晉文殺顛頤以徇于師殺祁瞞以徇于諸侯殺舟之
僑以徇于國蓋殺一人而使千萬人懼也其伯也
哉

元咺奉夷叔以入守大功也衛侯殺其子咺不廢命
可謂忠矣及夷叔死殺之者獻犬也非侯也侯哭而
殺獻犬矣咺不自安乃奔晉而訟侯訟既勝而歸立
公子瑕若無君然是不忠之大者蓋始之不廢命也
不無蓄忿焉其訟也皆其殺角之忿心成之也故不
免于戮使侯人而咺無辜必見誅縱誅之亦

為純臣矣惜咺之不能自釋以罹于叛逆也已晉伯
主也乃使君臣相訟復以私忿直其臣而執其君且
醜之君臣之大倫泯矣厥後厲弑于匠麗晉分于六
卿有由然哉

武子不惑于非類之祀智之大者也

與老者謀多以智衰而棄之與幼者謀多以不更而
棄之然蹇叔燭之武以老謀而中為賈王孫滿以幼
謀而中故善謀者惟其中不惟其年

臣不顧而唾其君罪也臣自負其罪而君寬之且追

而用之所以能感其衷而使奮死于敵也秦穆飲盜
馬者類此故皆得其死力若慶鄭之不孫而君憾之
急而呼且去之幸其敗也已秦穆公可謂善補過之
君子矣是能因敗以為功

文公之定霸以三刑襄公之嗣伯以三賞故賞罰當
則人心歸

文公上

先且居可謂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故雖假仁猶足以
嗣興

古諸侯有講信修睦之道越國謀伐烏得謂之古
商臣弑逆之罪不容誅矣楚顧既以商臣為太子復
欲黜之而立少烏亂之階也况傳之以邪人授之以
宮甲其見弑亦宜哉

文之躋僖左氏公穀皆以為逆祀蓋祖視閔而孫視
文矣予不能昭分也然祀以明有祖也非以系國之
統也恃以統而祀之則之後五及則四廢祖祀矣諸
侯之廟五齊桓之後五及則無祖祀矣祀典固如是
乎隆禮君子必能取衷焉

商臣以子弑父以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晉盟主也不能聲其罪以請于天子而致討迺以圍江之故告周以伐之所謂不思三年之喪而思小功之察是之謂不知類也

絕其祀曰忽

命將君事也陽子惡得改蒐而易之左氏以譏陽子之侵官非也公穀皆謂公欲將賈季因陽子言改將趙盾復與賈季言之賈季怨而使殺之書曰晉譏公漏言也得之

史駢不以私仇廢其主之命可謂忠矣

晉之難未甚也盾受托孤之寄而外水君復患穆嬴畏國人之偏也而中更之大臣之道固如是乎且舍嫡而立長背君也遣先蔑迎諸秦而背之賣友也以立召秦而以兵敗之棄好也厥後靈畏盾之偏而圖殺盾畏靈之怨而出奔不越竟而使穿弑之挑園史歸其罪于盾有由然哉

穆伯廢命以從莒已申公廢命以從夏姬一肆其淫心遂罹天下之大惡而莫之顧可懼哉

范巫知三君之強死王雖欲反之卒嘗不能逃焉祈以禳之愈惑也已不如順受之為止也

宋公自弱以從楚復違命以取辱焉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

文公下

鄭滿國也僑如君也穀梁謂敗一人之辭者非也僑如之形則長矣穀梁謂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杜預謂長三丈者皆誣也

秦伯祈戰掩晉軍及戰則交綏而退古人之重用兵不欲多殺人以為功也

懿公弑而取四年以弑而失惠公讓而不取子孫乃世有之故曰智可以謀人不可以謀天

齊人執王使何有于違命歸叔姬以晉故而曰王故尊尊之道也楚饑四境見侵不能師而出師弱而示之強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強而示之弱也

宋公無道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知孟諸之田殺之也盡以寶行而不能逃死蓋君有道則

萬民主也無道則獨夫也群宋人以攻獨夫奚能逃
哉

宣公上

穆伯放而穀立胥甲放而克立放其父而立其子古
道之厚也華元釋羊斟之仇容後人之誚固非硜硜
者比是以能平晉楚却城下之盟以名顯于諸侯不
然不為宋督之亂則一鄭之囚也已

懿公不愛士而愛鶴靈公弃人而用犬亡之道也
弑公者穿也穿之弑公盾主之也盾之罪未明故史

狐以亡不出境入不討賊國之越境者無歸而後免
于罪非越境而歸即可以免罪也穿與甲同違命而
不與同放已者有以成之及其既弑而入不能討又
使之迎黑臀而立之則歸盾以弑也固宜孔子亦從
而善之何也為其以法受惡不敢仇焉非如崔子之
殺南史者三而後定者也

令尹子文之子鬬般嗣為令尹司馬子良之子越椒
嗣為司馬官不以賢惟以世所以速禍也
父殺于諸族滅于亂而克黃不廢君命入而自拘賢

矣哉亦子之澤所留以永其祀也

楚之爭陳也能討于少西氏以綏陳人晉之爭鄭也
使弒君之子公相以會而無討焉此晉之所以不競
也無亦看之為政身怕其罪而不敢言之歟

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祭以尊祖
不告以全敬也繹以尸賓不繹以全恩也襄仲殺視
而立公取重于齊以安之凡可以德仲而用恩者無
不至焉廼生而賜氏沒而猶繹或隘之或殺之皆不
以禮焉失侍臣之道也斯其所以創與

人臣仕于君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去之陳之公卿
宜淫洩治能無諫乎不諫而相率去之于已得矣誰
與事君翽公猶能納之殺治者二子公不禁也杜預
謂冶直諫而死非春秋之所貴矣左氏之意矣比于
諫而死仲尼以為仁何尤于冶焉陳之俗淫蕩也况
上從而導之能免于亡乎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即公
卿宣淫民無效焉之謂也杜預以為邪辟之世不可
以立法者非也虢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以為殃而
出奔鄭敗楚于柳蔡子良以為災而俱死可謂見于

未然者矣

宣公時周天子在晉以同姓為方伯公不一朝而比
年朝于齊會其師奔其喪卿大夫之使不絕而齊惟
一歸濟西之田亦簡矣甚則以高固止公而強昏何
辱如之魯不能仇而益恭其削之滋其固宜
孔寧儀行父宣淫而殺諫者以陷君於弑所宜首誅
者也而楚納之為內不受而強納之以罪楚也左氏
以有禮善楚杜預以補過善二子固哉

宣公下

林父文公之舊臣也不能以君命令三軍之士而
使其佐得以干之先濟易辭以怒楚知二憾而不能
制使之召盟以激楚林父上不能明不用命之誅下
不能從七覆之師徒懼其失屬而不計其亡師及楚
兵至而莫知所為軍敗而莫能自救罪莫大焉蓋宋
齊之盟林父皆取賂而還鄭是以不服而從楚共事
之臣何能服焉故得以違命以速敗吾固謂晉之失
鄭不曰楚而曰林父楚之敗晉不曰先穀而曰林父
邲之後以爭而敗靡算之後以讓而勝故曰師克在

和

寒者必得衣而後悅楚師多寒莊王一聞之皆如挾
纊民心之易感若此况以王者之政而待之乎
軍事以整為尚荀林父能懲邲之敗而以整
服鄭滅潞為誠可謂善補過者矣
鄆舒之罪宜討於潞何罪而晉滅之也楚之
入鄭入陳而無取焉業之競于晉也宜矣

成公上

周制四丘為甸甸三甲甲二十五人魯作丘甲丘出

一甲為四甲畏敵而益兵也

誇則分之功則讓之所以勝也

丑父詐為齊侯以誑晉紀信詐為漢高以誑楚皆能
免君於難可謂忠矣丑免于晉而紀戮于楚所遇之
不同也

齊侯之敗也宜哉千乘之君輕其身以爭一戰不介
馬而馳驟絀于木入于狄卒入于衛師非有丑父之
誑狄衛之護寧能免為晉囚哉

卻獻子于是乎失言矣以一咲之忿而興師伐國殺

人盈城且欲質其君之母而疆理其土田暴亦甚矣
其得沒于晉亦幸矣哉

楚共之年未及弱冠迺知不責巫臣欺先君之罪而
反恤其諫先君之忠有君人之度焉

范文子師歸則後入不欲代帥受名見勞則稱庚不
欲代帥受賞可謂善居功者可以式來嗣矣

楚師來侵使臧孫往辭不欲虛受退楚之名而孟孫
請往始獲盟于蜀夫勝而不伐乃所謂善賂以緩師
何名之榮且臣之事君無擇難易而為之况使之而

可以辭乎沽名罪也辭之亦罪也惟社稷是利可矣
使楚師及陽橋臧孫之罪也孟孫之請得之矣知罃
累臣也乃能以死自厲之而使重為之禮不敢以與晉
爭賢才之有益于人固如是

知罃不以謀之未行忘其功賈人不以無功有其實
皆可謂君子矣

天道福善禍淫嬰之淫獲罪于天矣天寧下求淫人
非分之祭而改福之必不然矣士貞伯以得亡為福
亦非予所知也或者嬰知罪無所容于宗而欲以淫

祀祈福于天故兆諸思夢歟

晉文霸王也而聽輿人之誦伯宗智臣也而從重人之言用善之所以興也唯重人不就其請君以爵之殆隱君子哉

兵貴乎謀而尤貴乎斷栾武子不以善為善而以善謀為衆可謂知所擇者矣

吳伐鄭晉不能救故鄭與吳成子子鄭楚伐鄭晉不能救故鄭與楚平而晉又伐鄭小國恃大國以為存不恤其患又重之晉之所以失諸侯也矣特使

魯歸汶陽之田而後解體也歟

趙嬰之能足以庇宗巫臣之智足以強吳乃以淫縱自滅厥德君子以禮自防有以夫

季文子不能以義却晉之來命而徒私言之何揀于削也

鄭叔申之謀可謂忠矣趙王之歸于燕晉惠之歸于秦均是道也而申不免以此見殺何鄭伯之不知察歟

巫言而當侯命而已如其不當於我何損晉侯乃欲

反其不食新之言卒無所逃以速其亡是亦愚矣

成公下

郕其淫郕至貪郕錡愾其行皆足以召亡也犇之語
迂至之語伐錡之語犯其言皆足以召亡也三郕之
未亡也而人以古人名之以是夫先叙官以明華元
之能守官後叙族以著桓氏之強而山之背族戍之
嗣桓皆可見矣

卑公室而殺公子肥者蕩澤也蕩澤既伏其辜則公
室張矣而使桓氏之族盡出召彭城之叛搆晉楚之

兵殆元之措置有未善歟大止華元而許之討者魚
石也四大夫皆不許也華元之所欲止者魚石也四
大夫皆不欲也四大夫反則必仇元魚石獨反是又
嫌于俱出而不與俱入使元之撫宋亦若子產之撫
鄭雖有強宗奚畏焉是元之不能無罪也

魯恃大不傲敗于邾宋恃勝不傲敗于鄭兵之貴傲
也尚矣易曰惕號暮夜有戎勿恤

麻隧之後獻子以晉之和而知其能勝秦鄢陵之後
獻子以晉之讓而知其必勝楚

士燮以懼陳之不足患而士燮逐之子產知勝蔡之為禍而子國怒之士燮子國非不愛其子也又非不知子謀之善也士燮以內憂為患故不以外寧為功子國以媚晉為心故不以怒楚為懼逐之怒之非愛之深歟

卻至免胄而趨風棄鉞執榼而承飲三軍之刃相接也而無忘其禮焉誠可謂整以暇矣

古人用師雖勝不強戰以為功晉勝楚矣患其補乘繕兵以復戰也乃逸囚使知有備而却焉後辯爭鄭

石屢矣每遇楚師則還非怯也所以不輕用其民也是故內憂方殷猶不失為伯國者以此

鄭之敗也宜哉鄭於晉則親且天子所命以為諸侯伯也楚不過蠻夷之雄耳受楚賂而背晉盟復不度德量力侵晉以媚楚使兵連禍結民不得息是子駟謀國之不忠也

欒書為國正卿不能匡君以救于亂而以私怨佐嬖人讒無罪而尸之從君惡而長之使非厲公之不忍益也則甲劫于朝繼八郟而尸矣語曰佐亂者傷焉

何樂子之不恤其後哉夫讒忠大慝也弑君大逆也德之賊而無所逃于憲則者也樂子蹈之而叔向稱其賢謂能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于是乎失言矣卻至之死以貪田也以稱伐也以擅殺也而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不欲以黨爭而待命焉使非君之多嬖信讒亦可以追死矣樂書不忍其死而弑君于匠麗視此不有愧哉

襄公一

受楚賂而叛晉以求盟者子駟也請息肩于晉者子

駟也官命未改不欲從晉者亦子駟也夫成敗之受賂基之子駟之罪也而請息肩者猶有恤民之心焉官命未改者猶有不忘君之心焉惟其始謀之不善故無救于其終矣易曰君子作事謀始

悼公於魏絳始以戮其弟之僕則欲殺之既讀其來辭即顯庸之弟之親愛無傷臣之守法不擾所以能嗣伯也

方楚之不伐陳喪也陳侯宜以上卿謝之因告于晉可以追伐矣不能以禮服必力屈而始服焉此陳之

所以弱于鄭也

絳將以羿諫田而遽隱其辭者將去其所溺故婉之以啟其聽使不怒也

請屬鄆者魯也成屬鄆者魯也以屬鄆為不利者亦魯也鄆非恃魯未必滅于莒魯非敗于狐貍猶足以庇鄆鄆亡而魯滋削矣夫晉盟主也魯莒同聽于晉也晉不以滅鄆討莒而以失鄆討魯宜陳鄭之相繼而去也哉

鄆恃魯賂滅于莒萊恃齊賂滅于齊小國事大國外

加禮而內自強可矣賂之遠以亡之不足恃也

起之仁親賢也無忌之仁讓賢也

鄭伯髡頑卒于鄆三傳皆曰弑經何以不書弑左氏曰鄭伯不禮于駟駟使賊夜弑之以虐疾赴從所赴故不書弑公穀皆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故弑傷而反未至舍而卒不書弑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夫偽赴而可以逃罪何所不欲逃罪乎書弑者相比不從其偽也弑逆大惡也罪浮于從夷衛桓宋殤鄭夷則皆中國也不諱

而奚諱于髡頑蓋疾而傷可知也賊而使殺而夜則未可知也且以不禮而弑則未及會矣以從晉而弑則明年鄭侵蔡媾晉也會于刑丘從晉也獻捷者獻諸晉也非楚來討必無楚平矣然則弑者駟未明之罪也聖人不以未明之罪誣之也三傳皆曰弑者駟相之也未至舍而卒也群公子疑之國人疑之也不然弑而不書則難為君疑而書則難為臣盾與歸生非手弑君者猶推其故以歸罪焉駟豈得以諱免哉姜之淫姣以構禍東宮慝莫大焉菽莫甚焉乃以

筮而自知其過至謂與亂害身弁位取慝則左氏之誣也

子駢之要言也佞也非心謀也晉之君明臣忠上讓下競楚猶以為不能與乎鄭何亢焉自盜殺子駢晉三駕而服始得息肩數十年享其利至許靈以死請楚始得一以逞是鄭從晉則安從楚則國無寧日矧晉以盟主失其親不得不爭楚則弃之可也晉不能有陳楚能終庇鄭乎此子駢之不知擇也

襄公二

魯之臣扶門如紇建輪如彌登牒如重父可謂勇力
絕人矣而鄭侵其西營伐其東不能報徒以從人程
其勇于偃陽殆季孟謀國之不善歟
偃陽之師偃匄請旋荀壑怒之而偃陽遂滅桑林見
崇偃匄請禱荀壑却之而晉侯有間可不謂知乎晉
之諸卿瑩為良矣若偃匄者始而請師既而請旋始
而受既而禱何其不能自持是惑也已
傳善子產之能應變
子孔之為載書也衆怒
焚之國及定子產之作

賊也衆亦怒而持之
卒以治是故政善與持之不
善則焚之不恃其衆也
魯之作丘甲以強公也
作三軍以張私也魯固羸國
也私張而公滋削矣矧字宿以權臣竊其國使入者
無征以誘之不入者倍之以驅之非孟氏之半叔孫
氏之盡為臣則無魯矣自是公享范獻而其臣不能
具三耦是三軍作而魯國非其國矣
兵衆不可恃也敵寡不可易也鮑入晉地而武濟自
輔氏所謂出其不意也

邦分為三魯因亡之魯以三軍亦三分矣莫之亡為
周公之澤未泯也

石鼻之歸良宵為鄭不為楚也而鄭卒以是亂鄭國
之開涇渠為韓不為秦也而秦卒以是強二子非工
于為敵謀而拙于自謀其國也以秦楚之善用其謀
而借以成之也

晉強于秦以易秦而敗於人強于吳以不傲而敗
于囊之卒也遺言必誠也荀偃之卒也呼過河者三
皆所謂將死不忘衛社稷者也

襄公三

臧堅囚于齊齊侯使奄人唁且赦之猶以為耻扶其
傷而死則由奄人以進者其愧于堅多矣

子駟為國正卿而與其下爭功而侵利為宜其見殺
也

人君不敢自逸故盡心國事可也豈以師徒為勤哉
楚康於是乎失言矣

晉獻嬖驪姬而奚齊弑齊靈嬖戎子而牙執漢高嬖
戚姬而如意醜愛之者適以害之歟

衛術之虐國人弃之甯殖出之固不可悔愆矣使立
剽而相之以撫衛人使其子盡瘁以終之以無改武
子之業始足以掩已出其君之罪乃使子弑其君重
得罪于社稷以為臣則不忠莫大焉以為子則不孝
莫大焉然則善將若之何亦曰續禹之緒而已
子南之罪可誅弃疾之賢可使則鯀殛而禹興可也
康王何泣而與之謀弃疾者始宜諫其父去其寵臣
及王之謀之也宜泣請以全其身命不獲請則竊父
而逃可也不是之能徒死何為雖不為公亦知

乎上之禮未足為賢也

子馮之避位也即不受利地之封也其去寵也即
位益高而心益下也皆叔敖之教詒之蓋不必鑒于
子南諫于申叔豫而自納于善矣以及遠掩有大功
于楚十世猶享其報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叔敖
有焉

左公四

凡兵車前為先驅次為申驅公御為戎副為貳廣左
翼為啓右翼為胙後為大殿此車戰之制也

臧武仲之知不如申豐廢長立少以媚武子而樹功
于悼子然卒以自禍雖能免禍于齊亦不足稱也已
史畏其權而獻諛雀救于色而違卜齊之亂豈特一
莊公哉

齊莊公可謂強君矣外之代衛侵魯襲莒攻盟主而
取朝歌入孟門戍郟邵而魯內之請免請盟請自刃
於廟於其臣而不能是故人君貴內治而不貴外之
威嚴也

晏子善於處亂世門啓而入不畏勢也枕尸而哭不
廢臣禮也不死君暱而惟社稷是死不違逆盟而惟
社稷是圖可謂中立不倚忠而智者也
先王之制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寧敢各致其辟大國
數圻其辭挾晉卒服烏是故君子貴先自治而後治
人也

吳鞭平王之尸以報楚殪諸樊于門也

襄公五

叔向答秦命不使于朱而使于員得古人重使之義
義貴能擇從父之命未必為義悼子徒知受命之不

可貳使九世卿族一朝滅之猶義也夫

晉之於衛以元咺執其君鄭以孫文子執其君剽所謂恤患補闕正違治煩之道安在哉何以為盟主讒入則太子建之親也以無辜而見戮讒未入則奮揚之踈也以違命而見原甚哉讒之殺人也是舉也衛之國非其國矣甯殖以亂命父不父也喜以亂成子不子也弑舊君而偪新君臣不臣也逐我者出納我者死君不君也不有叔儀衛幾于亡哉魯雖削不為邾滕也審矣邾屬于齊滕屬于宋魯將

何所屬乎視其屬之不得與宋衛匹矣人臣固有違而道者左氏譏之誣矣經何以不書旗因夏之會也楚之衷甲以爭先也晉人從而先之是以能弭其患卒之楚以不信聞于諸侯益睦于晉趙武叔向豈得為辱國者乎

莊公知伐衛伐晉以為強而不知禍始于其臣崔子知弑君執國賂晉以為安而不知禍始于其子慶封知殺戎及疆滅崔氏以為厚而不知禍始于其嬖是故禍常生于所忽而起于不足疑之人君子亦惟自

盡其道而已

申鮮虞僕賃于野不廢舊君之服必不負于新君矣
楚召而爵之也宜哉

癸何卜攻仇而獻其兆于舍舍知克見血而不知備
也非天固禍之歟雍糾以告雍姬而敗盧蒲葵以告
盧蒲姜而成或以殺其父或以殺其夫吾均無取焉
然姜之告也意其聽則父全不聽則夫全固知慶舍
之闇而復亦以兩可嘗之歟

襄公六

越俘仇也閹刑餘也觀于漫遊也犯是而不見弑者
幸矣哉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言何足云也杜氏以云為旋者
非

季札于中國之歌樂固嘗聞之非所素習者也方其
聘魯一聞其歌見其舞而德之盛衰政之治亂國之
興亡差等百世之前以及百世之後如指諸掌亦賢
矣哉夫子嘗謂銅鞮伯華無死禮樂其有興矣若札
者其殆燕幾乎

恤災諸侯善鄰之道也澶淵之會以宋災故何尤焉
尤其不信也不信者非謂諸侯許宋討而無歸也尤
趙孟之不能講信于諸侯也諸國之災一矣晉無
會焉諸國無歸焉而獨于宋乎歸之私也或以私
召諸侯而以不信終之此趙孟之媮晉之所以失諸
侯也尤之不亦宜乎

季孫伐莒而叔孫執子尾使伐陽州而閭立嬰誅伐
國大事也子尾相齊季孫相魯皆知其不可而徒以
師紓其私忿使甘心焉二子謀國之不忠也

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兩罪也言世子止以不
樂而書弒以罪世子莒世子公與親弒而書人以罪
其君非予所知也

鮑叔之薦管仲子皮之用子產忠且言才古大臣
之風

昭公一

古者戰法多用車繻葛之戰右拒左拒以中軍奉公
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此車徒間用也鄭
莊伐北戎以被徒我車懼其侵軼乃使勇而無割者

嘗寇為三覆以待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此正用車伏用徒也苟吳伐羣狄亦惧其被徒我車所遇又阨乃毀車為行以什共車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此去車專用徒也

昭公二

申豐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正月大雨雹書災也非書失時也兩雪者有時也雹者不正之氣非有時也杜預以為當雪而雹故以為災而書之謬于

言周正之失也

古人觀吉凶之兆恒于夢卜徵之以夢卜為可信則豎牛助余之夢何終貽叔孫之禍以夢卜為不足信則楚丘之卜何灼知于穆子始生之初遠啟疆之諫辱晉以理論之以勢禁之楚子雖狀多宜其悔過而加禮也

楚不設備則吳敗諸鵠岬吳早設備則楚無功而還子產論伯之有厲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可謂信而有徵者矣子反以醉隕其師欒高以醉滅其族罕魃

以醉亡其身酒之為禍大矣

昭公二

晉獻公嬖驪姬寵奚齊則申生誅惠之齊而奚卓不終陳哀公嬖二妃寵留則偃師弑之齊而留奔鄭貳後匹嫡為家之禍大矣哀亡陳獻之齊晉有國者其慎防之哉

史趙以歸姓卜祖之不歸而左氏載之亦所謂誣也

昭公四

南蒯之叛欲張公室也則佛肸中山弗弑之叛召于

旨欲從者意在茲歟

禘竈請用絜粢禳火于未火之先子產勿與也復請用于既火之後子產弗與也而乃助祝史除于國北禳于回祿玄冥祈于四墉為大社後禳于四方是亦未嘗不禳也蓋振除火災禮也而用絜粢禘竈之私見也子產信禮而不信其私非明于天道通于鬼神之故而不惑于人者能然乎

許世子止非不嘗藥也以藥殺之如季友之以酖殺其兄也故經書弑

生而賜謚非禮也其以壯宮喜之賜謚曰貞以滅齊
氏析朱鉏之賜謚曰成以宵從公原其謚之所自而
附言之恐非未死而賜者也杜預失左氏之意此又
其一也

張句之于華驅也凡所以為驅計者固有似于忠之
也始而尤之為承劍之謀疑于知而實啓驅以殺弟
之漸繼而殺多僚劫父以叛疑于斷而實傷驅之愛
親之心雖抽爰下車扶伏折軫而死疑于勇而不能
救驅之南里之敗故曰小忠者大忠之賊也使驅見

司馬而行句從之而無激焉則上無叛君之誅無劫
父之罪而下免于殺弟之名矣是句之忠于驅者乃
所以賊夫驅也

昭公六

子囊違楚王靈厲之謚以為道仲幾違宋公楠柎之
令以為共臣子於君父之終從治命不從亂命一子
雖違命而不失其正可以為臣子之法也

昭公七

在晉猶季孫之在魯也季孫逐其君晉為盟

討辭宋衛而不納召季孫而不誅皆鞅主
之過鞅有無君之心矣特未得其間耳豈徒以賄哉
故使昭公之出者叔孫之司馬也使昭公之不納者
范鞅也豈特一季孫之力而能使其君守齊三年而
無成客死而無討也哉

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荀寅鑄刑鼎仲尼非之蓋以
先王之教使民覲德不使民覲刑此之謂也

定公上

晉豎頭須竊藏而文公之唐請代先從者竊馬而唐

以歸竊者君子所不耻而人君之所必刑者也因竊
以為忠忠亦多術矣晉之伯始于召陵終于召陵始
以義則諸侯歸而伯業盛終以賄則諸侯貳而伯業
衰

申包胥以匹夫興亡國而逃賞魯仲連以排難解紛
而不受金皆天下士也夫子胥包胥友也子胥志在
復楚包胥志在興楚卒皆如其言焉然包胥以逃賞
而子胥不免于鴟夷之戮忠智之大小從可辯
矣

定公下

救無存齊之匹夫也一死于先登而齊侯三禭之與之羣軒直蓋而親推之三蓋禮死者則生者勸矣禮賤者則貴者勸矣禮勇者則怯者勸矣齊侯將用其人故一舉而三勸備焉其伯心之存乎惜其輕于用師雖能合魯衛宋鄭之師而卒無成功也

哀公上

趙盾之亡輒能救之趙祀之絕嬰杵能存之趙鞅之奔董安于能復之皆趙客也若公孫尤者范之客趙

之仇也簡子救而與之門遂任其死力取
子姬之幕下是能用人非其友者也趙氏世也得士以能三分晉國歟

若納聘于蔡因納師以遷之則知楚子圍納聘于鄭子產為壇以拒之可謂小國事大國以禮而不忘其備者矣

申包胥自請救于秦而楚存茅夷鴻自請于吳而邾存二子皆不以君命使而能以存既亡之國其賢矣

共

哀公下

夫麟為聖人出也為天下治而出也春秋之世亂世也麟胡為乎出哉為聖人出也孔子既聖矣乃曰聖則吾不能自以為聖故不以麟為已瑞也聖人憫世之亂思登之治也日皇皇已及其衰也則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蓋冀其至也久矣而卒莫之至焉寧無悲乎是以作春秋採世之亂而麟適來聖人曰自今以往庶幾可望治歟故以獲麟終之孔子悲鳳鳥之不至是以喜麟之來也皆思治之心也然則奚以

蓋傷其老而恐不獲親覩其治也不然後二年而孔子始卒奚絕筆于此哉

浣所李公文集卷之十二終

浣所李文集卷之十三

讀史劄記

蕭何治未央極其壯麗者大臣謀國之忠高帝之怒人君恤下之仁漢之君臣建業若此其規模槩可見矣

高帝既誅信迺益封置衛於何召平教之讓封以財佐軍而危始解布反數使使問何客教之多買田賤貴以自汙而危始解及一為民請苑則下繫之是帝疑何者畏其傾動關中何數處危疑而能自全者以

恭謹與能受善也

何婦封侯千古未有殆呂后稱制引以自釋歟
參以刀筆使攻城掠地所向克捷非不能事事者及
為相不擾市獄斥深刻吏擇訥而謹厚者用之言事
輒飲以醇酒見人細過覆蓋之若一無所事事焉蓋
以有為取天下以無為守之多事之後繼治而興不
得不如此者不然其不為瘵曠者幾希
惠帝使宦諫參不使知之宦諫而受笞未嘗言之及
宦入以告帝無所隱而帝亦以讓參不加怒焉君臣

之間可謂恩逾父子矣

何勸高帝養民以致賢禹勸光武延攬英雄務悅民
心槩非諸將所能及也

亮治蜀賞罰甚明而褒殺房不能治又誅其諸子徒
其四弟以徇褒之誣然卒不能止其叛焉殆亮之失
策歟

亮南征之謀審矣必非連諫所能止亦非以連卒而
興師者蓋史氏不知其謀而妄疑之也

亮以雄智率數萬人攻陳倉郝昭以千人應之亮攻

大計百昭禦之計亦百卒不能克焉主客之異形攻守之殊勢也

亮以管樂自比人莫之信獨崔州平徐庶然之蓋知者亦鮮矣及義聞宣昭勲烈茂著則陳壽稱其為管蕭之亞匹郭冲稱其有踰管晏張儼稱其管晏無以加至表宏直以周召許之矣雖史冊成于紀然記作于吳皆其所深仇者槩未敢必貶焉豈徒以智英略足以服之哉蓋靜以修身儉以養德何異于誦詩讀書以樂堯舜之道三顧而後起不殊于三聘之勤百

姓悲歌歲時時祭即周人之思召伯也未可以三代以下求之乃伊呂周召之亞而管晏樂蕭且非其倫矣宋儒謂蜀漢之士可與權始識亮之深歎羨不安于書佐而取髡鉗復不安于江陽大守竟死于獄蓋驕而不能降憾而不能矜者也高頰數出以罷陳即子胥三肆以罷楚普河陽之懇明昭憲之顧命初未嘗以大祖為誤及與多遜爭權乃背盟而倡為不可再誤之言致廷美之不得其死為社稷臣者固如是乎

晉救重贖之誅而拒其謝得大臣之體

晉欲得士自榮循始欲去鼓蓋使雅俗區別自導始蓋示之標率也

導以親故不誅敦致有再叛之禍以強故不討峻致有臺城之逼以勢故不訊默致有遵養之嘆導為政務容忍因循無激昂之節故晉卒斃于弱

梁公刺寧州則民勒碑越囚至流所復勒碑令彭澤則民立祠改刺魏州復立祠有古之遺愛焉不避妬女祠不誅誤伐昭陵栢者毀淫祠千七百奏罷造浮

屠大像費數百萬有古之遺直焉請代鄭崇質使絕域統張昌宗集翠裘款以上方劍斬張光輔有至大至剛之氣奏封阿史那斛瑟羅為可汗以省四鎮之戍貸李楷固駱務整之死卒克契丹得以夷伐夷之道至于取日虞淵尤功之火者真可謂一代人豪歟必之慕神仙者以自全也其習隱者以避禍也實則以王佐自負者考其忠諫之猷經制之略殆子房之流歟舊唐書稱其有讜直之風以詭道求容隨時俯仰為權倖忌嫉夫詭道求容者必無讜直之風為權

侍忌嫉者必非隨時俯仰者也史之悖謬若此烏足以知泌乎

泌之論白起廟祀正矣不欲贈以三公而以尚書非曲意以承之歟

單車入陝實叛能止之也上章明澗之無他疑叛能安之也皆不着力而有幹旋乾坤之功

人君不受諫類若德宗之猜至謂奉天之禍歸咎于推誠之敵亦蔽矣哉

綱不肯拜相首歆誅邪旨僭逆之罪因泣下將以笏擊之遂使伯彥稱服內侍流涕朝臣悚動而高宗亦感悟遠竄邦昌亦以明君臣之分不容踰一以明忠邪之黨不容竝一以明金虜之喜怒不容徇此固天下所共知也至若金虜陷城反側之臣多受偽命為其役使高宗初立必不自安金虜方去未敢即叛設使再來聲言違命反側者煽禍內應必將以順金虜為詞倡廢立之議則趙氏危矣雖有經國規模無所用之殆綱之隱憂而未敢發者歟

吳革之計行雖未必能歸二聖虜豈敢肆然無忌哉

浚奏奪世忠觀察使及浚倡義師世忠首輸心為浚
用誠盛德事

曲端之謀皆至計也浚竟殺之忠而闇歟

始不宜召德終不宜召瓊雖呂祉激之實浚之失策
也

浚富平之敗由吳玠曲端不協故也淮西喪師由王
德用不協故也符離之潰由顯忠宏淵不協故也
兵非弱也糧非乏也而卒敗者皆由于諸將之不協
史浩料浚之敗似有徵矣其敗乃出于所料之外蓋

平不問其同者浚誠忠矣然能用將
士而不能和將士且有二令無以一衆心既罷端復
借端名以懼虜既帥德復召德還以安瓊既令忠節
制淵復令同節制皆啓釁召禍之道也所以謀雖忠
而卒無成功歟

弘之開閣延賢蓋知慕吐哺之風以竊比于公旦者
也使以誠心行之雖布被脫粟奚病焉乃謂人主病
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是轅固所謂曲學以阿世者
也

漢史稱丙吉不問道傍死人而問牛喘為之大體予竊疑之蓋調和陰陽宰相職也所以調和之者將家之天乎抑求之人乎夫天道遠人道邇王者因時立政所以盡人合天者也周禮以冢宰為天官所職者六典八法八則以至於膳養采采之類皆人事也固不徒若義和曆象授時而已群鬪者死傷橫道正風俗之乖逆氣上干陰陽之和乃宰相所當問者特治之則京尹職耳何置而不問而問牛喘乎龐焚子曰人乎不問馬視同類者重異類者輕也孔子問人

不問馬丙吉問牛不問人何其左歟漢儒多泥于陰陽之說魏相與吉同心輔政者乃采易陰陽泰之其言曰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死傷橫道置而不問慎于養人者不如是也予謂吉知大體者有二不言掖庭功不以醉飽之失去士可謂有大臣之度而武帝遣使將盡戮長安邸獄吉閉門拒而不納帝悟而赦之尤明識過人遠矣方巫蠱禍起太子殺充帝怒命討使劉屈氂能按兵以死擁護太子如古之擁護皇孫以待武帝之悟豈至父子相賊若此哉是故吉

之得為中興賢相者以此而不當以問牛不問人言失賢之也

王彪之成桓之廢立何充倚桓以為重其忠不足稱也蔡謨過于蕙慎何能有為史稱其浮航脫帶腰舟信然哉

徵初事李密復受竇建德官后輔導隱太子已三仕矣無足稱焉及遇太宗諫行言聽佐成貞觀之治至比之諸葛亮何其偉歟是故遇則為良臣不遇則為俘虜顧所遇何如耳或病其不死建成之難夫願為

良臣不願為忠臣其志則然也徵固能良臣恐未必能為忠臣已使隱太子之謀有成而太宗雖賢未必從諫如流之若是徵亦何以自見其良而祇于忠之道徒虧矣予固謂人臣當以不二心為正而以徵為奇

袁楚客規元忠之書何讓于馬周而所遇非危言之朝竟泯泯以沒人之遇不遇其不同如此哉
三遣出使璟終辭之竟不之罪未可為無道之世也
霍光駭乘使宣帝芒刺在背李德裕奉冊使宣宗髮

髮森豎光之赤族德裕之遠貶兆于此矣
唐宋大臣見君多賜生故衛公得以不敢坐必武宗
之從

裴度薦宗閔后宗閔乃排度李德裕薦白敏中后敏
中乃諛德裕

衛公真宰相才獨結朋黨修舊怨為可恨耳

衛公料張絳計梟劉禎擒楊弁策奪太和公主滅四
鶻皆如響答為其智足稱也

鄭元治廬州移檄黃巢不得犯郡后郡數陷盜不犯

鄭使君寄庫錢是有惠政能感人也封還制書是其
勁也朝政有關無不上章論列是其直也大拜則退
然不自居是其謙也既相侃然守道無復詖諧是其
正也三月即移疾乞休是其括也雖未有水建明亦
可謂知幾君子矣史乃譏其拜相為季末之妖終以
物望非宜引退夫既謂物議以繁匡諫而置之散地
不可則不可則進之台司必物議所可者何遽少之
至此非予所敢知也
沈倫之可稱者惟清廉而已及其家破子孫鬻銀器

皆錢王所遺花藍火桶之類非家人所有何也

趙普與李沆皆好讀論語普言以半部佐太祖半部佐太宗沆言一句尚未能行蓋沆知論語普不知也萊公以鄆州通判得召見與謀易儲以吏部東銓得引帝衣令復坐決事固足以徵萊公之賢亦可以見宋君臣之相親不獨輔相為然也

萊公初仕不欲增年以欺君及罷相乃從天書之詐亦功利之心蔽之歟

英宗直是賢君其追示之意宜不止此但重違中書

之議故欲少待之不識臺諫紛紛上疏果何為哉

韓魏公可為百世之師過范富遠矣

歐公謂韓魏公過周公殆傾服之過歟

介許弼語過于諸君子

古之帝王明明德于天下必先正心篤恭而天下平必先內省安百姓必先脩己此有本之化也神宗傾信安石問治所先有受善之心當可言之會何不以是告之而區區于變風俗立法度為言抑末矣夫風俗之敝誠當變矣必有使之變者非操切也法度之

廢誠當立矣必有所由立者非彌文也卒之法立而
遽廢風俗不惟不能變而反重起天下之紛紛急先
務者果如是乎誠所謂無頭學問矣

宋諸儒多流禪皆惑于富鄭公

溫公既云不喜釋老書后何尊信若此殆亦中無定
見與

國雖強好戰必亡國雖安亡戰必危宋之國勢近于
弱患不在好戰而在忘戰敵欲我忘戰而不欲好戰
故敵每以好戰督我我每以忘戰媚敵敵遂其所可

欲我弛其所可患能無淪于危亡乎夫邀功生事固
不可也苟選將練兵修內備以防外患乃國之至計
不可一日忘者若夫成敗利鈍雖武侯不能逆睹矣
安石之新法誠有可咎者至於保甲保馬方田定武
舉置兵局不無可取焉安民徂于無事迺不勝其擾
擾後一用兵之失利天下從而歸過譴加于上怨叢
于下繼此當國者深以為懲因噎廢食惟恃和好專
務息民飭兵馬即謂之生事復寸土即謂之邀功常
恐一葺邊事以取怒于敵而傷其所可欲雖賢相如

司馬光呂公著蘇頌者徒務反安石之政而不圖其終動以邀功生事為戒則敵人賢之上下賢之史冊賢之而不知適墮敵人之計亦所謂違道干百姓之譽者也卒之居靖康之禍以至于移宋祚而莫之悟也哀哉

杜範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游未達者惟梯給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民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數語論當時之弊甚

切何太平全盛之時亦有之

神宗時方田之制至此亦有欲行之以禦虜者

脫脫亦可謂善處子母兄弟之間者矣

鄭朋華龍不見用于望之與堪則從許史以陷望之與堪小人之傾仄可懼哉

恭顯殺望之元帝不過卻食哀慟嗣封祠家而已召恭顯責問不過免冠良久無分毫之罪也是尚足以有為哉

設榻為孺子事而曰周璆或守樂安與守豫章兩有

之歟

匡章非孟子辯之則天下皆以為不孝趙宣非陳蕃
辯之則天下皆以為孝

蕃志欲除君側之惡而不密若此忠則忠矣如智何

王成存李固之孤燮朱震存陳蕃之孤逸可謂有程

杵之義

馮統之諧華雖不顯言之而其機筭實深矣晉帝欲

毋聽得乎

伊川以正責純仁當以正對待不可詆譏朝廷之未

從耳諫草可焚豈可自誣已諫為未諫哉

此時有此計壯哉惜天不祚宋竟以反間敗其計也

徐羨之本無學術傅亮謝晦頗夫一狡夫耳同為宋

室顧命之臣雖能廢昏立明至于行弒倡亂即大逆

也迺與望之文山竝列不幾于薰蕕同器而藏何其

謬歟

退之諍臣論譏陽城於未諫之先曾誕玉山主人對

問譏鄒浩於既諫之後二公俱以諫顯而退之曾誕

亦不失其令名然誕之對激於三書之勸而不報不

若退之歆成城之美也

元始終以和愚宋非真歆退師也

當宋既亡之後庭芝獨能守揚之孤城六月餘不下
猶能日出苦戰民不叛去其忠勇與諸賢同而智略
似過之矣惜乎天不祚宋一木何能支焉

浣所李文集卷之十三終



警心要語

讀象山先生語錄劄記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

視聽言動勿非禮不可於這上面看顏子須看請事斯語直是承當得過

傳子淵歸陳正已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對曰辨



志正已曰何辨對曰義利之辨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

千虛不博

實平生學問無他只是實或問先生

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

曰何處入曰不過切已自反改

扶其善而沮其惡義所

當然安得有彼我之意又安得有自為之意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吾於百衆人前開口見膽

一蔽既徹群疑盡止

學者不可用心大緊深山有寶無心于寶者得之

或有說先生之教人專欲管歸一路者先生曰吾亦

只有此一路吾于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

天地相似

學問貴細密自脩貴勇猛

古人理會利害便是禮義後世理會禮義却只是利害

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人過

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不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自然有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的道理

人莫先於自知不在大綱上須是細膩求

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

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志小不可以語大人事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遊于江海之中沛然無礙

心官不可曠職

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大凡為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為流俗所移乃為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為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

謂之學問

能知天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非僻惟正是守且要知我之所固有者

磨礪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不已

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只是理會此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史或誦詩歌或理會一事或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神然此是憑物湏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湏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道大人自小之道公人自私之道廣人自拔之

舊罪不妨誅責愈見得不好新得不妨發揚愈見得牢固

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却要為小兒態可惜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戰戰兢兢那有閑管時候

要常踐道踐道則精明一不踐道便不精明便失枝落節

存養是主人檢斂是奴僕

人不辨箇大小輕重無鑒識此小事便引得心動至於天來大事却放下着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他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激厲奮迅決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污澤

宇宙內事吾今內事若非當下以仁為己任便自小自餒安能任重道遠所以士不可不弘毅一擔擔了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欺瞞得你

見得端軸後常涵養是其次第

勿無事生事

積思勉之功舊習自除

知非則本心即復

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

初學者能完聚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

心不可汨一事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

若是有精神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先生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即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問傳季魯如何而通如何而塞因曰某明時宜是明只是懈怠時即塞若長鞭策不懈怠宜解有塞然某纔遇塞時即不少安即求出若更藉朋友切磋求出

亦耗甚矣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的人不陷事中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平生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

人之精爽負於血氣其發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師良友剝剝如何得去其浮偽以歸於真實又

何如得能自省自覺自剝落

文章要煅煉

窮究磨煉一朝自省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
重了徹骨徹髓見得

我這裏有扶持有保養不推抑有攢挫

古人精神不閑見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
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恥不知

精神不運則愚血氣不運則病

規矩嚴整為助不少

讀陽明先生傳習錄劄記

學聖者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
操持涵養之地

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
處

刊落聲華務于切已處着實用力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終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閑話管閑事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又則自然心中疑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亦是因病而藥問靜時一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何如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是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

亦定

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宣靜以主靜為主未必能循理為學須有本源須從本源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

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物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怠栽培之功怕沒有栽種花實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發照

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為已知為學只循而行之是矣

如地上一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

着實用力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與其為數頃無源之澹水不若為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

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

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

為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

真白樓曾憲伯集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則忙無事亦忙何也
一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緩不急雖千變萬化而生降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氣奔放如何不忙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為貴若留滯于中則又因藥發病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于始生時。剛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學時。去夫外好。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于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人須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己。這箇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

此為這箇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箇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真己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他一些。纔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纔是為己之心。方能克己。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

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有意于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夫妄心即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為物不貳則其心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于理即不覩不聞無思

為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為非槁木死灰之謂

里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為即是動

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循理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雖稿心一念而未嘗靜也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

難覆卯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照着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

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

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

朋友相處常見自家不是方能默化得人之不是不睹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觀其所不觀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着力不須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

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一些子塵沙此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

先生曰你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叫做心對曰只是一箇

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人只為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
從目所視妍醜自別不作一念謂之明從耳所聽清濁自別不作一念謂之聰從心所思是非自別不作一念謂之睿

讀薛文清公讀書錄劄記

天地萬物皆虛惟理最實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亦應而無迹
聖人一片實心種種道理皆從此出
須知已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

俯仰天地無窮知斯道之大覺四海為小矣
讀太極圖說句句體貼向身上看自有無窮之味
為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而斯不舍
晝夜是道理無息間斷處

德進則言自簡

易言修辭立誠乃為學第一功夫

止則靜一而精明不止則紛擾而雜暗

動靜語默皆有節不使有大過者皆養浩然之氣也

水動盪不已則不清心動盪不節則不明故當時時

靜定其心不為動盪所昏可也

懈怠一生即為自棄

靜坐默存未發之中萬化皆從此出

不知操持此心則馳騖出入無一息之寧

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

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功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

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

下不敢妄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

然

為學不至於聖賢只是有不誠處

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

未盡去乎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

新彼則汨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

為學不實無可據之地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觀書惟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擾編急麤略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焉足以得其妙乎

雖數十年務學之功苟有一日之間則前功盡棄

德性之學須要時時提撕警省則天理常存而人欲消息

氣直是難養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

知克己最難

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則無此病矣

以鴻鵠之心讀書必不能造乎精微

真見明則邪見不能惑

吾于靜時亦頗識此理但動有與靜違者由存養省察之不至也

人之為學當于性情上用功有切

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此涵養之至要

常存不如人之心則有進

今多於快意之事忘却道

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

雜念多雜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

專用力于內則有進或出或入則有間矣

日省己過之不暇何暇責人之過

不使他事勝好學之心則有進

造化無一息之間人之存心亦當無一息之閒

溫公謂誠自不妄語始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語三

字至于七年而後成力行之難如此不可不勉也

心不得其平者此好勝之私也

不能克己者志不勝氣也

虛中無我惟善是從

略有與人計較長短意即是渣滓消融未盡

安于故習則德不新

篤志此道使天下之物不能尚其庶有進乎

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少言沉默最妙

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人心通貫天地之心
凡物虛則有神如鼓虛則響鍾虛則鳴心虛則靈心
一收而萬理咸至至非自外来也蓋常在是而心存
有以識其妙耳心一放而萬理皆失失非自外馳也
蓋雖在是而心亡無以察其妙耳
萬起萬滅而本體湛然有常者其心之謂歟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慾少則氣定心清理明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
明

靜坐洗心殊覺快愜

不責人即心無疑水焦火之累

應事纔應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為心累

有一毫之矜飾即心馳于外而氣象卑陋矣

嘗提省此心勿令昏蔽妄馳即處事少錯矣

理明則心定萬事定

謹防外好以奪志

自有之私皆足為心累如自有其善便為善所累自有其能便為能所累自有其貴便為貴所累自有其富便為富所累凡自有者皆足以為心累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一毫之私累真與太虛同體也

慮事周密處事泰然

不為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心一放則悠悠蕩蕩無所歸着

人能心在腔子裏則百事可精

學要識總會處即性是也天下萬理一性字包括之深矣哉

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龐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又則氣質變矣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程子之主敬周子之無欲皆為學之至要

敬則中虛無物 二一
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
敬以持已謙以接人可以寡過矣
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
仁與是此心之理與萬物都相貫通故所戚相關而
能愛纔不貫通便相間隔只知有己不知有物所戚
不相關而不能愛矣

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今內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
何矜伐之有

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
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
命也

聖人千言萬語須有精蘊本末不同皆說從性上來
學者當默識而旁通之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公則人已不隔私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

挺持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

相業自大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來者淺
為政通下情為急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處大事不宜大厲顏色付之當然可也

心無外者可以當大任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于人不可有一毫自得自能之
意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
觀太極圖得一靜字為處事之本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宏

涵養深則怒已即休而心不為之動矣

宴安之私最難克

只可潛修默進不可求人知

德不進病在意不誠意誠則德進矣

凝定最有力

放下一切外物覺得心閑省事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可以觀聖人之氣象

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不可無此志

讀吳康齋先生語錄劄記

須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方纔做得堯舜事業不然鮮有不為外物所移者學者須隨事痛懲此心剗割盡利欲根苗純乎天理方可語王道果如此心中幾多脫洒伶俐

日間痛自點檢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責人者自治亦莫可不戒哉

文公先生與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與弼嘗嘆何修而至此又自今雖終身不能學也文公先生又云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的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末學若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居則慕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少不加意躁急之態形焉因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遽色者豈非成

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之功效歟而今而後吾知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的然矣

與弼氣質偏于剛忿年二十後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欲下克之之功厥後克之之功雖時有之其如鹵莽滅裂何十五六年之間倡狂自恣良心一發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五六月來覺氣象漸好于是益加苦功逐日有進心氣稍稍和

平雖時嘗逆境不

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

之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反復觀之而後知吾平日之病在于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者以實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不可有所于物之相接辛酸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乎但當于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于是中心洒然此殆克己復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行則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非絕無以往日但未

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又往日和平多無事之時今乃能于逆境擺脫懼學之不繼故特書于冊異日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于敬恕之間漸進于克己復禮之地此吾志也

自汗柱帖云幽靜無非安分處清閒便是讀書時人苟得本心則適處皆樂窮達一致此心外馳則膠擾不暇何能樂也

晁公武謂康節先生隱居博學尤精于易世謂其能窮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

十年嗟乎先輩苦心

吾輩將何如哉

學者踐履功夫從至難至危處試驗過方始無往不利

早枕思處世不活須以天地之量為量聖人之德為德方得恰好

人生但能不負神明則窮通死生皆不足恤也欲求如是其惟慎獨乎

人須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
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

數日養得精神差好須節節接續去莫令間斷
精白一心對越神明

聞友人所為顛倒蓋自警省實下功夫

先哲云身心須有安頓處蓋身心無安頓處則日間
擾擾于利害之中而已

處大事者須深沉詳審

涵養此心不為事物所勝甚切日用功夫

世間可喜可怒之事自家着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
與學者話又大槩勉以栽培自己根本一毫利心不

可萌也

不學則老而衰

胡文定公云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寓而安可也

毋以妄想成真心毋以容貌蕩元氣

道理平舖在着此意不得

張思叔詬罵僕夫程子曰何不動心忍性朱子曰不
哭的孩兒誰不會抱處順不如處逆動心忍性始成
功

于事厭倦皆是無誠

讀陳白沙先生集劄記

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藏而後發形而斯存
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
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
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
多矣

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其于古聖賢垂訓之
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此歸白沙杜門不出專

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
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
吾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膈合處也于是舍彼之繁求
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
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
嚼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
有源委也于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
能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

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為宗不可不着意埋會
學貴知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疑者覺悟之機
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

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
被孟子一口打併去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
功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
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于空中與此山平置足
其巔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為奇絕此其人內忘其

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遊八極未足言
也

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
是藥也眼前朋友可以論學者哉人其失在于不自
覺耳

不積進步一日千里

神理為天理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
死與草木一耳神理之物非但不可戀著亦其勢終
不能相及于我何有不立皆水障終難勝敵

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
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
奚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
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
有聞于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
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
為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為之主徐取

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能有所契合不為影響依附
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

此理洞如然非涵養至極胸次澄澈則必不能有見
于一動一靜之間縱百揣度祇益口耳所謂何思何
慮同歸殊途百慮一致亦必不能深信而自得也

讀王心齋先生遺錄劄記

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于至善格物却正
是止至善纔着意便是私心

危其身于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于天地萬

物者謂之遺末

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

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此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此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

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程子曰一刻不存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物不談非中也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萬物

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為子累矣因指傍斲木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會用功然亦何常廢事

戒慎恐懼莫離却不睹不聞不然便入于有所戒慎
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
已如周公思無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何嘗纏繞要之自然天則不着人力安排
塵凡事常見俯視無足入慮者方為超脫
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即起而應先生曰
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

經傳之間印證吾心而為矣

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于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陷
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個真樂真與天地萬物
為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
神

學者不見真樂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即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
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

厥中

良知天性往古來今人人具足人人日用之間舉而措之爾但無人為意見參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

樂學歌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于乎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少者友人

入室先須升此堂聖賢學術豈多方念頭動處須當謹舉足之間不可忘莫因易簡成踈略務盡精微入細詳孝弟邦家真可樂通乎天下路頭長

若要人間積雪融須從臘底轉東風三陽到處開啼鳥一氣周流見遠鴻今日梅花纔吐白不時杏蕊又舒紅化工生意無窮盡雨霽雲收目斷紅

警心要語終

太史浣所李先生集後序

嘉靖己未春余不佞與今

大司馬撫臺陳公同為

太史公浣所李先生門下士先生始以
第一人舉於鄉登甲榜讀中秘書台望
勃勃起中外喁喁冀正宰席以霖天下
而竟以才抑不克展厥蘊以均公論歸
焉辛巳冬余叨服楚藩

撫臺公實仗節鉞督臨之先是以先生
詩若文若干篇壽諸梓業垂竣余至得
而手讀焉余悼先生之不復作而慶先
生之獲籍

撫臺公以徵不朽俟來世也敢無一言
頌先生碩德懿履撫臺公著之詳矣余
惟弗能文即文安所置辭余惟文章之
道與運俱流漢氏以來非不代有作者

秦駭工墨匠矜竒角巧偽以剗朴澆以
漓淳淳以蝕雅文之救也久矣

明興當弘德間文治蔚起關中李洛下
何倡和一時氣求聲應允哉詞苑之鴻
裁藝林之懿範也先生生丁其後耽書
履素洽覽淵聞鞠明究曛咀英擷華文
不作漢以後語詩不作唐以後語今閱
茲集具見先生胸中之竒其麗也若瓊

明珠炫其變也若波譎雲散其清也若
羽振宮沉其壯也若鯨吞虎攫黯然其
長油油然其光誠可與李何嗣嫩繼響
而視諸競一言一字之工者星淵矣乃
若先生自得之妙則固涵泳性靈默契
道體以存誠為實地以慎獨為功夫而
警心要語莫非身體而力行之由是而
詩焉文焉要皆宣洩其精神心術之蘊

而超出於筆畫蹊徑之外者藝也云乎
哉聞之曰美必愛愛必傳吾以是知茲
集之必傳也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吾以是知茲集之行必遠也先生其不
死矣世或以先生之副憲蜀藩為先生
惜嗟乎勢分外耳先生所得者性分也
內也有得於內則達而卿相不為泰窮
而匹夫不為約進而密勿不為榮退而

冗散不為辱以榮辱約泰語先生非知
先生者余宦游四方踰二十稔惴惴焉
恒以墜失

先生明訓是懼至於先生詩文集余安
能置喙於其間哉思
先生而不得見見先生之集若見先生
焉用識不忘紀歲月以寓夫且悼且慶
之意云爾謹拜手泣而書之

善層壬午秋仲之吉湖廣布政使司督
理糧儲左叅政門人沈子木頓首謹書

